



READERS

读者®

面包师的日子

刷新

禾下长梦

世界上最喧哗的爱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219



读者微信



读者蜂巢

2021·13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38期 七月上



妙趣

● 丁小村

丰子恺在一篇文章里讲过两个酒徒，我每次读到，都会一个人偷偷笑几秒钟，觉得沉闷的生活也有趣了。

他写邻家一位老翁，喜欢坐在鼓凳上。老翁招呼丰子恺时，会站起身来，揭开鼓凳的盖儿，拿出大酒壶，斟满两蛊，再从鼓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和丰子恺对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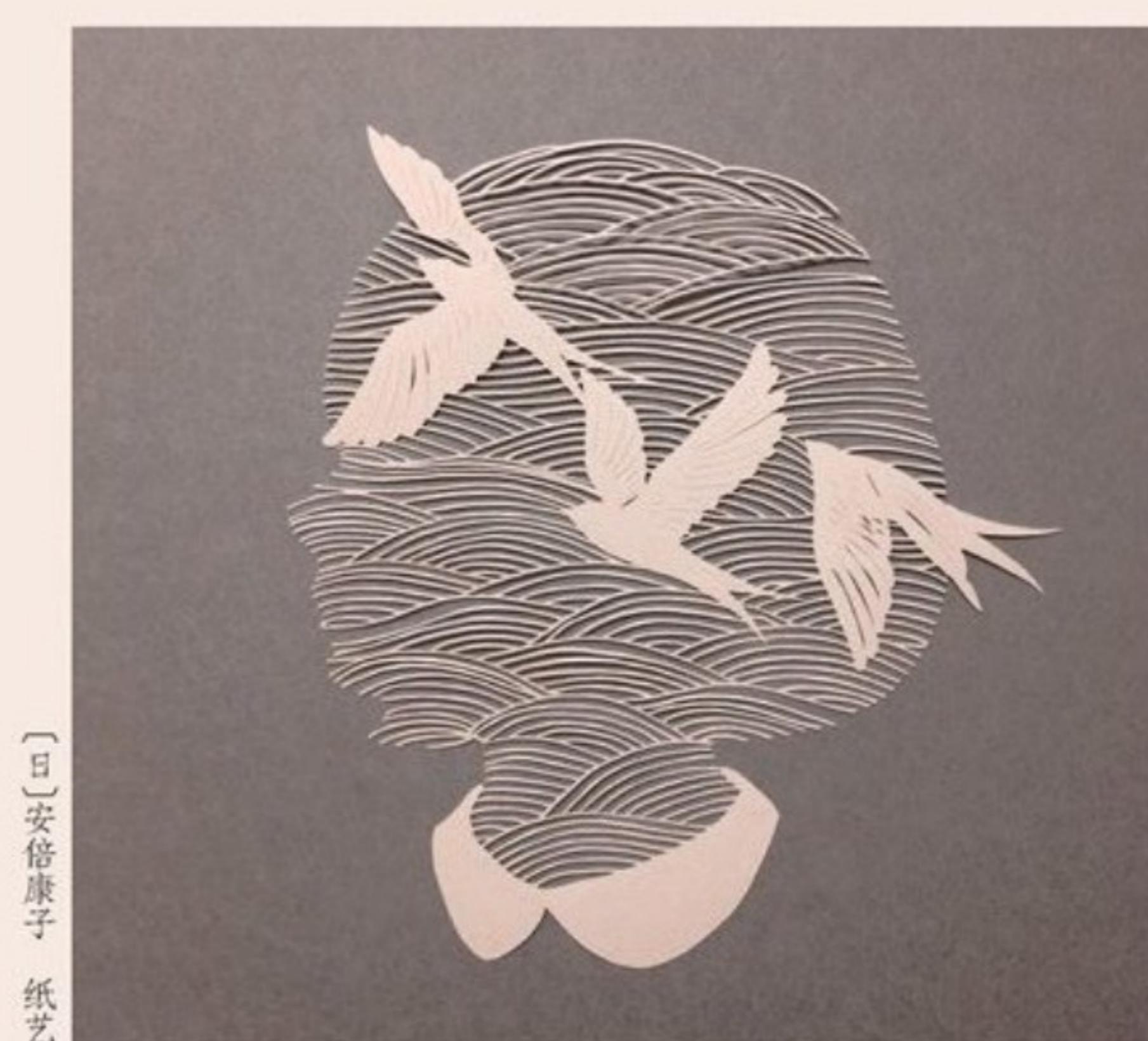
这个鼓凳里别有洞天，藏着老翁的酒和下酒物。酒被放在瓮里可以保持温度，在寒凉的冬天不时地拿出来喝两口，顺便捻几粒花生米下酒。既打发了时光，又尽了酒兴，还不伤身，多方便，多自在。

他还写了另外一个酒徒。这个酒徒是中年人，经常在西湖边用米饭粒钓虾。他每次只钓三四只虾，拿到酒馆里，要一蛊黄酒，再用烫黄酒的热水把几只虾烫熟，然后坐在酒馆里，面朝西湖，用这几只虾下酒，品上半天。他与世无争，既有雅兴，又不耗费太多，多悠闲，多散淡。

能写出这等文章的人，也是古意盎然，深知人生之妙趣，真是好闲雅的兴致！

(暖 玉摘自微信公众号“丁小村”)

卷首语



〔日〕安倍康子
纸艺



读者[®]

ISSN 1005-1805 | CN 62-1118/Z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宁 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 涛 王 森
潘 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 霞 贾 真
责任编辑 南衡山
编 辑 桑云婷 张 妍
美术编辑 裴媛媛
外联编辑 尹 莲
制 版 祁国宏
电 话 (0931) 8773245

经营部

主 任 韩学斌 8773073
发行总监 雷 洋 8773094
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夏玉柱 8773092
韩 蕊 8773042 雷 博 8845947
马国森 8773036
广告经理 伊 宁 8773016
服务热线 4001005353
传 真 (0931) 8773310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副 主 任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1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目

2021年第13期

专题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28 驾机穿越蘑菇云的英雄
41 《红岩》背后的故事

关 切
汪兆骞

文苑

- 1 妙趣
4 面包师的日子
30 我的“外公”俞平伯
46 云雀
47 夜
64 不速之客
72 一棵树

丁小村
皮埃尔·贝勒马尔
张贤亮
贾平凹
罗伯特·瓦尔泽
盛 慧
羌人六

人物

- 14 禾下长梦
16 精神感动我
48 如此舒乙

摩登中产
梅森·柯里
李 满

杂谈

- 12 刷新
25 菜园里的教育
42 纵浪大化中
53 伟大的细小之处
60 出乎意料的母亲

檀 林
郁喆隽
沈嘉柯
余 华
毛 利

话题

- 22 一个中年人非要劝年轻人快乐
38 高考状元为什么要去当中学老师

王景烁
麻 薯

人生

- 8 最后一堂语文课
18 我在母亲身上看见了自己
32 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43 做伴
54 善念
56 一个女孩决定改写命运
59 风雪夜归人
68 世界上最喧哗的爱

德川咪咪
刘晓蕾
姚铅墟
叶倾城
尤 今
常芳菲
马亚伟
曾婉莹

(总第738期)七月(上)

录

生 活

- | | |
|--------------|-----|
| 7 珍惜三五人 | 冯 唐 |
| 21 借了一把雨伞之后 | 毛丹青 |
| 31 像吃自助餐那样选书 | 顾 衡 |
| 35 创业者的四个陷阱 | 胡 泳 |
| 52 花钱需要借口 | 周欣悦 |

文 明

- | | |
|--------------|------|
| 10 一只章鱼教会我们的 | Lens |
| 20 决烦乱者 | 桂 涛 |
| 44 郭襄的科研选择 | 徐 鑫 |
| 62 双面翁同龢 | 徐 飞 |
| 66 课堂上的题外话 | 张大春 |

悦 读

- | | |
|----------|--------|
| 17 言论 | 普利特尼凯特 |
| 26 残酷的真相 | |
| 36 幽默与漫画 | |

意 林

- | | |
|-----------|--------|
| 29 安放 | 林 深 |
| 51 主次辩 | 黄永玉 |
| 51 拾穗 | 林清玄 |
| 51 平等的意义 | 奥比·萨克斯 |
| 51 多与少 | 孙香我 |
| 51 时间完成我们 | 圣埃克絮佩里 |
| 58 勇者败 | 保罗·科埃略 |

点 滴

- | | |
|------------|------|
| 6 舒服 | 张天翼 |
| 9 祈祷与跋涉 | 杨无锐 |
| 13 当心优秀陷阱 | 六神磊磊 |
| 24 失控的食欲 | 周 冲 |
| 40 记忆的容器 | 苗 炜 |
| 55 夜半钟与满楼风 | 流沙河 |
| 61 顾盼 | 许冬林 |
| 61 用情绪接住情绪 | 脱不花 |
| 65 母题 | 张佳玮 |

封 面

绘梦(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电 话 (0931)8773351
传 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新媒体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读书会



读者抖音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印刷发行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 发 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报 刊 发 行 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95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面包师的日子

● [法] 皮埃尔·贝勒马尔
○ 邓祚礼 译

1

在距夏隆市几公里的马尔松村，钟楼上响起晚上10点的钟声。面包师皮埃尔·拉汉克朝面包坊环视一周。晚炉面包全部准备就绪，到时只需划根火柴，点燃装在炉子里的柴火就行了。再将揉好的面团放

在面缸里，他便可以就寝了。

英国广播公司仍在播放1944年8月17日的好消息。德国军队溃败四散，那是他们末日的开始。整整一天，一些战败的德国车队陆续从村庄穿过。精疲力竭的士兵坐在车里，穿戴破烂，目光低垂。4年前，德军朝着相反方向傲慢

地前进时的气焰不知哪里去了。尽管如此，现在还不是这些士兵落到皮埃尔·拉汉克手里的时候。他是从德国战俘营里越狱出来的人，隐姓埋名来到马尔松村，声称自己是一名面包师，开了一家面包店，而且毫不犹豫地加入一个抵抗团体。当他正要关掉面包坊的灯准备睡觉时，奇怪的嘎吱嘎吱声让他停住了手。这是院子栅栏门的响声，是安装得很巧妙的门下垫块发出来的响亮信号。“谁会在这个时候来？”未等他结束自我发问，他的太太猛地打开屋门，低声说：“德国人！”

大祸临头了。一个月前，他收留了一个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此刻，飞行员正待在厨房里，根本来不及躲进给他预备的地窖里。

“上阁楼！快，让他上阁楼！德国人也许不会想到要上楼。他们肯定是来找面包的，看见店铺关了门，就来转一圈，仅此而已！”

当英国飞行员急急忙忙登楼时，房子的大门被猛烈地敲打着。但面包师的太太向丈夫打手势，示意他不要立即去开门，他们要争取点时间处理掉3个人用餐的证据。当她将惹人怀疑的餐具藏到洗碗槽下面时，门被敲得更加凶猛了。面包师一边大声地答应着“来了！来了”，一边慢腾腾地朝大门走去。

皮埃尔·拉汉克以显得过分笨拙的样子将钥匙在锁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接着，他转动保险栓，抓住锁。门猛地被推



开了，一个满脸凶相的德国军官闯进屋子：“您开门太慢了，面包师先生！”

2

军官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法文讲得无懈可击。他身着黑色军服，军帽上别着骷髅徽，那阴沉的样子意味着他不会放过一丝可疑之处。这是一个严格执行命令的纳粹党卫军军官，后面跟着他的勤务兵。

“我们要吃饭和睡觉，我的同伴和我。”

面包师的太太脸色苍白，咧嘴笑着，走向前，向丈夫投来要他放心的目光。

“先生，我们只有两间房，分别是我们的和孩子们的。”面包师的太太说。

“那上面呢？”

军官伸出一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指，指着英国飞行员刚才爬上去的楼梯说。面包师的太太非常清楚，如果德国军官上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早在3个月前，抵抗组织的朋友给他们送来了在夏隆空战中掉下来的美国飞行员。4周前，这个受伤的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又在附近的森林中被他们发现并收留。如果党卫军发现了飞行员，他们3个人都会被枪毙。马上就要解放了，冒如此大的风险值得吗？可怜的太太在德国人面前吓得呆住了。德国人问：“您允许吗？”

德国军官肯定是知道情况的，有人告发他们了，面包师心中有数。如果这样，漂亮地死去也好，想办法去拿藏在面包坊柴堆底下的冲锋枪解决敌

人也好。于是，他闪开身子有礼貌地让军官登楼，但军官命令他走在前头。

“你去煎一个鸡蛋给这位先生吃吧！”面包师对他的太太说，“鸡蛋在面包坊的柴堆里——在柴堆下。”他漫不经心地补充了一句。

党卫军军官一字不漏地听着他们的对话，同时插话说，应该为他本人煎12个鸡蛋，也为他的同伴煎12个。

“我们的胃口很好。”军官一本正经地表示。

这个细节使面包师心里燃起希望。如果军官来他们家是为了有关揭发的事，他大概只会想着如何找到飞行员，而不会谈食物。然而，面包师一边登楼梯，一边想，不管怎样，即使他的太太清楚地领会了他的“启示”，她也不会使用冲锋枪。还有，即使飞行员奇迹般地、成功地躲到面粉口袋后面，楼上的折叠式铁床也会暴露他的存在。到时他会被杀死，但在死之前，他要用拳头和机动灵活的办法，让敌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3

到达楼梯尽头后，面包师恐惧地看到，党卫军军官从枪套里拔出手枪，命令他打开阁楼的门。他推开门，走进去。突然，沉重的鼾声在寂静中响起，英国人在睡觉，或者在装睡。英国人在小床上似乎睡得很死，他采取了一个疲惫不堪的男子汉的睡觉姿势——和衣倒在床上。他穿的平民服装恰好救了自己，而且给了面包师

一个提示。于是，面包师压低嗓音对军官说，他的伙计每晚都要工作，几小时后又要起床做事。

“他，很累。”

为了使德国人相信，面包师开始讲蹩脚的法文：“他，睡不多，继续睡，晚上干活，晚上。”

对面包师的这种讲法，德国人很不高兴，挥手打断了这种幼稚的解释。当德国军官和紧随其后的同伴往阁楼深处走时，面包师感觉一阵长时间的寒战直通他的后背。在不远的气窗下的椅子上，摆着一本英法词典。绝对不能放在这里！面包师以全世界最自然的姿态走过去，将词典装进衣服口袋里，同时鼓起勇气，把自己装扮成因提供了完美服务而毫无自责之情的角色，询问德国人对所参观的阁楼是否满意。尚未等他们回答，他就决定说：“从这边走，先生们！”

他以让人十分满意的样子把阁楼的门关上，隔断他那“伙计”持续的越来越大的鼾声。两个德国人朝房门看了一眼后，到达厨房，从那里传来令人愉快的打蛋声。面包师的太太摆好了餐具。如漫画一样，党卫军军官取下车帽，从黑色手套里将手指一个个地拔出来，并把一切都交给勤务兵来办。那架势就像个只缺单片眼镜戴的德国将军，而且比将军做得更妙：“我们乐意喝香槟酒，我和我的同伴。”

面对面包师的太太充满意外的表情和面包师的惊愕之情，德国军官兴致勃勃地补充

了一句：“所有的法国人都藏了一瓶上好的香槟酒在地窖里，庆祝美国人的到来。”

军官的口气是那样坚定，使得面包师一声不吭就下到地窖里，如实地取出两瓶宝贵的用来庆祝“解放日”的香槟酒。他将一瓶酒放在楼梯上，将另一瓶交给因如此容易得到它而感到非常高兴的敌人。

4

两个德国人默默地狼吞虎咽，享用着面包师的太太特意为他们煎的鸡蛋。吃完后，军官一边品尝很合他口味的香槟酒，一边从他的香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向面包师要火柴。面包师走向前，他口袋里始终装着硫黄火柴。他不小心从口袋里取出挡住他拿火柴的英法词典，而且把它拿在手里。多亏老天爷，幸好军官看到的那一面是词典的空白面！面包师赶快将连累人的词典装进另一个口袋里，一边为军官奉上火，一边战战兢兢地和军官商量饭钱。

当姥姥老到需要人陪伴照顾时，就跟着母亲了。

四个子女中，姥姥最疼大舅。为什么呢？她二十岁出嫁，头生子一落草，姥爷就北上做买卖去了。从此数年，姥爷只每年寄回些零星小钱。婆家本不甚殷实，养孙子还勉强，对吃白食的媳妇难免摔锅打碗。

大舅五岁时，姥姥携他到天津寻夫。有过这一段同甘共苦的年月，当娘的便对儿子额外关爱、器重一些。不过她心里也知道，娘对儿子的情思多半是单相思，子女里最靠得住的还是温和的三女儿。

在这个最寻常的要求所带来的静默中，始终响着英国人的鼾声，他在他们头顶上继续扮演着他的角色。

付账？面包师的太太向丈夫投去询问的目光。要是德国人发问，如何回答他将构成一个问题，要冒着把请求付款当成是挑衅的风险。究竟该如何计算鸡蛋的价格，是按官价还是黑市的价格？面包师后来帮了夫人的忙，他取了个平均价，按此算了个账。

于是，德国军官站起来，扣上外套扣子，系上皮带，对着面包师写在小纸条上的几个潦草的数字端详了许久，将纸条折起来，丢到桌上，以世界上最平静的态度说：“明天，美国人将付您钱！”

然后，他脚后跟一靠，漂亮地向后转，朝着他的勤务兵提前为他打开的大门走去，消失在夜色中，只留下面包师、他的太太和英国飞行员借助第二瓶香槟酒压惊。直到面包师要睡觉的时候，他才问他的太太，她当时是否收到他关于冲

锋枪藏在柴草堆下的暗示。

“当然收到了！”面包师的太太回答，“我甚至要拿过去交给你，它在那儿！”

顺着太太手指的方向，面包师后怕地看到，在一个口袋里包着的冲锋枪就放在餐柜上，那正是不久前德国军官放军帽和黑色手套的地方。

以做面包为职业的皮埃尔·拉汉克以前碰到过好运。他曾经从一个德国战俘营里逃出来4次，经历种种危险。但有些日子碰到的好运，对他是如此异常，异常得令人难以置信，所以我们把这些日子命名为“属于他的日子”。他曾经和这一类令人作呕的没了爪也没了牙的纳粹分子打过交道，他们感到末日临近时，甚至无力再号叫。

不管怎样，这就是他曾经经历过的日子——属于面包师的日子，那是1944年8月17日。

（白 石摘自花城出版社《有一天发生的事1》一书，沈璐图）

舒服

● 张天翼

母亲说，姥姥临终前几个月，说了很多一辈子没说过的知心话。

姥姥去世的前一夜，她最后一次要起来坐坐。因为脊梁骨硌得疼，母亲就抱着她，让她倚靠在自己身上。

她坐了一阵，说：“你别让我靠着你了。”

母亲说：“这样你舒服一点。”

她轻声说：“我舒服了，可你就累啦。”

这是她的最后一句话。

（云 图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粉墨》一书）



珍惜三五人

● 冯唐

我讲个亲身经历的事。

当年在麦肯锡，我升到了合伙人的位置。

这是蛮有人情味的一刻，很多人来向我祝贺。我当时收到了五六件小礼物，比如一瓶酒、一个本子、一本书等，还有近十封信，其中一封令我印象深刻。

一位老的资深合伙人用英文写了一封信，解答了我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人类幸福的根源是什么，特别是在职场中。他引用了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话，那个人研究人类的组织行为学，认为人类的幸福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人，就是和自己喜欢，同时也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工作；第二是事，做自己擅长又喜欢的事。

这位老合伙人在信里跟我阐述：你擅长的事有可能不是你喜欢的事，你喜欢的事有可能是你不擅长的事。如果不得不挑，你是做自己擅长的事，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那你还是做自己擅长的事吧。因为慢慢地，来自别人的、社会的正向鼓励，会让你认为自己擅长的事也是自己喜欢的事。

如果非要挑，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还是和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

他说他挑的是和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如果不得不做这个选择的话，标准答案可能不止一个，这是一位有智慧的麦肯锡老合伙人给我的建议。

还有一次，我和一位老领导去中国台湾进行有关经济方面的访问，我担任他的秘书。我们在酒店门口抽烟，当时门口只有我们两个人。那时，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已经做了很多大事，我问：“您下一步还有什么想做的事，

这辈子还有什么更想做的事？”他抽完一整支烟，一直在想。

他说：“我非常想再过十年就退休，咱们在一栋房子里，房子有可能是你的，也有可能是我的，最好有个露台，要不然有个院子也行，不用特别大。我们四五个人一块儿吃点儿小菜，喝点儿酒。喝酒的时候，想想当年的壮勇，说说当年我们干过什么特别畅快的事，有哪些特别难的时候，哪些我们忍过了，哪些我们拼过了，然后我们变得很开心。”

曾国藩有一句特别简单的大实话：“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

从外号叫“曾剃头”的曾国藩嘴里听到爱，真是很神奇。他非常坦诚地说，在真正危难的时候能跟你走的，一定是爱你的人，那些怕你的人，绝无一丝可能跟着你走。

以我的定义，贵人不是有钱人、有权人，不是在你遇到事情时帮你平事的人，而是在暗夜海洋里为你点亮灯塔的人，是在你摔断腿之后能为你当拐杖的人，是在你非常不开心的时候像酒一样的人，是你渴了很久之后像水一样的人。

结交贵人太重要了。珍惜这么三五个人，一辈子。

人生一世，起点都是“哇”的一声坠地，终点都是“唉”的一声离世，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中间的构成就是时间，只有时间。

性情中人明白，人生没有终极意义，如果有意义，就是那些过程中的好时光。

(兰风摘自微信公众号“冯唐”，刘树勇图)

“关于高考，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真奇怪，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的是高考前最后一堂语文课。

那时，已是初夏，暖风熏人，各科的考卷多如牛毛。复习课统统成了答疑课，我不听课，借来同学的手机玩泡泡堂。不听课的同学占多数，除了打游戏，也有人睡觉、聊天、自顾自地复习。老师也不管我们，自顾自地讲课。

在那堂语文课上，我偶尔抬头，看到一道阳光将教室一分为二，光柱下有点点碎尘，老师就站在这碎尘之中。她不紧不慢、娓娓而谈，每一粒碎尘都炫目地飞扬着，构成了我高中生活最后的图景。

老师正在分析一篇现代文阅读理解题。这是我学生时代看到过的最奇怪的一篇文章，开头便是：

我登上一列露天的火车，但不是车，因为不在地上走；像筏，却又不在水上行；像飞机，却没有机舱，而且是一长列；看来像一条自动化的传送带，很长很长，两侧设有栏杆，载满乘客，在云海里驰行。

这段文字句句带着隐喻，仿佛梦呓，作为阅读理解题，让人抓狂。老师问：“你们有谁看懂这篇文章了吗？”

回应者寥寥。当她的目光扫过我时，我赶紧摇头，她便微笑着说：

“我不指望你们能看懂，但我非常喜欢它。”

于是，在我高考前的最后一堂语文课上，我的老师倚着讲桌，从杨绛的这篇《孟婆茶》开始，散漫地与我们谈生死。她说，那是一列

通向死亡的列车，我们每个人终会登上它。她讲钱瑗和钱锺书的先后离世，“不要害怕死亡，在漫长的生命中，生和死会交换位置，死

亡变轻了，而活着才是最沉重的事”。在最后的铃声响起之前，老师说：“我希望各位能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但我更希望，当你们背负着越来越沉重的人生往前走时，依然不会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

很多年后，我试图回想起当时听到这些话时的心情……我大概是“哼”了一声吧。整个高中阶段，我都觉得，这个语文老师是一个情

感细腻得过头的人，总是将生老病死挂在嘴上，总说一些死呀活呀的话，让当时的我很不耐烦。那年我18岁，“中二”倔强、充满朝气、自以为是，死亡对我来说，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而活着，又怎么可能变成一件沉重的事情呢？

半个月后，高考的最后一门结束了。在走出考场的路上，我看到她和其他老师一起，站在门口送考。人群如潮，我们只有匆匆一会。她见我喜上眉梢，便问：“考得不错？”

最后一堂语文课

●德川咪咪





祈祷与跋涉

● 杨无锐

孔子病重。子路为他祈祷上苍。孔子问子路有无此事。子路说有，还给孔子念了祷文。孔子说，大可不必，因为我“祷之久矣”。“祷之久矣”的意思是，他此生的一言一行，都是向上苍的祈祷。他对上苍有的只是无须报偿的持久的忠诚。怀有这种忠诚之心的人，不必等到需要报偿时才采摘芳草、献祭祈祷。他行到每一处，采到的每朵花，都是献祭，都是祈祷。

曾子病重，在弥留之际对弟子们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看看它们有没有破损。我一生如《诗》所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辛苦地守护生命，使之免遭败坏。从今以后，我可以解脱了。”

曾子几乎不曾谈论死后世界。但他确乎把此世生活看成艰难的跋涉。他得艰难跋涉，才能守住生命。守住生命，不只是活着、生存着，还要让生命免遭败

坏。因为这生命似乎并不完全属于他，他只是暂时照料。他的艰辛照料，是向某个看不见的归处致敬。

（熙春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十九日谈》一书）



当时我点着头，心里想，这一天终于来了，我终于能够抛开过去，抛开那无聊的、课业繁重的每一天。我满心骄傲地计划着：从今天起，我要为了自己的理想快乐地生活。

多奇怪，那么多年过去了，当我回忆起高考时，关于考场的种种印象均已模糊，我只想到了老师在最后一堂语文课上说的那些话。很多年以后，我开始多多少少明白了其中的意思：高考前的人生轻薄如纸，越往后走，生活才越显出复杂与沉重的本来面目。如果有一天我们再相见，我一定要问她：“究竟怎样才不会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

可惜我不会再有与她倾心交谈的机会。2012年年初，我的老师于春秋鼎盛之年因病逝世。

在她的追悼会的前一晚，我梦见自己回到高中，穿过人来人往的校园，紫色的花瓣像蝴蝶一般停留在我的肩头，又翩翩而去。我看到老师在人群中出现了，带着微笑，许多学生走上前揽住她，她们并肩走一段，然后又分手。而我在不远处凝望，偶尔她看向这里时，我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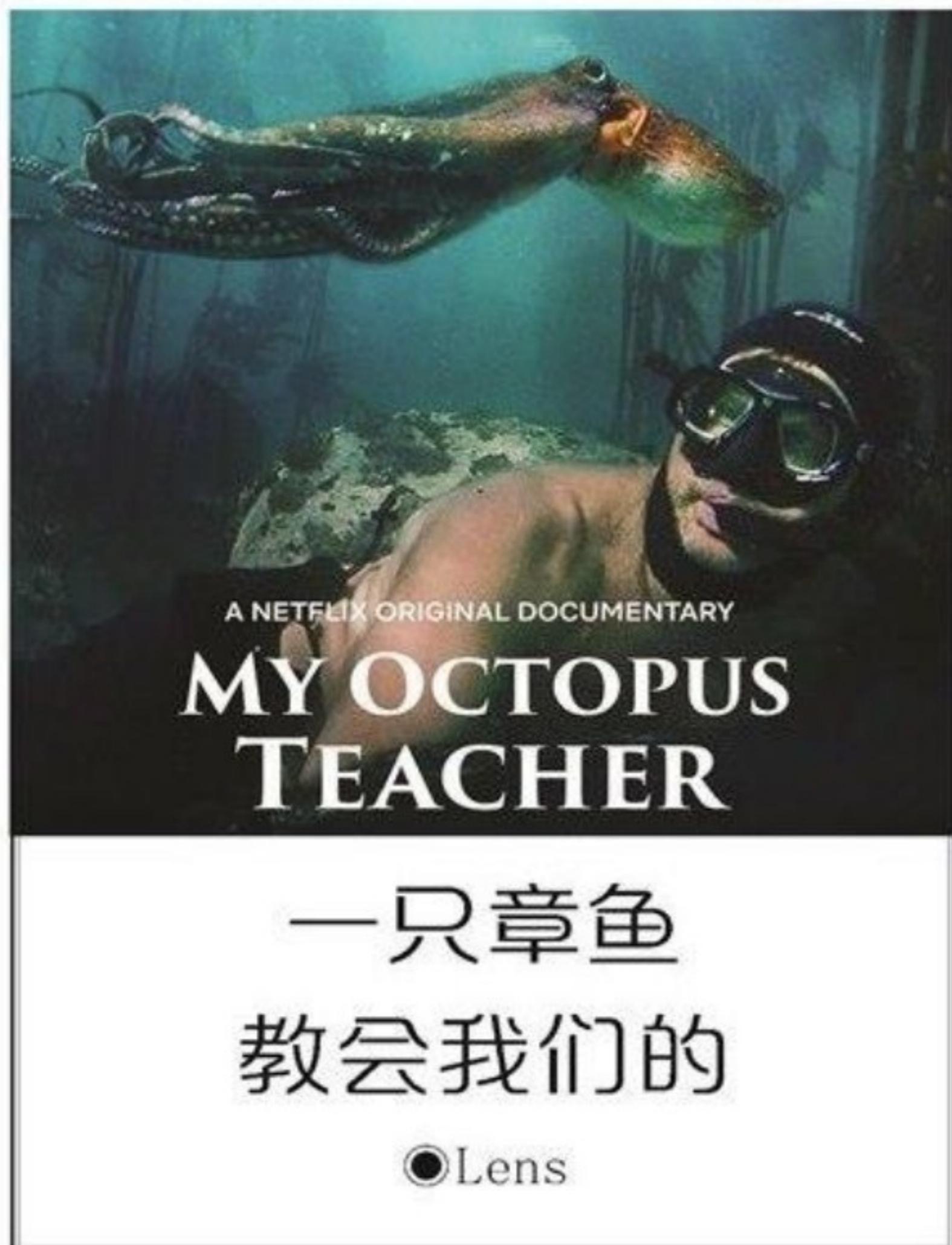
招招手，可她并没有回应我，然后在斑斓轻柔的风里消失了。

第二天，我去送她，所有学生都传看着她生前的最后一封信，信里写道：“从知道得病至今，我一直坦然和平静。我总是想，人不能只允许自己遇到好事，不允许自己遇到坏事。当不顺或困境找到我时，我会反问自己，为什么不可以是我？于是就能平静地去面对。”

那天，我看着这几句话，用袖子擦着泪水，却越擦越多。

如今，距离老师去世竟然又过去了3年。每当夜深之际，想起她留下的这些话，我的眼泪依然会夺眶而出。老师啊，倘若你我还会相逢，大约会是在那辆“在云海里驰行”的列车中了，我并未辜负你“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的第一个希望，想来也不会辜负你的第二个希望：背负着沉重的人生向前走时，依然不会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

（寒英摘自微信公众号“德川咪咪”，王贊图）



2021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颁给了一只章鱼。

这只章鱼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是海洋众生里普通的一员，独来独往，靠着各种伪装小心翼翼地活着。

如果不是恰好被克雷格·福斯特发现，她应该和绝大多数同类一样，就那样悄无声息地存在着，直到短短的一生结束——章鱼在野外很少能存活超过18个月。

遇见她的时候，电影制片人克雷格正经历着人生的巨大危机。多年来的繁重工作让他精疲力竭，曾经热爱的事业也不再能带来快乐，他甚至不想再看见摄像机或进入剪辑室。他被彻底压垮，几个月都不能好好入睡，情绪低落，家庭关系也因此陷入困境。

他决定暂停工作，回到家乡南非开普敦，那是让他最有安全感的地方。童年时，他总是潜水到海岸附近的海藻林里玩耍，而这些从自然中获得的最直接的快乐，成年之后便再也无法拥有了。

他开始每天潜入海中，冰冷的海水让他的大脑清净，沉浸在水下世界，他的心渐渐平静。

直到有一天，他看见这只躲在贝壳和石头下的章鱼，好奇心驱使着他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天都花费几个小时去追踪她。

一只习惯了独来独往的章鱼，和一个潜入海底试图逃离生活的人，就这样成了“亲密朋友”，在彼此的生活里留下重要的印记。

荣获第9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的《我的章鱼老师》，讲述的是一个人从一只章鱼的命运里看到自己，又在她的生命中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故事。

被一只野生动物信任

获得一只章鱼的信任，并不是那么容易。在危机四伏的海洋里，她随时可能成为别人的猎物，所以时刻要保持警惕。最初看到眼前庞大的“人类生物”时，她只是躲在自己的洞穴里，把液体般的身体塞进裂缝中，随时准备逃跑。直到克雷格放下相机走远后，她才试探着用触腕触摸眼前新奇的物体。

这样你来我往的试探，一直持续到他们见面后的第26天，那一天，当克雷格向她伸出手时，她也伸出触腕来，触碰了他。克雷格意识到，她对他的很大一部分恐惧已经消失了，就像他对她充满好奇一样，她也对他感到好奇。慢慢地，她甚至会在他面前走出洞穴，开始随意活动。

然而在第52天，就在她跟着他一起游动的时候，克雷格不小心弄掉了相机，这把她吓坏了，她快速逃走，并且再也没有回到她的洞穴。为了再次找到她，克雷格绘制出她日常的行动轨迹，通过她猎杀的动物寻找她留下的痕迹。这种动物花了数百万年学会隐匿自己，要想追踪到她，他必须让自己像章鱼一样思考。

终于，在整整一周后，他找到了她。短暂的犹豫之后，她选择了再次相信他。她伏在他的手上，和他一起浮到水面上，甚至爬到他的胸口，这近乎一个拥抱。

他意识到，自己终于被允许走进她的秘密世界了。

依靠高超的智慧生活

章鱼可以改变自己皮肤的颜色和质地，以适应周围环境。这使它们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伪装本领，在躲避捕食者方面有着惊人的能力。



章鱼没有父母教授它们技能，只能靠自己独自摸索，而这让它们学会了观察和模仿。她就是这种聪明生物中的一个。通过近距离的跟踪观察，克雷格每天都能在她身上发现非常奇妙的事情。

她会制订策略，总能迅速地想出办法捕捉猎物，甚至会把克雷格纳入她捕猎策略的一部分。她的肢体就是捕猎的最佳工具，也是她逃生的依靠。为了躲避死敌鲨鱼，她甚至会游到浅水区、爬上陆地。

从她身上，克雷格学会了如何在水下追踪动物，这等于给了他探寻水下世界的密钥，他越来越多地领略到海洋生态系统的生动和多样性。这是她教给他的第一课。

他们生命的相似之处

然而，生活在遵循弱肉强食法则的海底世界，危险有时是无法躲避的。第125天，在与鲨鱼的搏斗中，她的一只触腕被咬掉。因为失血过多，她的身体无法呈现出正常的颜色，几乎奄奄一息。

克雷格在一旁见证了全程，他无法克制自己对她的担忧，这种情感是他从未有过的。要对其他生命产生同理心，这是她教给他的又一课。看到她的伤痛，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死亡和自身的脆弱。在一次又一次观察她的过程中，他也在重新认识自己。

在接下来的一些天里，克雷格都以为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见面。但他惊讶地发现，她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伤口以非常快的速度愈合着，大约一周之后，那只断了的触腕处已经长出了一只迷你触腕。

大概100天后，新触腕已经长全，她恢复了活力。再次遇到鲨鱼，她有了更多经验：她用贝壳和石头保护自己，防止被鲨鱼撕咬；她甚至以某种方式将自己移到最安全的地方——鲨鱼的背上，在新一轮的战斗中完胜。

他们的生命奇怪地有了相似之处。经历巨大伤痛后，她逐渐复原，克雷格的生活也有了

积极的改变。他与他人的关系变了，他把这些从章鱼身上看到的经验应用到自己的生活里，他与儿子之间的裂痕渐渐弥合。过去的创伤被疗愈，他重新找回爱的能力。

她用生命教给他最后一课

相较于人，章鱼的寿命实在太短。到了交配产卵的日子，她开始不再进食，日渐虚弱，那是他们相遇的第324天。孕育生命的同时，她开始渐渐走向死亡。最终，变得彻底无力的她被冲出洞穴，曾经被她捕猎的鱼类聚集过来，以她为食。第二天，来了一只大鲨鱼，让她彻底从这片海洋里消失。

克雷格几乎参与了她一生80%的时光，这让他意识到，章鱼短暂的生命有多么不可思议。章鱼一次会孵化近50万只幼崽，存活下来的只有少数。它们生得快、死得早、再生得

快，但它们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生存下来，这让它们成为地球上富有生命力的生物之一。她智慧、顽强、充满生命的韧性，她的生命旅程经历了千难万险，但她愿意享受这一切。

她对世界充满好奇，这促使着她信任这个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的人。她愿意冒险和他一起去看外面的世界。

她的生活中不只有捕猎和追赶，也会放松下来，悠闲地玩耍，把触腕撒向鱼群，和它们一起嬉戏。

或许这就是这部影片打动人的原因，克雷格不是用审视和研究的姿态记录下章鱼的一举一动，而是用一种平等的态度与她交往。他也不是单纯地拍摄章鱼的习性，还敏锐地窥视到章鱼细腻敏感的内心世界。

他让人们看到，一个小小的生命是如何努力地活着，并且让自己短暂的生命绽放出更多精彩时刻。这也是人们能够对一只章鱼产生强烈情感的原因。

“爽快地活着，哪怕只有短暂的一生。”这是她用生命教给他的最后一课。

(梦窗摘自微信公众号“Welens”)



克雷格整理出章鱼日常的行动轨迹





微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在《刷新》一书中，介绍了他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读书时，读过电影《大河恋》的原作者诺曼·麦克林恩写的另一本叫《年轻人与火》的书。

这本书是针对1949年美国蒙大拿州曼恩峡谷的一场山火引发的消防灾难事件的调查报告。当时15名空降森林消防员中有12人遇难，加上1名护林员，一共13人牺牲。

其中队长瓦格·道奇是存活下来的3个人之一。在火舌快要追上众人的时候，他用随身携带的火柴把前面的一片草地烧干净并躺在其中，还号召大家赶紧放弃装备，也学他这么做。但别人都无法理解道奇的做法，其中一个人甚至觉得他不可理喻，非但没有听，还招呼其他队员赶快逃离火区，朝山顶跑去，因为翻过那面山就是安全的地方。道奇自己点的那把火帮他烧出了一小块隔离带，他把水壶里的水倒在手绢上，用手绢捂住嘴，就那样躺在那里。

除了道奇队长和两个在岩缝中（外面没有可供燃烧的东西）躲藏的幸存者，其他跑向山顶的消防员在陡峭的山坡上根本跑不过越来越凶猛的大火。12个人在跑向山顶的过程中，被追上的大火吞没，在反复倒下和爬起后，窒息而死，而后大火滚过他们朝着天空一面的皮

肤，将他们表上的时间定格。从这群消防员发现大事不好赶紧跑，到被大火追上，只有16分钟。

这本书在1992年出版后，密歇根大学管理学教授卡尔·维克又根据书里的研究资料，从组织学的视角重新讨论了美国曼恩峡谷火灾的教训。

最重要的一个教训是，他们在撤退并奔跑逃生的时候，没有放下沉重的装备。

这个道理很简单，危险发生时，保命要紧，那些救火的装备太重了。可是其他所有人，在道奇提议之前，谁都没有想到可以扔掉装备。这还不是个例，仅在1990年到1995年之间，美国就有23个消防员在野地救火时被大火追赶、在上坡途中被烧死——他们都没有放下装备。后来专家评估，如果他们扔下装备再跑，速度能提高15%~20%，他们就可以活下来。

“消防员在撤退逃生的时候，没有放下沉重的救火装备”，这些惨剧带来的教训，对企业的领导者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

卡尔·维克教授从角色结构的视角分析，把装备问题与消防员的身份认同联系起来：消防员的天职是灭火，如果他们在火情面前退却，还把消防工具这种象征着他们身份的东西扔

刷新

● 檀林





当心优秀陷阱

●六神磊磊

学霸容易陷入一种陷阱，叫“优秀陷阱”。因为他们都是一直领先、一直获胜的孩子，比武总是赢，参加竞赛总是赢，而奖状和大红花总是由他们拿——一旦习惯了赢，就会厌恶输、厌恶失败。

他们可能容易形成一种心态：老爱待在舒适区，宁愿去挑战难题、超纲题，也不想去触碰短板和弥补弱项，从而回避自己的缺点。这就是“优秀陷阱”——学霸当久了，不肯当小

掉，会让他们看起来像逃兵。这意味着，那些装备，已经超出了本身的意义，而具有了额外的象征意义。在卡尔·维克教授看来，恰是后者，形成一种认知遮蔽，从而导致悲剧的发生。是的，他们忘记了，空降森林消防员的第一任务是保障自己的安全，第二才是灭火。

你需要保持的是对异常和快速变化环境的敏感，要敢于突破常规，甚至是用“反常识”的思维来对抗常规，而不要囿于以前的成功模式。你要丢下包袱，拆下面具，重新面对根本的问题。

回到微软公司的场景。2017年，纳德拉就是想用这个案例来说明微软也有很多“沉重的装备”需要放弃。曾几何时，微软的一切都是围绕Windows来布局的，在微软“没有人能碰Windows”——这是微软公司前首席执行官鲍尔默在卸任前一年还念念不忘的信条。

但在《刷新》这本书发布的隔年，2018年，纳德拉就彻底把Windows这个曾经让微软

学生。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陷阱学霸要特别提防，叫“聪明陷阱”。学霸往往都聪明，善于举一反三，学什么都快。老师演示一遍，其他学生只能模仿出百分之四五十，聪明学生却能理解百分之八九十，很快就能出成绩。

可这也会导致学霸容易出现另一种问题：往往转益多师，偏爱模仿，想快速出成绩，从而忽略了自我沉淀，不能形成属于自己的风格，最终是起步早、成材晚。聪明是一个人巨大的优势，但如果太依赖，就会成为桎梏。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小时候就是这样的，特别聪明，什么武功看几遍就会了，和同龄的郭芙等人比起来是典型的学霸。杨过学的武功五花八门：全真剑法、打狗棒法、玉箫剑法……令人眼花缭乱，却没能沉淀出自己的风格，一直都是小学霸，没成大器。直到后来，在遇到剑魔独孤求败遗留的玄铁重剑的那一刻，杨过才若有所悟，咬咬牙抛弃了过去的套路，转到了玄铁重剑朴实无华的路子上，最后成为“神雕大侠”。

(秋水长天摘自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走上巅峰又拖累微软错失多次转型良机的“沉重装备”拆掉了——微软真正开始在“云为先，移动为先”的战略指引下实现“刷新”。

已经去世的英特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格鲁夫曾在自我反省时说：“我最大的错误就是让英特尔过度地依赖微软。”

一种优势，利用得久了往往成为你的负资产。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无论是在经营企业还是在经营人生上，都应该在资产大幅贬值之前赶紧剥离这部分资产。道理虽然简单，但很多企业和个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连格鲁夫这样成功的人，也很难摆脱这种诅咒。

“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正如纳德拉所说：“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乃至每一个社会，在到达某一个点时，都应点击‘刷新’——重新注入活力、重新激发生命力、重新组织并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

(孤山夜雨摘自微信公众号“湛庐文化”，辛刚图)

袁隆平在重庆读大学时，有同学在嘉陵江失踪，他跳江搜寻，顺流而下，一口气游了5000多米。

他是游泳健将，读中学时得过游泳选拔赛100米和400米两个第一，还得过省体育运动会游泳项目的银牌。

1952年，贺龙主持西南地区运动会，袁隆平代表川东到成都参赛。他因好奇龙抄手等小吃，吃完后身体不适，表现不佳，最终得了第四名，而前三名都入选了国家队。

返回大学后，他报名参加空军，在800多报名者中脱颖而出，然而因抗美援朝战事放缓，他又被退回。

好友为他忧心，他却毫不在意，自我评价：生性散漫，喜欢过率性而为的生活。

他读的是农学院，在毕业分配表格上，随手填下“愿意到长江流域工作”，最终被分配到湘西的安江农校。

同学在地图上找了半天没找到，告诉他那里比较偏，会一盏孤灯照终身。袁隆平说：“没事，寂寞时我就拉小提琴。”

他从重庆坐船到武汉，再从武汉坐火车到长沙，然后坐了两天烧炭的汽车，翻过雪峰山，最终到了安江。

校长生怕大学生跑了，特别强调学校有电灯，但令袁隆平更满意的是，学校旁边就是沅江，他放下行李就去游泳。

最开始，袁隆平负责教俄



禾下长梦

●摩登中产

语，但很快改教遗传学。读大学时，他的专业是遗传育种，然而开始教书后，他才发现学校没有教材。于是，他带学生去雪峰山采集标本，自制图表，自编教材，在班上成立科研小组，做农学实验。

他时常想起小时候看的《摩登时代》，卓别林想喝牛奶，招手奶牛即来；想吃水果，手伸到窗外就摘。一个时代的摩登，根基在田园。

他开始做嫁接实验，让红薯上开月光花，让番茄下结马铃薯，让南瓜秧上长出西瓜：“当年结了一个瓜，南瓜不像南瓜，西瓜不像西瓜，拿到教室让学生看，大家哄堂大笑，吃起来味道也怪怪的，不好吃。”

欢乐的实验很快戛然而止，“三年困难时期”到来。袁隆平在自传中说，亲眼看见

饥饿的人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

有人发明了“双蒸饭”，饭蒸两次后，会看着多一些。袁隆平几次梦见吃扣肉，醒来才知是南柯一梦。

他因此开始研究水稻。

1961年7月，他在田间偶然发现一棵鹤立鸡群的稻株。稻株的稻穗低垂，颗粒饱满，推算下来，用其做种子，水稻产量能翻一倍。他小心翼翼地培育了一年，但新稻田的收获令人失望。他坐在田埂上反思，意外地想明白了水稻杂交的可能性。

一切工作的关键变成寻找野生不育株。他带个水壶，前往稻田，寻找天然的特殊稻苗。多年后，他才知道，那个概率是1/50000。14天后，他在14万株稻苗间，找到了第一代不育株，并以此写了论



文。1966年，他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上。

他因那篇论文被高层关注，得以继续研究，然而妒者甚多：中专教师能搞什么研究，不过是骗取国家经费罢了。

1968年夏天，袁隆平培育的不育株一夜之间被人拔光。袁隆平四处寻找，3天后，在一口井中发现水面上浮着5株秧苗。

那5株秧苗成为宝贵的延续。此后为了安全，袁隆平带着两名助手，远行广东、广西、云南和海南。

在云南，他们遭遇滇南大地震，从废墟中抢出种子。在海南三亚，他们碰到大洪水，只得将秧苗带着土挖出，放到门板上，漂游转移。在海南时日子清苦，他们唯一的福利就是从老家带去的腊肉，但只有在特殊日子才能吃，若平时想吃，需举手表决。

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在铁路涵洞的水洼中，发现了一棵野生的不育株。袁隆平从外地赶回，将其命名为“野败”。

“它像一堆野草，叶子一碰就掉了。”在当时，众人未曾料到，“野败”会成为奇迹的起点。

二

袁隆平研究发现，“野败”完全符合培育需求，18个省市的科研人员赶赴三亚，水稻杂交的浪潮自此开始。

1975年，南方的杂交水

稻种植面积仅370公顷，一年后便飞跃至13.87万公顷，两年后激增至210万公顷。

袁隆平的事迹传遍神州，被写入课本。对这片饱经风霜的土地而言，吃饱饭的意义不言而喻。

1981年，袁隆平被国务院授予“特等发明奖”，他也成为继陈景润之后，新的科学偶像。1982年，袁隆平受邀前往菲律宾，参加国际水稻学术报告会。登台后，投影仪忽然打出他的头像，下面写着“Yuan Longping, the Father of Hybrid Rice（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主办方的代表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事实上，早在1979年，袁隆平便已在国际会议上推广中国的杂交水稻，来自20多个国家的专家听得聚精会神。

会后不久，美国企业来华签订协议，要在美国种植杂交水稻，这是中国农业领域第一个对外技术转让合同。袁隆平5次赴美传授技术，骑自行车往来于美国的稻田。种植杂交水稻的稻田增产明显，美方震惊，特意到湖南拍了一部彩色纪录片，名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园里——中国杂交水稻的故事》。

杂交水稻迅速风靡世界，日本出版了《神奇水稻的威胁》一书，菲律宾总统飞到北京给袁隆平颁发勋章。

袁隆平的学生到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传授技术，因在政府军和反政府军交错地带工作，多次被绑架，但绑架者听说他是粮食专家，总会立即释放。在更远的非洲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解决了当地的温饱问题，被印在面额最大的货币上。袁隆平说，当时种植杂交水稻的国家有20多个，其中一个是印度，吃大米的人有八九亿，还有一个是越南，吃大米的人有六七千万。

成名后，袁隆平接受采访时，反复提及他有两个梦：一个梦，是他在稻田中睡觉，水稻像高粱一样高，稻穗像扫帚一样长，籽粒像花生一样大，他称其为“禾下乘凉梦”；另一个梦，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若全球的稻田有一半种上杂交水稻，可多养活四亿到五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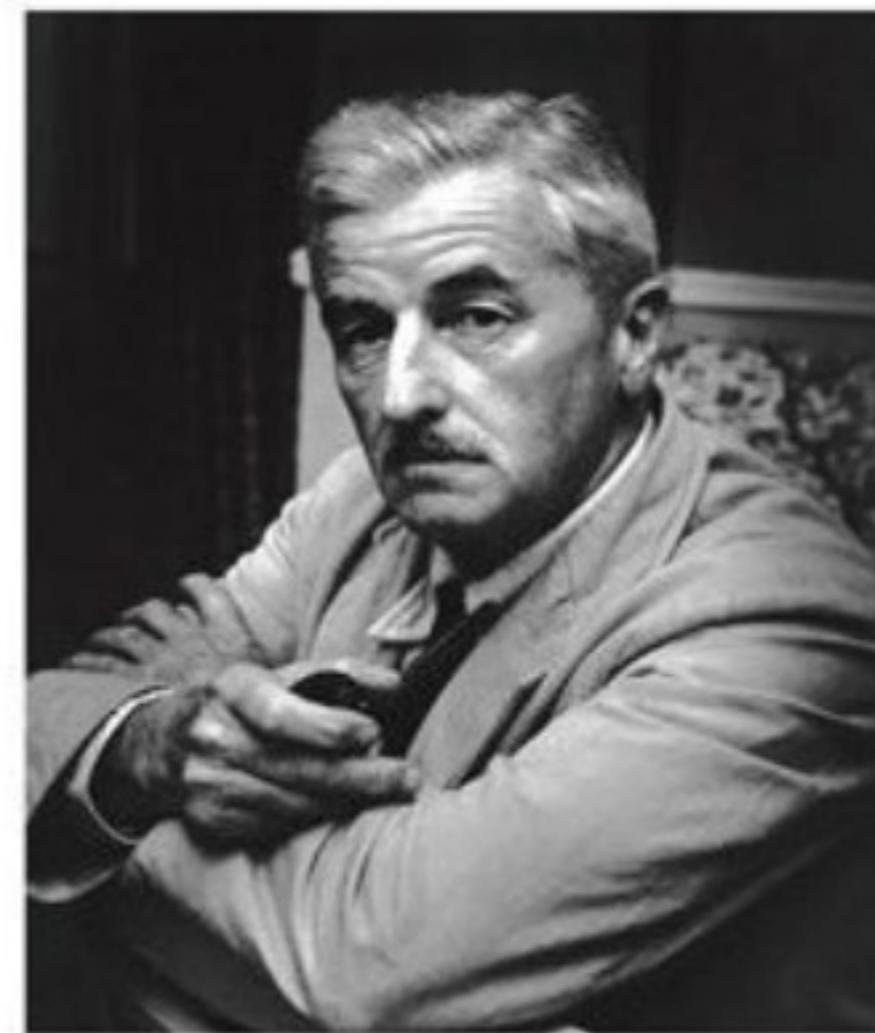
他倾其一生，希望实现两个梦。

三

20世纪90年代，袁隆平3次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3次落选。舆论为他抱不平，但袁隆平淡然处之，“我搞杂交水稻研究不是为了当院士，没评上院士说明我的水平不够”。1995年，袁隆平成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年，袁隆平被推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在新当选院士的就职典礼上，美国科学院院长、诺贝尔奖得主西瑟·罗纳介绍袁隆平时说：“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

尽管在福克纳的一生当中，他能够根据需要在各种时间段写作，但通常他写作状态最好的时候还是早上。他用来写《我弥留之际》的时间，是在大学的发电厂做管事时，去打卡上夜班前的下午。他觉得上夜班并不难：早睡几个小时，整个下午写作，上班途中去陪母亲喝杯咖啡，然后在没什么事做的值班时间打个瞌睡。

那是1929年。1930年夏天，福克纳夫妇买了一栋年久失修的大房子。福克纳辞去工作，以便整理房子和土地。他一早醒来，吃过早餐之后，伏案写作一上午。福克纳喜欢在书房里工作，但书房的门没有锁，因此他干脆把门拆下来。中午吃过饭后，他继续修理房子，再花很长的时间散步，或者去骑马。晚



精神感动我

●〔美〕梅森·柯里

○庄安琪 译

创下个人最高纪录。“精神感动我时，我就会写作，”福克纳说，“而精神每天都会感动我。”

（朱 鼐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创作者的一天世界》一书）

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参会后，在美国白宫前，袁隆平被中国游客发现，人们纷纷要求合影和签名，有人喊他“伟大的科学家”。在自传中，袁隆平说，这让他诚惶诚恐，“不是伟大，是尾巴大，尾巴大了也有好处，就是不能翘尾巴”。

亲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激流，袁隆平早知浮沉真意，高楼大厦让他压抑，他的梦终究还是在稻田之中。

晚年的袁隆平，活得越来越有青年时自在的感觉。他尽力远离喧嚣，说话也越来越直率。他写自传，说上学时爱睡懒觉，说他也在乎名利，只是不放在第一位。常有记者让他到稻田里拉着小提琴摆拍，最

后他直言说自己拉得不好听。有记者问他：“您是几代人都非常敬佩的偶像，能给年轻人一些人生方面的建议吗？”他回答：“人生啊？这是哲学问题，我不懂，问哲学家吧！”

他的爱好只剩运动和看书。他一度迷上气排球，打球时老人高度兴奋，其他人忘记比分，他一定记得。几年前，因为气喘，他被迫放弃游泳，此后，走路也需要人搀扶。所幸看书不受影响，老人每周有3天看专业书，其他时间看文史、地理，以及其他专业之外的书。他说，运动和看书的目的，是让脑子灵活，让他还能够下田。

2020年11月，袁隆平的团队培育的第三代杂交水稻亩产达到1530.76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他流泪了。对年逾

九十的袁隆平而言，世事已难让他动情，除了禾下的梦。

然而，他无法再目睹两个梦的后续。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袁隆平与世长辞。悲怆之情在社交媒体上蔓延，不同年龄的人都在表达哀思。有的人平时沉默寡言，但离去时总让国人心头一空。

91岁的袁隆平，大半生在稻田之中。当我们见多了天马行空、光怪陆离的事，想起他，总觉得安心和有底气。

长沙市民自发送别袁隆平，浩荡的人潮拥入街巷。这是最朴素，也是最厚重的致意。那人潮，就像他曾经畅游的嘉陵江、沅江和长江。

江涛阵阵，送别一位老人。

（骐 骥摘自微信公众号“摩登中产”）



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的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事业才能根深叶茂，枝粗果硕。

——袁隆平

不赚钱的书店和不停转的“996 大厂”。

——“打工仔”心中的月亮和六便士

眼神中的语言无须字典。
——用眼睛“说话”的优点是人人都能理解

相濡以沫，举案齐眉，平淡如水。

——爱情该有的样子

“70 后”请假是因为父母不舒服，“80 后”请假是因为孩子不舒服，“90 后”请假是因为自己不舒服，“00 后”请假是因为看你不舒服。

——各年龄段的请假原因

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是对抗时间的有效疫苗。

——作家韩松落

爱情好比播下一粒种子，如果你每天都挖开土看它有没有发芽，反而会让它死去。

——不要确认和求证爱情，而要感受它

我们所拥有的已经远超祖先们的想象，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永远都挥之不去的焦虑。

——人类永远都不能安于现状，永远都有尚未企及的梦想



通，但“自恋”打开了黑暗之门

技术就是为了节省时间而花费的时间。

——西班牙技术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

危险是一个事实，恐惧是一种选择。

——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选择恐惧还是选择勇敢决定了我们面对危险时的态度

我在很多场合发言，从不掩饰自己对文史哲、数理化等所谓“长线专业”的偏好。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认为，今天人们喜欢说“专业对口”，往往误将上大学理解为选职业，不少热门院系的课程设计过于实用化

面对困境，一定要“撑过去”，而不是“撑下去”。

——前者是鼓励，后者是诅咒

委屈自己，不是美德，而是一种自我桎梏。

——要活出自己的光彩，拥有闪闪发光的“小宇宙”

人们相互蔑视，又相互奉承；人们希望自己高于别人，又匍匐在别人面前。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

下意识地惦记和语带温柔地说话。

——最让人感动的两种行为



母亲已经去世20年了。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梦里找妈妈，总也找不到，然后哭醒。直到几年前，在我的梦里，她不再出现了。

也许，是我终于释然了吧。

她走的那一年，我还在读硕士研究生。我没告诉舍友，她们只知道我妈妈病了。我装得若无其事，白天跟她们一起吃饭、说笑，夜里独自辗转反侧。怎么就这么倔强？想来，一是不愿暴露自己是孤儿（父亲已先于母亲5年去世），不想看见别人同情的目光；二是自己也拒绝接受现实，有逃避心态。母亲的葬礼结束后，一个堂姐看着我哭了：“你以后可怎么办啊？”我甚至还笑了一下说：“没事。”

接下来，我硕士毕业，然后去南京大学读博。没人知道我父母双亡，跟大家一样，我读书、逛街、谈恋爱，为论文苦恼，唯有在梦里会找妈妈，找不着，呜咽着醒来。

我也会问自己：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何还不能放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结，母亲是我生命里最原初的痛与爱。

每一代人的父辈，都有时代的烙印和个体的缺憾——大环境简单粗糙，自己还没长大，就仓促间为人父母。结果，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社会关系，搅在一起，成了一团乱麻。

我是“70后”，母亲是“40后”。父亲是小学校长，谨慎内敛，又敏感细腻。母亲是小学老师，天真得一塌糊涂。她好像永远都搞不懂自己的社会角色，不会跟别人打交道。父亲经常因为母亲说错话、做错事而大发雷霆，与此同时，母亲就爆发头痛，然后蒙头大睡。多年后，我终于恍然大悟，其实这是焦虑导致的神经性头痛：她知道自己错了，但不懂自己错在哪里，又知道自己改不了，头痛是一种应激反应，也是她的自我惩罚。

所以，在我的心中，母亲不只是母亲，还是一个孩子。我跟她一起焦虑，一起难过，一起头痛，也一直不放心她——父亲生气，我总

我在母亲身上看见了自己

● 刘晓蕾

替母亲打圆场；她去外婆家，我会一直等，直到她骑着自行车，歪歪扭扭地出现在村口的小路上，才欢天喜地地一起回家吃晚饭。

这是一个没长大的小孩，对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大人，混沌而强烈的同理心和责任感。

原生家庭的影响是深远的。母亲的天真和幼稚，让我一直对社会和他人，既恐惧又好奇，既敏感又疏离。

中国人一向认为，个体一定要被群体接受，社会是个体的归宿，成熟的标志便是个人价值被社会承认。融入社会，就像一滴水汇入大海，一粒沙隐入沙漠，然后才有安全感。一个人被社会抛弃，是可耻的。

在西方语境里，尽管也有社群主义，强调社会性，但总体上，个人与社会保持着某种紧张和对立。所以，对西方式的“自我”而言，社会是敌人，是异化的力量。因此，尼采才会对群氓充满警惕，萨特才会说“他人即地狱”。

西方人有西方人的痛苦，单纯激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痛苦，复杂暧昧。并非所有人都像薛宝钗那样，天生适合集体生活，并认为社会化是理所当然的。

对有些中国人来说，融入社会，其实是被残酷绞杀的过程，凶险、惨烈，受到的创伤，甚至伴随一生。母亲的症状是非定期发作的剧烈头痛，我的症状则是在自我贬斥、自我怀疑和自我肯定之间，来回摇摆。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正是在这种巨大的折磨中，自我才逐渐形成、显现。我们才能真正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生，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世事如此，自我也如此。自我是流动的，成长是一个不断破碎、不断重建的过程。

我想起林黛玉。她小时候也孤傲、任性，谈恋爱的时候也要各种小性子。因为对这个世界有爱，有期待，所以格外敏感多疑。但我们也看见，她在一点点长大，开始理解贾宝玉，甚至接纳了宝钗，越来越心平气和。《红楼梦》



第七十六回里，她跟史湘云在凹晶馆联诗，天上一轮皓月，湘云说要是坐船吃酒该多好，“你我竟有许多不遂心的事”。倒是黛玉笑道：“古人常说的好，‘事若求全何所乐’。”黛玉还说：“不但你我不能称心，就连老太太、太太，以至宝玉、探丫头等人，无论事大事小，有理无理，其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况你我旅居客寄之人哉！”

这样的黛玉，这样通情达理、心平气和，我为她开心的同时，居然有点儿怅然若失——她的沉醉忘情、跌宕多思，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而这些，往往是诗意和自由的来源。

所以，过去、现在和未来，到底是得还是失？都很难说清楚。

母亲的天真，未尝就一定要拒绝、要排斥。她的数学特别好，在学校里，她讲的课永远最好。如果天地足够广阔，天真就是生命的源泉，内在的活力。

有一天，我突然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作家安·兰德在《源泉》里说：“创造者所关心的是征服自然，而寄生虫所关心的是征服他人。”

创造者为他的工作而生存，他并不需要其他人，他的首要目的存在于自身；而寄生虫通过侵占的方式生存，他需要其他人，其他人成了他首要的动机。

所以，她说：“对一个创造者来说，所有与他人的关系都是次要的。”

所以，她说：“成功就是捍卫自己的完整性，跟功成名就没什么关系。”

年轻的时候，我惧怕自己活成母亲的样子。

现在我知道，母亲是我的基因，我的血液。我不能拒绝她、否定她，要爱她和接纳她。她是我的过去，也是我的起点。

母亲在我的梦里不停地出现，我寻她不得，焦虑哭泣，其实是因为我内心缺乏安全感。等我理解了她，接受了她，就是理解了过去，接纳了自己，从此，她便从我的梦里消失了。但我知道，她已经以另一种方式，跟我和平共处了。

父母和儿女，就这样互相折磨，也互相成全。

尽管我的父母都不完美，但我知道他们爱我。我爱吃水果，父亲会骑着自行车去果园，买一大麻袋苹果、梨子，打开袋子的时候，香味四溢，那一天就是我的节日。

母亲特别会做红烧茄子，可是父亲每次买回来的茄子都老掉牙了。母亲切开茄子，看见满满的籽：“唉，又这么老！不是教你怎么辨认老茄子和嫩茄子了吗？你咋就学不会呢！”

哎，妈，我到现在也不会辨认呢。这一点，我真像父亲。

父亲责备了母亲一辈子，最后他遭遇车祸瘫痪了，是母亲给他做饭，带他看病，背他上厕所，背他晒太阳。一次，我看父亲拉着母亲的手，掉起眼泪，母亲也哭了。

我早就知道，他们是互相爱着对方的。

这是我父母留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不管世人如何，我一直相信爱。即使伤痕累累，也无怨无悔。

（甘泉摘自微信公众号“刘晓蕾的红楼梦”，李娟图）



伦敦一个旧书市上，熟识的书商叫住我，俯身从装书的纸盒里拿出一根木棒递过来。

黄色的木棒有小臂那么长，一头细尖，一头粗圆，像一根光滑的大木锥。书商叫我猜它是干什么用的，猜对了就送给我。我看那根木棒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随口猜是印刷书籍时使用的工具，或是老家具上的构件。他笑而不语，只是摇头，不一会儿就得意地揭晓答案，说它是维多利亚时期的“fid”。

我不认识那个词，赶紧查手机，发现那木棒竟是水手解绳索用的硬木钉。再端起这根木钉细看，表面上坑坑洼洼的，还留着几处麻绳的勒痕。粗圆的那头有几圈刻痕，应该是为了增加摩擦力以让使用者拿得稳、使得上劲儿。

这根木钉让我浮想联翩。它诞生的维多利亚时期，正是大英帝国全盛之时，女王的舰船横行世界，英国海军正在塑造“日不落帝国”的疆界。不知是哪个水兵曾攥着这根木钉，将它细尖的一头插入紧锁的绳结中，解开绳索，开启一段未知的旅程。看木钉的尺寸，绳索细不了；绳索粗，船想必也小不了；船大，当年一定也载着英国人巨大的野心与梦想。

书商看我对这根木钉心动，又拿出一本英国皇家海军的图

册，撺掇我买下——买图册，送木钉。木钉虽不值钱，遇见也需缘分，我便依他，得了木钉。

英国人解绳的木钉让我想起中国的觿。我见过汉代龙形的玉觿、玛瑙觿，也是一头粗，一头细。古人随身佩戴，用来解开绳结。用觿解结，能从纷乱的绳结中理出头绪、找到线索，并且解开一个个线疙瘩，这种英明决断象征着多大的本事啊！难怪西汉刘向在《说苑》里说：“能治烦决乱者佩觿。”

其实英国的木钉和中国的觿都只是解开绳结的一种工具。英明决断还意味着另一种思路，别忘了传说中那个永远解不开的“戈登结”。

根据土耳其古代传说，戈登王费尽心思，打出一个死结，声称谁能解开这个复杂的结，谁就能统治亚细亚。没想到，东征的亚历山大一剑斩断戈登结，化繁为简，以简驭繁。

在亚历山大大帝挥剑后的几百年，中国也出了个“戈登王”。东魏权臣高欢有一次为了考验几个儿子的聪明才智，将一团乱丝交给他们整理。就在其他人忙着横拉竖扯之际，高欢相貌丑陋的二儿子高洋“抽刀斩之”，还说“乱者须斩”。

后来，特立独行、残忍嗜杀的高洋在24岁时再次“快刀斩乱麻”，废掉东魏皇帝，建立北

决烦乱者

●桂 涛



借了一把雨伞之后

●毛丹青

疫情期间，居家的时间多了，我跟妻子每天散步，即使刮风下雨也从不间断。我看了手机的“运动健康年度报告”后，才发现仅2020年这一年，自己竟然走了2283.2公里路，燃烧了77996千卡热量。其中有一句话出现在这些数据的下面：“快把囤积的卡路里，释放成探索星球的动力吧。”这话挺“燃”的，但多少有点儿不合时宜，现在最需要的是心静，能做到“心如古井”最好，不受炎凉世态的困扰。

我于2020年夏天散步时，遇到这样一件小事，专此记述如下。

出门时没太注意天气的变化，傍晚仍然沿着往常散步的路走。这时，天突然变了，下起大雨，且下得很猛，我们没带雨伞，急忙躲到附近一户人家的屋檐下。可雨下个不停，持续了很长时间，气温骤降，冷得超乎寻常。这时，我发现这家的门口放了一个伞筒，里面还插了一把伞，于是跟妻子



说：“咱们管这户人家借把伞吧。”妻子点头，看来跟我想到一起了。于是，我按下门铃，不一会儿就有人回应了。我马上说：“对不起，我们是正在这里躲雨的路人，能借用一下屋外的伞吗？”

“可以的。小心路滑。”回应的人好像是一位主妇，因为在两句简短的对话之间还能听到婴儿的哭声。我们借了这把伞，顺利地走回家。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傍晚散步时，我带上了这把伞，准备还给人家。妻子说去超市买一盒洗衣粉吧，表达一下谢

意。于是，我们绕道去了超市，买好了包装得很漂亮的洗衣粉。沿着散步的路走到那户人家时，我们将雨伞放回伞筒，然后把洗衣粉放在伞筒的旁边，怕打扰人家，没再按门铃。

夕阳很美，一路走来的感觉跟平日一模一样，让人心情大好。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仍然在傍晚散步，每回看到夕阳，甚觉时光美好。

几天之后，当我们又经过那户人家时，妻子忽然跟我说：“你看那个伞筒，上面贴了一张纸条，还画了一朵小红花。”听罢，我仔细看去，原来纸条上写着：“谢谢借伞人的洗衣粉，日日是好日。”

不用说，这张纸条一定是还伞的当天或者第二天就贴上去的，只不过连续好几天，我们谁都没注意。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了人与人不接触的交往再次心存感激。日日是好日。

（田宇轩摘自微信公众号“毛丹青”）

齐。佩觿者高洋是个“能治烦决乱者”。

但高洋并未因为善于决断而成为一代明君，他的“快刀”是一把双刃剑，决断力强和意气用事之间常常只有一线之隔。

史载，高洋登上宝座几年后便沉溺酒色、荒淫无度，因怀疑自己心爱的歌姬与人私通，一怒之下将她杀死。他解开心结的办法如故，情丝纷乱，“乱者须斩”。

但很快，高洋就开始后悔，将歌姬的头颅置于衣袖内，抱着她的大腿骨当作琵琶，边哭边吟：“佳人难再得！”歌姬下葬时，高洋披头散发，随车步行，大声哭号。

这皇帝心里一定在想，要是再来一次，他一定用觿来解结，而不是用刀。

（隐几摘自《环球》2021年第8期，张伯涛图）



一个45岁的中年人混进了成员平均年龄为十四五岁的QQ群。

通常在晚上11点，这些群会活跃起来，中年人徐世海紧盯着屏幕上的每一条消息。

年轻人会吐槽学校；聊华晨宇的歌时，他一首都没听过，插不上话。有人喊他“上两把游戏”，他回复“上不了，家长管得严”，其实是不会打。他担心老“潜水”会被群友遗忘，就总发10元、20元的群红包。

只有一类发言能真正触发徐世海的行动，比如“想死”。他会马上向发言者发出好友申请，并将其设为“特别关注”，开始私聊。

有一次，他看见有人在QQ群发了这种话，几十条怂恿和鼓励的信息随即冒了出来。徐世海模仿青春期少年的语气发言：“你真傻，有什么比我们一起快乐地玩耍更有意义吗？自杀就是胆小鬼，最后只能下地狱！”结果他被移出QQ群。

徐世海曾被同一个群“踢”过6次。为了再进群，他申请了多个QQ号，有时还借号，再找人将自己拉入群。他还被当成过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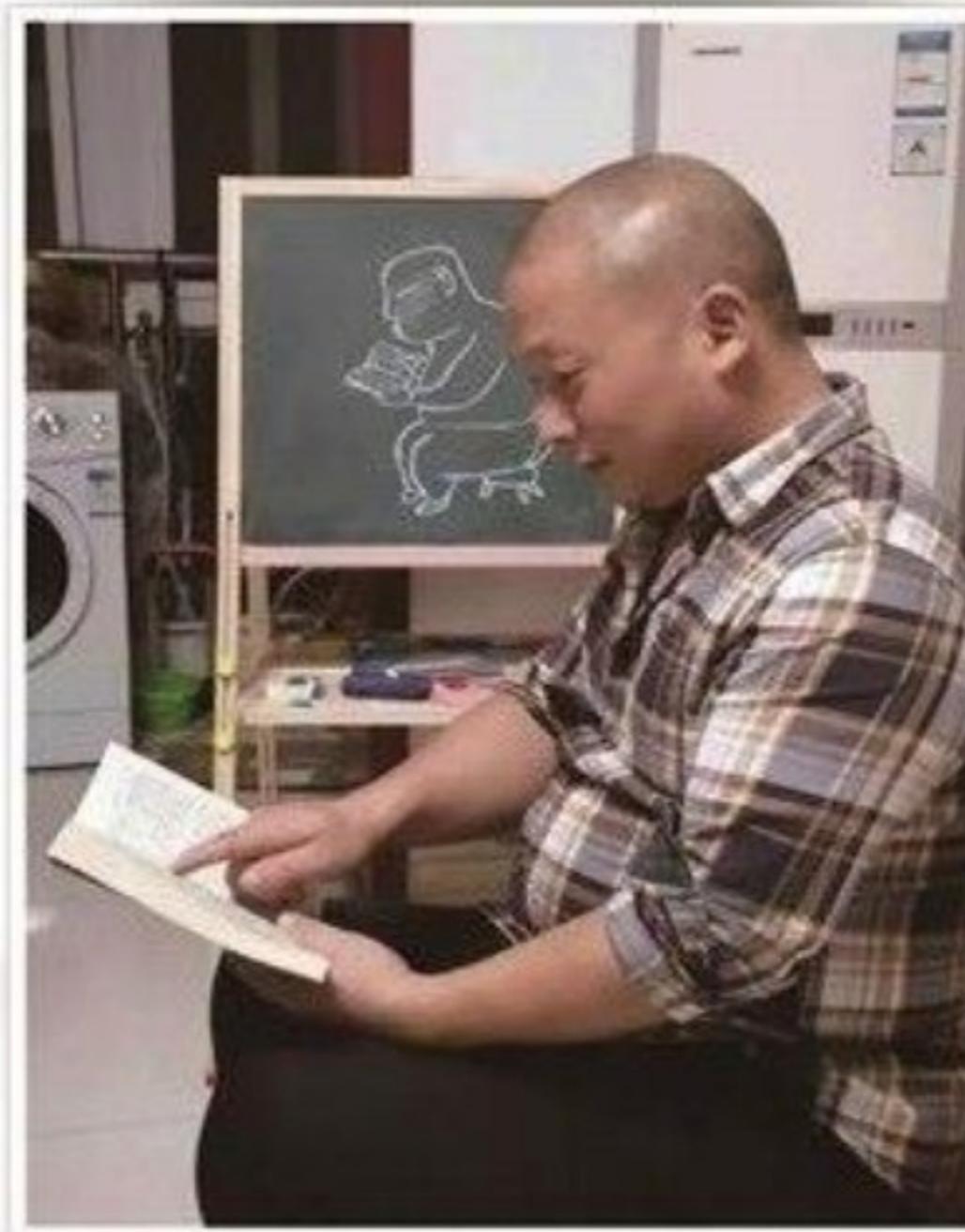
在群里，他努力伪装成“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孩子”。他看年轻人发的微信朋友圈，学网络用语，发言时“战术性”地加上粗话。他阅读研究青少年心理的书籍；为了跟上年轻人的最新潮流，家附近的中学放学时，他就去学校大门口蹲着，听学生们聊天。

快乐 非要劝年轻人

● 王景烁

群聊热闹的时候，年轻人熬夜，他也不睡觉。一看见有年轻人发“轻生”的言论，不管这些言论发泄情绪的成分有多大，他都会启动“救人”模式。在现实中，徐世海做装修工程，是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队员，也是一位父亲。

有天深夜，一个男孩在QQ群里发了一句“再见”，就爬上宿舍楼的楼顶。徐世海陪他聊了5个小时。凌晨4点，男孩对他说，学校要出早操了，“放心，我已经想开了”。



徐世海的大儿子徐浩宇生前曾在家里
的小黑板上为父亲画像

2020年5月12日，徐世海17岁的大儿子徐浩宇自杀了。就在前一天，徐世海还跟救援队去打捞落水老人。晚上回家，看见两个儿子正在玩游戏，一切如常。他记得徐浩宇给自己倒了茶，洗完衣服又拖了地。第二天早晨，他被敲门声叫醒，小区保安问：“有个孩子从顶楼跳下来了，是不是你家的孩子？”

如今，在很多亲戚朋友的记忆里，徐浩宇还是阳光开朗的形象。他身高186厘米，皮肤白皙，样貌帅气。

徐浩宇喜欢美术，他画抗疫的护士，也动手给朋友制作礼物。生前，他已经想好了未来要学服装设计或做自媒体。他爱和家人开玩笑。认识他们一家的人说，他们家里挺有“烟火气”。

徐世海回忆，翻遍儿子的遗物，也没找到他轻生的原因。那段时间，徐世海“整个人活得像悬浮的空气”。他登陆儿子的QQ号，进入儿子常去的聊天群。

那是一个他不曾了解的世界——根据他的观察，即使在一些以游戏、动漫为话题的青少年网络社交群里，也有人发和“死亡”相关的话题。包括儿子在内，不少人都看过被文旅部列入网络动漫黑名单的“暗黑漫画”。

徐世海拜托儿子的朋友、自己认识的年轻人，把他拉进类似的群里。他也进过“约死群”。

徐世海记得，有学生在群里说，想掐死某人。有人称



“真的活得够够的”，群友给他详细介绍自杀的方法。有孩子说完“我走了”，又问“你们来不来”。

徐世海想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在哪一刻做了那个决定。

在群里“潜伏”越久，他越觉得后怕。一些人会公开传递这样的思想——别指望父母、老师能帮你做什么，想改写人生，只有让生命重来。这些话使得本就情绪低落的年轻人更加绝望。

他认为，这些隐秘的角落就像“黑洞”，年轻人涉世不深，很容易被裹挟进去。

在徐世海的日常生活中，说不准何时，年轻人就会发来消息。他从不关机，始终开着响铃提醒。

即使他正开车，信息来了，他也会靠边停车，熄火后专心陪着年轻人聊天。好几次，他在驾驶座上从天黑坐到天亮。有时他睡着了，手机响了，他强迫自己清醒过来，在黑暗中回复消息。

有时候，他费了半天劲，让那些孩子“想通了一点”，没多久，对方的情绪又不好了。他把手机一扔，叹口气，又抓起来接着聊。

“他们压抑太久了，”徐世海说，“就像一个汽油桶，早已积满了油，一个火星就能把它引爆。”

不止一个年轻人对徐世海说过，日常的烦恼几乎没有出口。一个18岁的男生告诉徐

世海，自己不开心，但很少向人袒露心迹，父母觉得他衣食无忧，认定他无病呻吟，老师也常责备他。他开始自我怀疑，越来越敏感。在半年的时间里，他不断地找徐世海倾诉，有时会聊到凌晨2点，3小时后又发来消息。

和这些年轻人聊天时，徐世海觉得和去世的儿子更近了。根据他的体会，自己接触过的说“不想活”的青少年，绝大多数都善良、懂事。在他们身上，他找到了儿子的影



徐浩宇生前画的抗疫一线医护人员肖像 王景烁 摄

子——从小被身边人称赞“省心”，习惯把压力埋在心底，对家长报喜不报忧。

“不管遇到什么事，不方便跟家人说的都可以和我聊。”徐世海总是对年轻人说这句话。

他观察过一些家庭，父母自认为成了孩子的朋友，但孩子并不认可。聊天时，徐世海从不反驳年轻人的意见，他会顺着对方说，给他们发段子，帮他们出招解压，比如“把讨厌的人画成乌龟”。

有人笑他聊天时“土”，他也自嘲，“我这算小偏方”。

对话的人回他“哈哈哈哈”，他很高兴，觉得成功了。

他还经常做“夹在中间”的调和者。一位单亲妈妈找到他，说14岁的儿子留下遗书，一心想自杀。孩子见到徐世海，第一句话是，“谁劝也没用”。

徐世海跟他单独聊天。最终，还是男孩红着眼睛先开口了。他和母亲、弟弟一起生活，在他看来，母亲过于追求完美，总批评他。他给弟弟做饭，做得不好被埋怨，感觉自己一无是处。他想辍学打工补贴家用，在网上找工作，因为未到法定劳动年龄，被用工方拒绝。

那天，这一大一小聊了五六个小时。离开前，男孩主动加上了徐世海的微信，后来也常找他聊天，放弃了中断学业的念头。

他见过有的家长不拿孩子的痛苦当回事，还指责孩子不懂事。当事人轻松聊起这些话题，徐世海则听得心情沉重。

日常生活中，他粗线条，老忘事儿，留着接近光头的“圆寸”，总被人调侃“一套衣服穿一季”。但对年轻人的一句话、一个举动，他都格外敏感。

和孩子们聊得深入了，他会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发去徐浩宇生前的照片，感叹“其实对父母来说，没什么比你们活着更重要了”。

徐世海曾在群里遇到过两



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他们互称兄弟，在群里攻击人、骂脏话，说不想活了。徐世海刚劝两句，人家就让他闭嘴，他打不开局面。最后，两个人说“再见了”，再没回复他。

第二天，徐世海听群里的人说，两个少年已经离世。有群友在这条消息下点“赞”，他则痛哭起来。

然而受挫并不能让他死心。

徐世海算过，自己试图“救”过的年轻人有几十个。有的生活在河南，有的在云南、贵州。他们后来工作了，当警察的、做生意的、开工厂的、送外卖的都有，还有人是“斜杠青年”，同时忙活好几份事业。

迈过人生的难关后，一些年轻人还会找他。一个短发的女生性格爽朗，她告诉徐世海，“以后可以把我当半个儿子”。

也有人最终删掉了他的联系方式。徐世海理解，生活重新开始了，忘掉过去挺好的。

每过一两个月，他就会去儿子的坟前，摆上儿子生前爱吃的鸡腿、爱喝的饮料。他会对儿子念叨那些被自己救下的孩子。他想，如果当初有人拉儿子一把，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

徐浩宇去世后，徐世海的主要精力都用来陪家人。他最关注的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一旦发现“看起来有问题”的QQ群，他就抄下群号，发给身边的家长一起举报。三四个个月里，他举报的30多个群先

后被处理。

他常和朋友交流与年轻人沟通的心得。他的一些朋友说，受他影响，自己也不再执着于孩子的学习成绩，会给孩子做好吃的，也会带孩子看电影放松。

如今谈起去世的儿子，徐世海会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时背过身去擦眼泪。他常备速效救心丸，防备想儿子想得太伤心。走在路上，看到和儿子相似的背影，他常常忍不住上前拉住对方，问一句“吃饭了没”。

在巨大的悲痛中，他依然选择在网上讲出丧子的故事，“让别的家庭参考，不要发生这样的悲剧”。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他担心“小偏方”不受认可，“毕竟，很多孩子出了问题，家长从不在自己身上

找原因”。

又一次陷入对儿子的想念时，他会翻出年轻人发来的信息，给自己打气。一个男孩拿第一笔工资给徐世海买了礼物。一个曾请他雇人袭击父母的少年，平稳地度过了青春期，现在向他咨询该给父母买点儿什么。

让徐世海最难忘的是，有年轻人说，自己也想有个他这样的爸爸。不止一个年轻人和他提过：“以后能不能叫你爸爸？”他全都拒绝了。

“无论如何，每个孩子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别人无法取代。”徐世海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徐浩宇为化名)

(晴动摘自《中国青年报》2021年5月12日，本刊节选)

《百年孤独》中，丽贝卡是个孤儿，无人关爱。一旦在世事中遭遇不顺，在爱情中受到煎熬，她便以吸手指、吃土，甚至吃蚯蚓，来克制爱的无能带来的痛苦。

《紫禁城魔咒》中，叶赫那拉孤独无比，开始偷吃宫中的木头。

《永别了，武器》中，在女友凯瑟琳生命垂危之际，亨利不断去餐馆进食……

黛安娜王妃因不被爱，患上进食障碍。她食量大得惊人，在暴饮暴食之后，又通过抠喉催吐，将食物从胃里清空。查尔斯难以忍受。他说：“我整个蜜月都在呕吐的气味中度过。”

你看，所有疯狂紊乱的食欲背后，都藏着一个可怜人。

而他们之所以可怜，在于失控的食欲里，那些无法克服的恐惧、不被安慰的孤独、永无餍足的虚空和爱的匮乏。

(轻尘摘自微信公众号“周冲的食与爱”)

失控的食欲

●周冲





说起教育，我们大概就会想到正襟危坐、面向黑板、聆听老师讲课的课堂教育。可是，有一群孩子在菜园里，接受了更为有趣的教

育。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种植萝卜、水芹、红洋葱、马铃薯、生菜、球茎甘蓝、罗勒、西红柿、四季豆、甜椒、胡萝卜、茄子、南瓜、节瓜和各种鲜花。他们还用自己的双手直接松土、捏碎肥料，每个手指缝里都弄得脏脏的。在为植物浇水、施肥的时候，他们还看到了瓢虫、蜜蜂，摸了蝼蛄、蜗牛和蚯蚓……这就是荷兰纪录片《菜园学堂》介绍的一种教育模式。

就在100年之前，荷兰还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某些城区里居住着赤贫的工人。他们的孩子就在附近的公立学校上学。有些学校为了解决食物短缺问题，索性就利用校园里的空地种菜。当时，阿姆斯特丹一共有13所学校拥有自己的菜园。如今已经没有学校需要靠种菜来丰富餐桌了，可还是有几个菜园被保留下来。每年春、夏、秋三季，孩子们就去菜园上种植课和园艺课。

初来乍到的小孩子叽叽喳喳，有的紧张，有的懵懂。老师问，食物是从哪里来的？很多孩子会说，是爸爸妈妈带回家的，或者是从超市里买来的。不过，很快他们就明白了，很多

食物是从土地里种出来的。有些植物，需要从春天开始翻土、分垄、落种，到秋天才能收获。而有些蔬菜在夏季一季就能收割好几次。孩

子们用自己种出来的菜，加上一些简单的作料和橄榄油，就可以拌出一盆新鲜、美味、环保的沙拉。他们还把菜园里的菜带回家，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分享。在纪录片中，孩子们还进行了胡萝卜称重比赛，最重的一根达到了800克。

老师在菜园里安装了运动感应式摄像头，居然拍摄到了各种小动物的来访——喜鹊、乌鸦、刺猬，还有狐狸。狐狸把这片菜园当作自己的“销赃点”——它将偷来的鸟蛋都埋在土里，可是时间长了连它自己都忘记具体地点了。在水边的菜园里还可以见到一些水生生物，例如水虱、小龙虾，甚至是水蛇。水蛇喜欢在肥堆里产卵，因为那里的温度稍高一点。

当所有的蔬菜都被采摘后，土地会迎来小半年的休养期，等待来年开春再次开始种植。其实菜园课堂的意义并不在于忆苦思甜，而在于耕耘与体验。或许只有通过种植，人们才能体会到终极的获得感。人在耕种的时候，培育了自己。天道与人道都在菜园里。

（梁衍军摘自《书城》2021年第4期，赵希岗图）

菜园里的教育

● 郁喆隽





乳制品工业污染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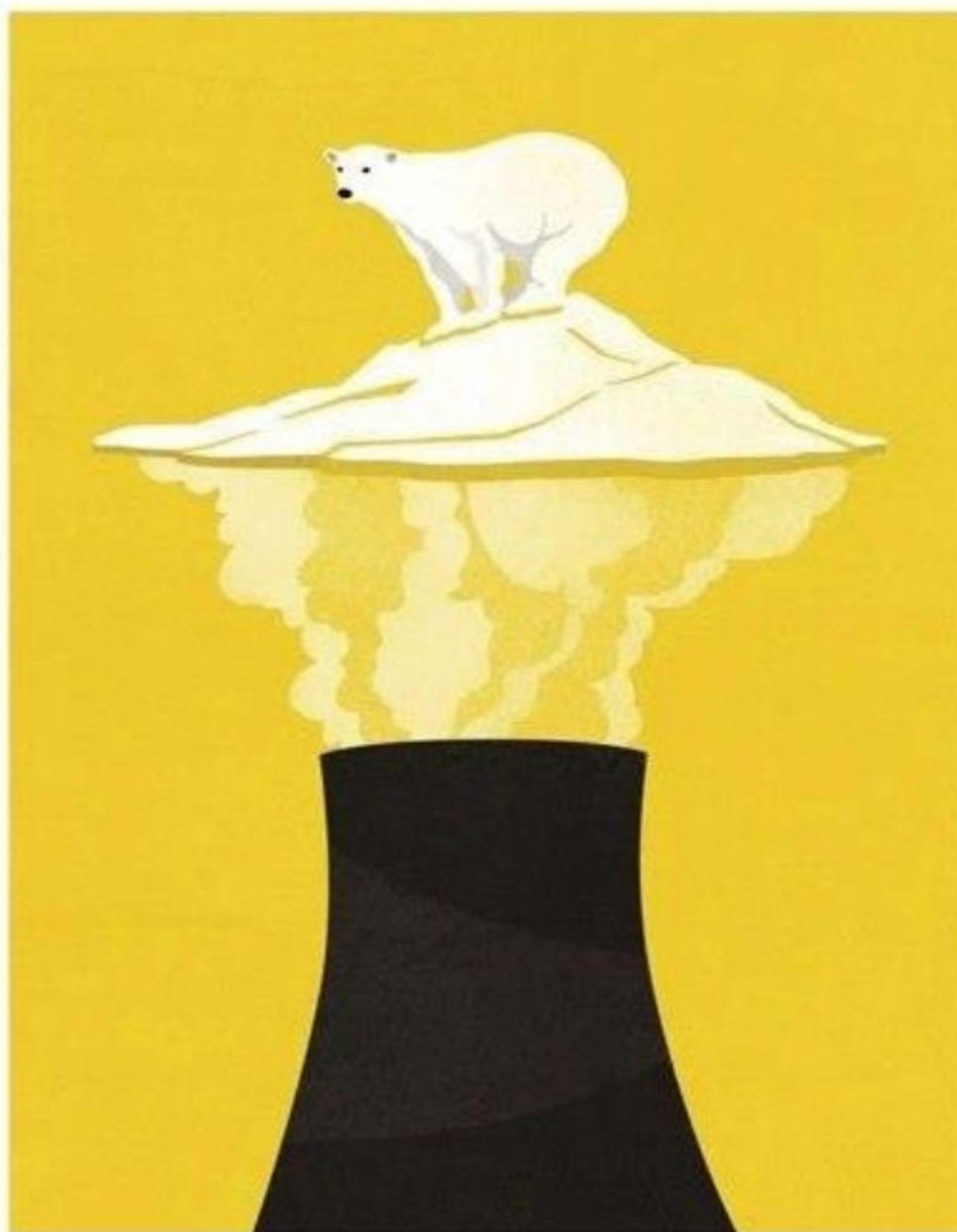


被束缚的动物

残酷的真相

● [立陶宛] 普利特尼凯特

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往往是造成地球污染的元凶，立陶宛插画家普利特尼凯特把这些亟须重视的环境问题画成一幅幅温暖又忧伤的插画，希望唤起人类的环保意识。 



燃烧化石燃料的隐形成本



尾气「海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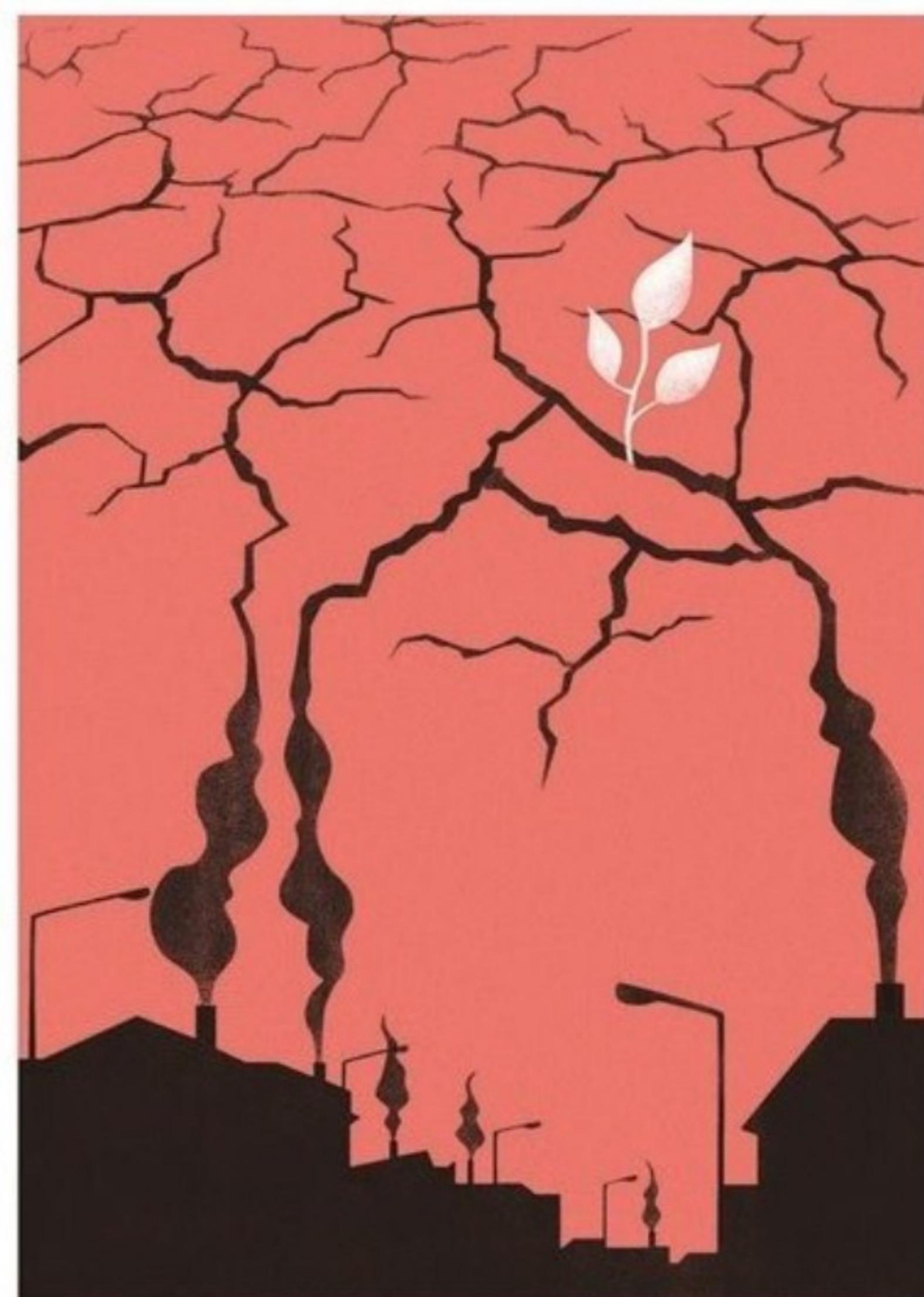
水瓶污染



卫生纸对环境的危害很大



不要发动洪水



给你的房子供暖，也是给地球「供暖」

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西部戈壁大漠的上空升起了壮丽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这举世瞩目的时刻，几位空军飞行员勇敢地驾驶飞机穿越蘑菇云，执行了取样任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尘封，看一看在当时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发生了什么。

严格保密的任务

1964年7月，上级决定在空军飞行航空兵某师挑选一架飞机和6名机组人员，执行一项重要任务。经过层层选拔和考核，辽宁海城籍的郭洪礼被选为机长，他是某团二大队二中队的中队长。飞机是从另一个团选出的。“执行什么任务谁也不知道，我和另外5名战友被光荣选上。”郭老回忆说。

机组人员组成后，飞机也飞到了北京。郭洪礼还记得，空军作战部的首长告诉机组人员：“我们国家要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总理对这次任务十分重视。”听闻任务和这次试验有关，几个人非常兴奋，郭洪礼代表机组人员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飞机在北京被简单改装，于一周后飞往西北某空军基地，前线总指挥张爱萍、空军副司令员程钧和专家们给机组人员下达任务：穿越



英雄飞行员郭洪礼

蘑菇云取样。原子弹爆炸后，地面有几十种手段收集样品，但只有派飞机直接进入蘑菇云取样，才能获得评价和分析爆炸效果的第一手重要科学资料。取样工作在原子弹爆炸30分钟后，在蘑菇云形成的7000米高空进行。因为原子弹爆炸30分钟后正是蘑菇云形成的最佳时机。太早，蘑菇云没有完全形成，气浪、涡流和强大的冲击力将损坏飞机；太晚，蘑菇云开始扩散，即使飞进去，也取不到所需的剂量，取样工作会前功尽弃。7000米的高度和预定穿云的方位都是经过周密计算的。

1964年10月15日，离原子弹试爆还有一天的时间，机组人员全天进行飞行准备。誓师大会上，郭洪礼代表机组人员宣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只要飞机螺旋桨在转，就要坚决完成任务。”

当天，张爱萍为机组人员送来一包板栗，表示对机组人员的鼓励。郭洪礼说：“当时大家十分激动，机组人员与兰州空军组共同分享了这包板栗。”

两次冲入蘑菇云

10月16日，大西北核试验场上，笼罩着紧张又神秘的气氛。

机组人员提前吃完午饭，在离飞机10多米的地方挖了一个大坑，用以隐蔽，以免受到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光辐射的影响。这里距原子弹爆炸点40千米，但由于地势平坦，视线极好。根据要求，在原子弹爆炸的瞬间，他们必须趴在坑里并且闭上眼睛。

下午2时59分40秒，历史性的时刻到了，主控制站的技术人员按下电钮，10秒钟后，控制系统进入自动控制状态。机组人员听到女播音员清晰而又略显机械的读秒声。霎时间，强光闪耀，天地轰鸣，一股庞大的蘑菇状烟云，旋转升腾，直上蓝天。

根据所学知识，郭洪礼知道当声音传来时，原子弹爆炸的辐射已过去，他大喊一声：“上！”机组成员立刻冲上飞机。这时，距机场

安放

●林深



换季时，发觉满满当当的衣橱里，竟然已无几件中意的衣服。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去年此时，究竟如何穿衣戴帽的，怎么毫无印象？

其实，荒芜的并不是衣橱，而是心头所好。旧的没能历久弥新，并非是因为衣衫破敝陈旧，而是对当初新衣的乍见之欢已渐行渐远。

人有很多类似细得不得了的感觉，他们并不明确自己缺什么，只是隐隐觉得属于自己的东西哪里不好。烦恼，也不是因为真的缺了什么，而是对已然拥有的物件不知如何妥善安放。时间一久，发觉安放的能力远比获取的能力更为有用。

（秋水长天摘自《今晚报》2020年12月9日）

40千米的爆炸烟云清晰地呈现在他们面前，巨大的烟柱拔地而起，直插云霄，上部膨胀变大。郭洪礼驾驶着飞机，当速度达到每小时240千米时，他轻轻拉起操纵杆，飞机离开地面迅速向空中飞去。

40千米的距离对飞机来说，只要几分钟就可以飞到，然而仅仅飞到还不行，必须要有一定的高度，太高或太低都不行。郭洪礼和领航员季献康密切配合，用20分钟爬到了规定的7000米高空，由于时间充裕，他和领航员简单商量了一下，改变航向，保持着平飞的状态向目标飞去。

当接近蘑菇云时，飞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驾驶非常吃力，郭洪礼和副驾驶员李传森极力保持着飞机的平稳，领航员季献康抓紧时间计算飞机进入的角度。很快，他们选中了紧靠蘑菇云中心的棕褐色部位，由西至东向那里飞去。在进入蘑菇云时，郭洪礼不由自主地咬紧牙关：“冲进去！”

飞机的左机翼几乎压着蘑菇云的中心，机身进入云中，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了。郭洪礼和战友们眼中看到的是黑中泛红的浓烟，身上感受到的是巨浪般的撞击。郭洪礼和机械师耿君不停地观察着飞机上的各种仪表，努力保持着飞机的航向。由于蘑菇云中气浪翻滚，机身颠

簸幅度大，他手脚并用，极力稳住野马似的飞机。飞机穿越蘑菇云的时间只有5秒钟，当郭洪礼准备向指挥部报告穿云情况时，在机舱监测的防化兵小高赶过来大声报告：“仪器上的红灯未亮，收集剂量不够。”郭洪礼一听急了，收

集的剂量不够，说明没有完成任务，这怎么行？于是，他大声对同伴说：“再来一次！”机组人员将飞机压了坡度后左转，迅速做好第二次冲锋的准备。

“当时想的是没完成任务哪行，真的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飞机刚刚飞进蘑菇云，监测仪上的红灯就亮了。“仪器亮起红灯时，我们长出了一口气，这表明，我们胜利完成任务了。”

埋藏35年的秘密

那次任务完成后，郭洪礼在部队里一直奋战到1983年，然后转业到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的葛洲坝工程企业总公司。由于原子弹爆炸任务的特殊性，他始终没有让家里人知道。郭老说这个秘密在他心中一直埋藏了35年，直到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辗转找到他进行采访时，家人和同事才知道，原来身边的人竟然是一位国家英雄。

（田龙华摘自微信公众号“文史博览”）



我的“外公”俞平伯

●张贤亮

知道平伯公去世，是因为我在乡下看了报纸。匆匆赶回城里给大姨俞成挂长途电话，交谈中却也很平静。前一个月，即9月份，我去武汉，路经北京，还看望过他老人家。看他灵魂已经离开了尘世，对世界和亲人已完全陌生，仅剩下一副枯槁的躯壳，让人从床上抱到沙发上，再从沙发抱到床上，我不禁黯然。

一代风骚，一派红学宗师，最后竟痴呆如此。我曾默默闪过还不如让他一死的念头。希腊哲人说过，死，并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而他的去世，我想，对他、他的家人，包括我在内，都可以说是一种解脱。91岁，毕竟享到了天年，寿终正寝，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因而也没有给我们生者造成不幸的感觉。我的“外公”平伯公可以说是一生活得和死得很洒脱，毫无亏欠了。

我的亲外公陈公树屏我并没见过。有一期《团结报》介绍过他的一些事迹。清末，他任江夏知县、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那篇文章中说他老人家还做过点好事。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赋闲。有一天，他突然有兴致要去看文明戏，演的正好是武昌起义。看到起义爆发时，他怕得从衙门的狗洞

往外钻，竟在戏院里当场中风，被抬回家后不久就故去了。

而平伯公就极看得开，一次，他和我聊起被下放到河南农村时，和外婆一块儿搓草绳的情景，还蛮开心的样子。其实，到一定的时候，狗洞也是可以钻的。所谓“龙门能跳，狗洞能钻”是也，我的亲外公如像平伯公这样洞明，说不定还能看见我出世呢！

我称平伯公为“外公”，是因为我的母亲和大姨俞成的亲密关系，从世交的辈分论排的。我在宁夏期间，母亲从宁夏被遣送回北京，一直和大姨一起住在平伯公家里。平伯公对我的母亲视如己出，多有照

拂，前后有十余年之久。

平伯公住在老君堂的时候，我也常去。那时我小，顽劣不堪，见了平伯公悚然哆嗦，不敢与语。过了20多年，我每次去北京，当然总要去看望大姨和平伯公。近十年来，一年中总要去几趟。这时，他们已经搬到南沙沟。我大了，他却老了。我每次去，都带些零食点心，他扶墙走到客厅，与我一起抽烟喝茶。

知道我居然也会舞文弄墨，他颇为欣慰。但他已耳聋，说话很吃力，只能说点短语和家常闲事。我出了第一本书，送他一本，他翻了翻，也就搁在一旁。我知道他不会看，以后也就不再送他。

他吸起烟来一根接一根，烟灰不住地落在衣襟上。我并不觉得埋汰，反而感觉那是一副不修边幅的文人风貌，那





咱们中国一年出几十万种新书，你最多只能看100本。看哪本呢？好多人就这样陷入选择焦虑。

但是你想想，如果你是去一家自助餐厅，餐厅里食物非常多，你的胃口又非常有限，你会焦虑吗？

你不会！因为你是给3个参数赋予不同的权重，然后端着盘子就冲出去了。

哪3个参数呢？第一是自己爱吃；第二是贵，平常不舍得吃，现在奢侈一下；第三是这东西听说过，但没吃过，想尝一尝。

那么，选书也是同样的道理：所选的书一定是自己喜欢读的；奢侈——选那些对自己涨工资、怎么挑男朋友没什么用的书；书里有平常脑子里根本就没机会想的问题。

日常的生活里，充满了各种鸡零狗碎的小烦恼。读一本

像吃自助餐那样选书

●顾衡

书，就是为了让你暂时忘却这些烦恼。

每一本书都像一把魔法扫帚，骑上它，你可以去很远的地方。如果你选的扫

帚是《制作PPT的18个小窍门》《如何开口让你的老板给你加工资》，那怎么去远方呢？

所以，一定要读一读对自己没有“用”的书，而且最好讲的是你从来没想过的问题。从非功利的角度读书，这是最要紧的事情。

我们说一个人穷，并不单指可供他支配的物质比较少，同时也指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逼仄庸俗的生活，把一个人本来高贵而精致的精神世界磨损殆尽。

（卧龙城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



时，他已80多岁了。我问他长寿之道。他笑着说，爱怎么活便怎么活，人就长寿了。他一生从不讲究饮食，老了也吃肥肉；不运动，不练气功，起居无常。

偶然一次说到《红楼梦》，他也只是说，那不过是本小说，小说就要把它当本小说看。话语虽短，我想这才是把《红楼梦》钻透了的返本归元之谈。你要把它看成“教科书”，看作真正的历史书，也只能由你。但那必然是非文学的评论，从而会搞出许多社会学的花样来。热闹是热闹了，却与文学自身的研究无关。

因为他已老了，有道是“一老一小”，老了就和孩子一样，所以我每次去，只能带点吃食让他开心，或是租车出去

找个讲究的餐厅撮上一顿。我与平伯公从没有认真谈过文学，没有讨得过如此亲近的一代文宗的教诲。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觉得后悔，倒认为自己还是有点儿体贴老人的孝心。要让一位垂垂老者搜肠刮肚地给你谈什么创作心得，自己收获不少，老人却筋疲力尽，这是自私的表现。

一位好友笑话我，说我有一个曾富甲一方的亲祖父，还有这样一个身为文学家的“外公”，却既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遗产，也没有得到过一句有关创作的经验，看来我真不愧是个苦命的人。如果说这是命该如此，那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外婆在1984年先平伯公而去，此后他精神更为不济。我到北京要是不住宾馆，就睡

在他隔壁房里。深更半夜，总听见他大声呼唤外婆的名字，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语，有时几近狂吼的地步。我并不感到森森然，反而体会到一位老人的眷恋之心和孤独之情。想到自己，也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也会半夜和他一样狂吼起来，就不禁神伤而失眠。读平伯公过去的文章，潇洒悠远而富有朝气，后来他竟被磨损得和一个普通老头儿没有两样。

呜呼！外公，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甘心地离开世界的。能做到您这样的俯仰无愧，也足够我们后人追思和仿效的了。

（含 烟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张贤亮经典散文》一书，刘德山图）

腊肉烧白这道菜，每年会在我家出现两次，小叔自己做，自己吃。

从2008年到现在，小叔一共做了18次腊肉烧白：每年5月12日那天做一次，除夕那天做一次。每次做完，小叔在饭桌上就守着那一盘菜吃。

家里人从不劝阻，因为我们都知道，小叔这样做，是为了纪念一个孩子。

1

2004年，小叔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北川羌族自治县关内漩坪乡教书。那个地方不大，一个年级只有三四十个学生，小叔在学校里是数

学老师，也当班主任。像小叔这样的年轻老师去家访时，很受学生的欢迎。乡下人热情，老师来了家里，家长说什么都会让老师留在家里吃饭，口头上留不住，人就会堵在门口。几次下来，家长们再留小叔吃饭时，他也就不推辞了。

每次学生们知道小叔要去家访，都会提前找到小叔，问

他喜欢吃什么菜，说回家好让妈妈给他做。小叔实在拗不过，就会说：“那我喜欢吃烧白，你妈妈会不会做呀？”

于是，在漩坪乡的那3年多，小叔吃过不少家长做的烧白。

那时，小叔班里有一个女生叫欣欣，跟我同岁，性格腼腆。知道小叔会去家访，却一直没敢当面问小叔喜欢吃什么。拖到家访的那天上午，小姑娘鼓起勇气，跑到班里其他同学的家里问了一下，再一路跑回家，告诉妈妈：“今天中午做烧白给李老师吃！”

可欣欣家里当时没有适合做烧白的五花肉，再去市场上买已经来不及了，妈妈就跟欣欣商量说：“家里没肉了，给老师吃其他的菜好不好？”

欣欣听了，自然死活不愿意，哭着闹着非要妈妈做烧白。她妈妈没办法，看到墙上挂着的腊肉，干脆就用它做了一份烧白。等到中午小叔来到家里后，欣欣妈妈笑着解释说：“孩子非要让做烧白，家里又没肉了，只好用腊肉做。李老师，你不要嫌弃，我们这个腊肉很好吃，你尝一下。”

小叔后来没跟我形容过那道菜的味道，他只是说，那天中午，他吃完了一整盆腊肉烧白。那个味道让小叔久久回味，有次他还特意去欣欣家里，请教她妈妈怎么做那道菜。当欣欣妈妈知道小叔是为学这道菜专程登门拜访后，爽快地说：“哎哟，李老师，你客气啥，想吃就让欣欣告诉我一声，我做好了用保温桶装

春天该很好， 你若尚在场

●姚铅墟





上，让她回学校的时候带给你。一顿饭而已，没啥不好意思的。”

小叔说：“那不行，哪能麻烦娃娃跑一趟，我多跑几趟，学会了，我自己在屋里也能做。”

2

如果不出意外，小叔会在漩坪乡待满6年，教完一届学生，再回到县城里教书。

可地震来了。

2008年5月12日那天下午，孩子们从家里返回学校。学校2点30分上课，2点20分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学生都到了教室，唯独欣欣的座位还空着。

眼看着要上课了，小叔正准备给欣欣的父母打一个电话，问问欣欣怎么还没来。这时，教室突然开始剧烈地晃动，随后就听见孩子们的尖叫声和桌椅板凳倒地的声音。小叔立刻反应过来，是地震！他朝学生大吼一声：“快跑！快出教室！”然后他跑到门边，用后背抵住正在晃动的门，把挤在门口出不去的孩子推了出去。等教室里的学生都跑出去了，他也跟着跑到操场上。

小叔站在操场上，朝教学楼的方向看了一眼，房子还在不停地抖动，不断有砖头、石块砸下来。他把自己班的学生集中到远离教学楼的地方，几位男老师集结在一起，爬上废墟去救被埋的人。

小叔一直在废墟上刨，刨到第二天早上，十个手指头已被磨得血肉模糊。

这样下去根本不是办法，村里决定，先派几个年轻力壮并且熟悉路的男人走回北川县城，去搬救兵。小叔也得回县城看看家里人是否平安。

滑下来的山体把原来通往县城的路都掩埋了，小叔一行人只能翻山回县城。那次他们整整走了两天一夜。到了县城，小叔的脚肿得几乎走不了路，可他直奔我爸上班的县医院。得知奶奶和我已经被转移到绵阳后，他和我爸一起坐车去了绵阳。

3

在绵阳九洲体育馆，小叔找到一个从漩坪乡转移来的人，打听小学死了多少人。

那人说：“现在还不清楚，但死的人肯定很多，好多人还没找到娃娃，又没有水喝，可怜得很。”

小叔一听，回想起除了欣欣不在教室，自己班的学生都跑出来了，就问那人：“那你知不知道街上卖腊肉、姓陈的那家的女儿跑出来没有？”

那人说：“姓陈的那家人就是没找到女子，怪得很，那女子班上的娃娃都跑出来了，只有她一个人，哪里都找不到。她的班主任又不在，那两口子急得很，天天坐在学校操场上哭，又没得啥子办法。”

小叔听了，心里一惊，当即就决定赶回漩坪乡。

我爸听了整件事，就说：“那我跟你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

他们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在九洲体育馆门口坐上到北川

县城的车，然后又跟着解放军一起翻山。

一进小学，小叔就看到欣欣的父母颓然地坐在废墟边，他连忙走过去，问欣欣有没有什么消息。夫妻俩一看到小叔，立马冲过来，欣欣的爸爸揪着小叔的衣领说：“我女子呢？为啥就她一个人不见了？”小叔连忙说：“那天中午你们女子没来学校，我刚想跟你们打电话问她是不是出啥子事了，就地震了，我也不清楚她在哪儿。”

小叔话音刚落，就结结实实地挨了欣欣爸爸一拳：“我女子那天中午都走到学校门口了，还专门跑回家来给你拿腊肉，你说你没看到，你有没有良心？”

欣欣妈妈抹着眼泪，对小叔说：“我女子那天中午看到我从墙上取下来一块腊肉，听我说这是要拿给你的，就说她下午上学的时候把腊肉带给你。我想了一下，就那么一块腊肉，又不重，她也拎得起，我就说‘要得’，让她顺便带给你，你也难得跑过来拿……

“然后我就把腊肉放到桌子上，让她午觉起来后记得拿。结果她起来就直接走了，腊肉也没拿，我觉得没拿就算了嘛。哪晓得过了一阵，她又跑回来，说走到学校门口才想起没拿腊肉……

“我当时还骂她，‘没拿就没拿嘛，你还跑回来干啥，等下上学万一迟到了怎么办？’她都没听我说完，抱上腊肉就又跑了。”

说到这里，欣欣妈妈停顿

了一下，接着，哽咽着说：“我哪晓得她根本还没走到学校就遇到地震了，从屋子到学校这一路，我都找了几圈了，就是没找到我女子。”

小叔愣在原地，过了半晌，几乎吼着说出来：“我不是说了我自己去拿腊肉的吗！”说完，没等欣欣爸妈反应过来，就跑了出去。我爸见状也赶紧跟着跑了出去。

他们俩沿着欣欣家到学校的那条路一直找，要不是我爸几次拦着，小叔差点儿跳下山崖去找。

我爸见这样子也不是办法，就去找当时援助漩坪乡的解放军，让他们帮忙找找孩子。

后面的几天，我爸、小叔还有两个战士，轮流用绳子拴着到悬崖下去找欣欣。在第三天的下午，满脸是血的欣欣终于被一个战士抱了上来。

欣欣爸妈看见自己女儿成了那个样子，木然地坐在旁边，连哭的力气都没了。小叔站在一旁，哭得根本站不稳。

几天后，欣欣就下葬了。下葬那天，欣欣爸妈不准小叔去。小叔只能离得很远，站在一座小山头上，远远地看着欣欣的葬礼。

4

后来一段时间，小叔每天都去欣欣家门前站着。

开始，欣欣爸爸一看见小叔就要揪着他打，时间长了，也就任由小叔那么站着，不再管他。

有一天，我爸陪着小叔进

了欣欣家的门。一进门，小叔就冲着他们两口子跪下：“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家，对不起你们的女儿。我不奢求你们能原谅我，我希望你们能接受我的道歉。我以后每个月都会来看你们，我给你们养老。”

说完，小叔朝他们磕了个头。

欣欣爸妈听完小叔的话，没立即表态。

在新的北川县城修好之前，小叔一直陪着欣欣爸妈。也就是从2008年开始，小叔再也不吃外面的烧白，只吃欣欣妈妈做的烧白和自己一年当中做的那两次烧白。

后来听我爸说，欣欣爸妈对小叔的态度缓和了些，准许他进家门，有时候还会让他上桌一起吃饭。

3年后，欣欣爸妈又生了一个儿子，小叔跟我们说起这件事时，笑得比谁都开心。夫妻俩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叫陈祝安：“祝安，就是祝福他这一生能够平平安安。”

北川重建之后，小叔回到新县城上班，每个月按时给欣欣爸妈打钱，也会抽出时间回去看望他们。

夫妻俩对小叔的态度慢慢好转。后来小叔结婚，他们还托人送来几块腊肉和几斤芽菜。

去年，我考上大学，在家里办完酒宴的第二天，小叔叫我陪他去一趟欣欣家。去的路上，小叔在车里一直重复播放着张国荣唱的《春夏秋冬》，一路上我都在玩手机，没太在意。

到了欣欣家，欣欣爸妈看见小叔来了，便迎了出来。那天中午，欣欣妈妈又做了腊肉烧白。

腊肉切得很薄，用筷子夹起，美如水晶肴肉。山里人自己熏的腊肉好过城里卖的，光用鼻子闻，就能闻到一股浓郁的腌熏香味儿。

小叔指着我说：“这是我哥的女儿，和欣欣一样大。她今年刚考上大学，欣欣要是住，也会是她这个样子。我越想越觉得对不起你们，真的对不起。”

欣欣爸爸看了我一会儿，瘦得像刀刻的一张脸转向小叔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再伤心难过也是没办法的事，把现在的娃娃照顾好就对了。”

说着，他把安安叫到跟前，指着我对他说：“你姐姐要是活着，也像这个姐姐这么大了，你知道你有个姐姐？爸爸跟你说过很多次，你要记住你的姐姐。”

吃完饭，我陪着安安在院子里玩，他靠在我身上，奶声奶气地叫着：“姐姐，姐姐。”他爸妈见了，只顾冲着我们俩笑。

回去的路上，车上还是单曲循环播放着《春夏秋冬》，我问小叔为什么老放这一首歌，他说：“我一听这歌词就能想起欣欣，我不能忘了她。”

我去网上搜了歌词，歌里唱道：“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边城摘自微信公众号“人间 theLivings”，本刊节选，刘程民图）



创业者的四个陷阱

●胡 泳

第一个陷阱：从历史上看，大多数成功的新发明或新产品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市场初衷。

一个例子是，海厄特发明了滚柱轴承，他认为这种轴承非常适合用在铁路货车的车轴上。此前，人们使用浸满油的破布来减轻车轮的摩擦。海厄特竭尽所能劝说铁路公司采用他的新发明，后者却拒绝丢弃那些破布，结果海厄特的公司被迫宣告破产。

通用汽车公司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斯隆，却在此时让自己的父亲买下海厄特的小公司。不像海厄特，他愿意把这种产品推向完全不同的市场，那就是刚刚兴起的汽车市场。只用了两年，滚柱轴承的生意就开始兴隆起来。整整20年，亨利·福特一直是斯隆的最大客户。

创业者为什么会对送上门的成功拒而不纳呢？原因很简单，那不符合他们的计划。创业者相信他们能掌控一切。

第二个陷阱：创业者认为，对一个新企业来

说，利润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利润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是现金流。巴菲特说过，如果他想了解一家公司经营得怎么样，他不会去听证券分析师怎么讲。他们谈论盈利，而那与经营根本不相关。但他会去听取银行信用分析人员的说法，因为他们谈论的是现金流。

第三个陷阱：管理能力赶不上发展势头。迅速地翻番式的成长会给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创业者能看到销售额的攀升和利润曲线的上扬，却往往看不到管理基础被侵蚀。在这个陷阱面前，80%的企业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甚至就算你的企业是以一种正常的速率增长，到第四年左右的时候，管理上的左支右绌也会给创业企业以重击。

管理能力与发展能力之间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张力？如果某个客户说，“如果你能制造出1万台某种产品，我们就跟你签合同”，这时你却想，“这个机会多好啊，但我有点担心我们完不成订单”，这就是张力开始出现的时候。为了避免此类危机，创业者必须组建一个创业团队。创业之初，一个典型的创业者事必躬亲，他有帮手，却没有同事。至少需要一年甚至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打造出一个团队。

最后一个陷阱：当企业成功以后，创业者开始把自己置于企业之前。他为这个企业付出了如此之多，公司生意很兴隆，团队也不错，现在他问自己：“我想要什么？我的角色是什么？”这种问题很可能会毁了他自己以及这家企业。他应该问自己：“这家企业在这一阶段需要什么？我有它需要的能力吗？”很多时候，这需要外力的作用，需要有人狠狠地“踢”创业者一脚，让他面对严酷的现实：他长久以来做的这份工作已不再是一种享受了。

管理学家德鲁克提倡领导者要有一种“智力上的诚信”。它是一种看待世界如其所是的能力，而不是想当然地看世界。这要求创业者本着客观的精神处理他们的工作。如果你创业，就需要明白，创业者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所创立企业的仆人。将你的热爱、希望、偏好等置于企业之下，是你的责任所在。

(客 知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数字位移：重新思考数字化》一书，小黑孩图)



特别的感觉

大明最近在追一个姑娘。每次请姑娘吃饭时，他都会问对方，对自己有没有特别的感觉，姑娘每次都说“没有”。

这天，大明下了血本，请姑娘在豪华餐厅吃饭，席间，两个人相谈甚欢。在送她回家的路上，大明试探着问：“今天你总该有点儿感觉了吧？”

姑娘开心地说：“有，感觉吃得非常饱！”

绝对是女孩

小丽对闺蜜说：“我怀的绝对是女孩。”

闺蜜好奇地问：“你是咋知道的？”

小丽叹气道：“孩子在肚子里一直很安静，可是只要我走进卖包的店里，胎动就特别厉害。”

兄弟情谊

大伟跟女友回家见家长，发现女友的父亲竟是跟自己称兄道弟的工友，不禁脱口而出：“大哥好！”

一家人全愣在那里，女友的父亲连忙打圆场：“你这孩子，紧张什么，过来陪我喝两杯，咱俩的兄弟情谊到此为止，以后你得管我叫爹！”

伤口的位置

小老虎哭着找到虎爸爸：“爸爸，我的头上被小狮子划了一道伤口！”

虎爸爸笑着说：“没事，男的嘛，谁身上没点伤！”

可是当看到伤口的位置

特别的感觉

大明最近在追一个姑娘。每次请姑娘吃饭时，他都会问对方，对自己有没有特别的感觉，姑娘每次都说“没有”。

这天，大明下了血本，请姑娘在豪华餐厅吃饭，席间，两个人相谈甚欢。在送她回家的路上，大明试探着问：“今天你总该有点儿感觉了吧？”

姑娘开心地说：“有，感觉吃得非常饱！”

绝对是女孩

小丽对闺蜜说：“我怀的绝对是女孩。”

闺蜜好奇地问：“你是咋知道的？”

小丽叹气道：“孩子在肚子里一直很安静，可是只要我走进卖包的店里，胎动就特别厉害。”

兄弟情谊

大伟跟女友回家见家长，发现女友的父亲竟是跟自己称兄道弟的工友，不禁脱口而出：“大哥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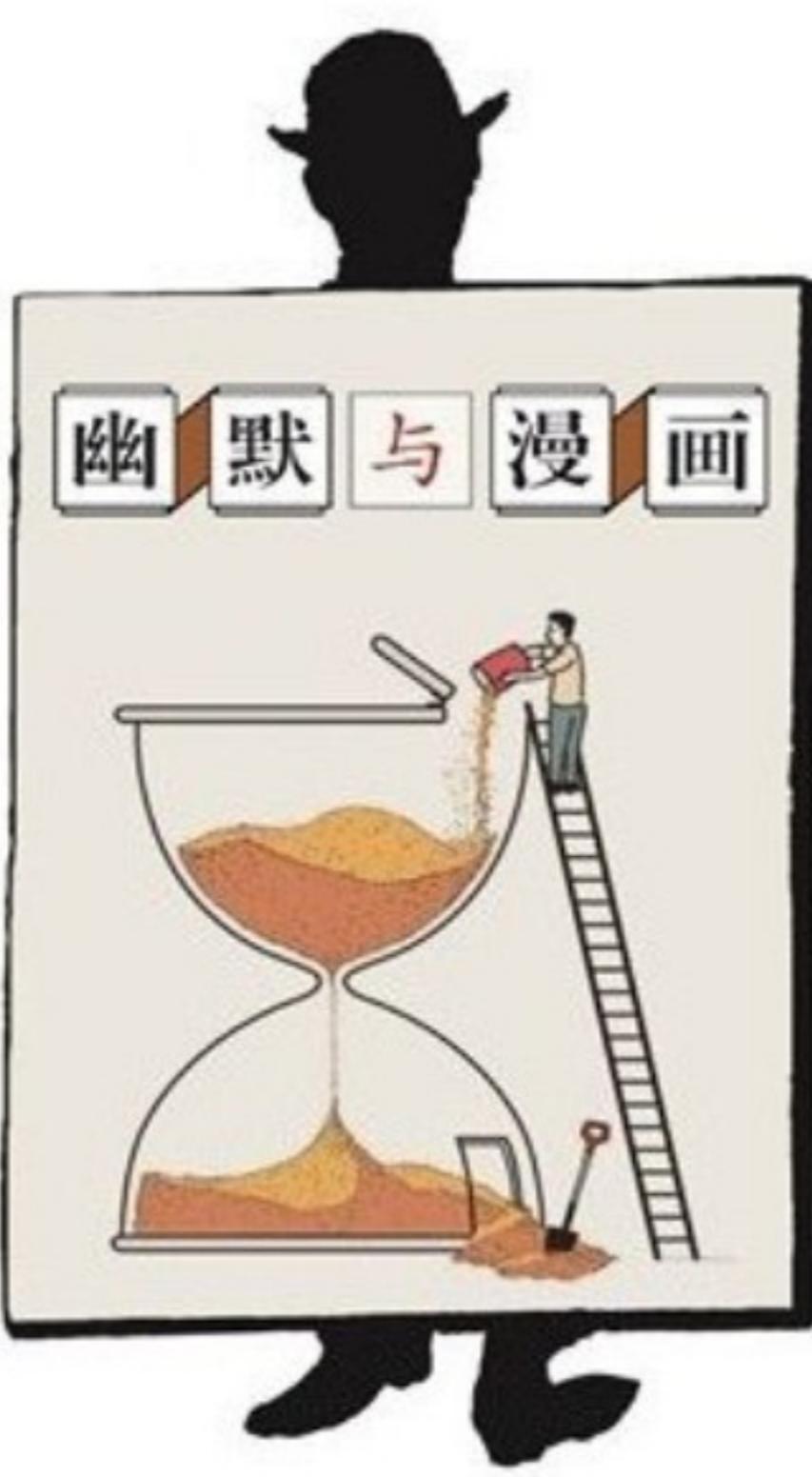
一家人全愣在那里，女友的父亲连忙打圆场：“你这孩子，紧张什么，过来陪我喝两杯，咱俩的兄弟情谊到此为止，以后你得管我叫爹！”

伤口的位置

小老虎哭着找到虎爸爸：“爸爸，我的头上被小狮子划了一道伤口！”

虎爸爸笑着说：“没事，男的嘛，谁身上没点伤！”

可是当看到伤口的位置



年 龄

办公室女秘书小张倒茶时不慎摔倒，牙关紧咬，爬不起来，看上去伤得不轻。我连忙打了120。“伤者多大？”医生在电话里了解情况。我说：“大概30岁吧。”这时，小张在旁边痛苦地哼了一声，挣扎着伸出食指和中指说：“28岁……”

神回复

问：女朋友是“妈宝”，出门约会都得经过爸妈的同意。这让我很不舒服，该分手吗？

神回复：你分不分手还要听QQ网友的意见，你是“Q宝”吗？

问 题

最近有老虎下山的新闻报道，我们正在讨论应该如何防卫的问题。闺蜜最积极，叽里呱啦地说：“要是我碰上它，立马跪下，抱着它的双腿叫‘爸爸’，毕竟虎毒不食子。”我顺口接了句：“虎父无犬子……”

这活儿没法接

李姐有严重的洁癖，每天都要打扫卫生，还嫌家里不干净。这天，她请了一个保洁阿姨来大扫除。

阿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郁闷地说：“不好意思，这活儿我实在没法接。”

李姐急了：“怎么，很难打扫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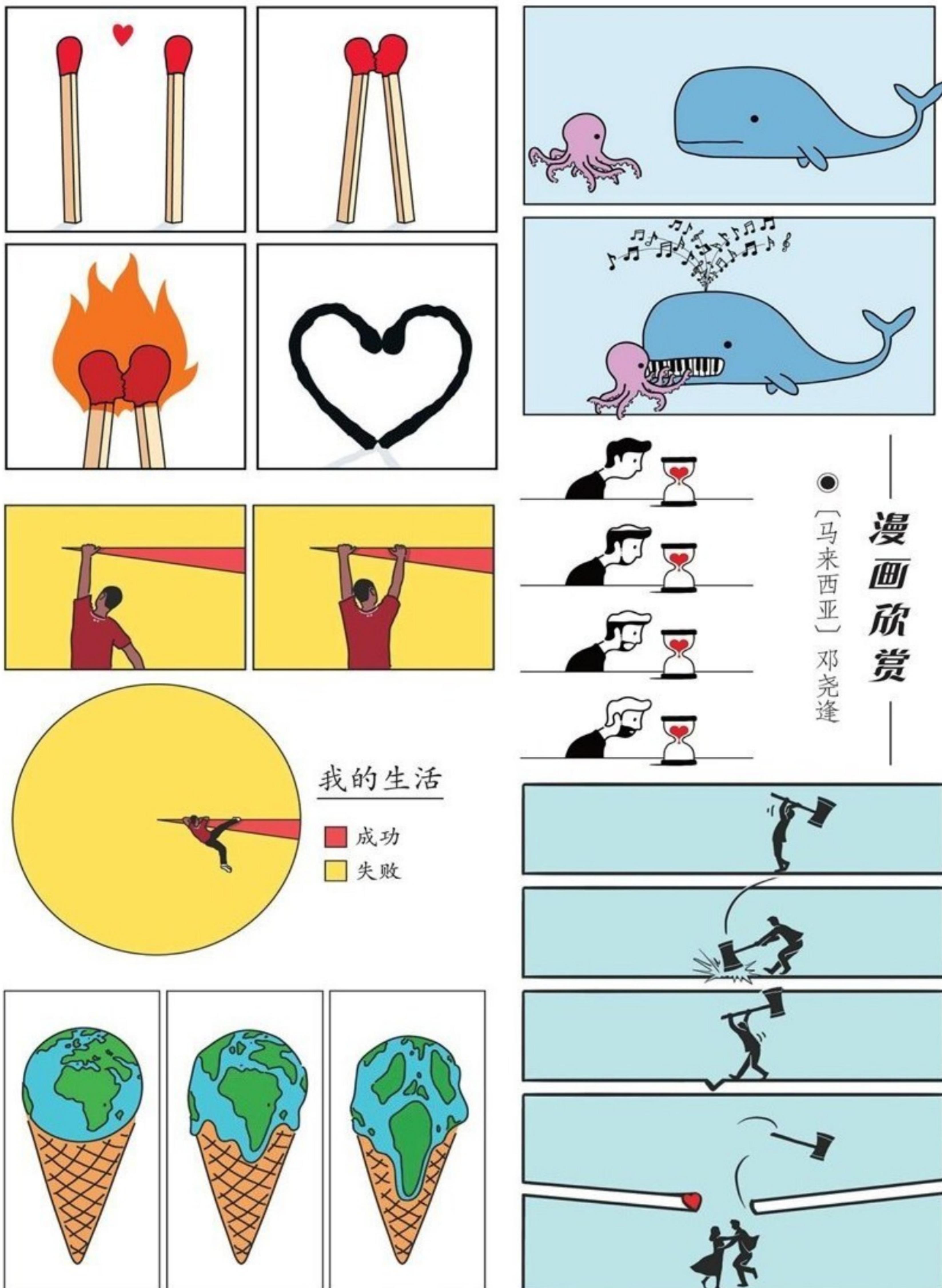
阿姨苦着脸说：“不是。要不我把刚才留下的指纹擦掉吧，你家实在太干净了。”

搭 仙

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我旁边坐了一个很帅的小哥哥，我绞尽脑汁地想和他搭讪，于是问：“帅哥，你也去北京吗？”小哥哥用无奈的眼神看着我说：“我们俩同坐一趟直达北京的航班，难道我中途跳下去吗？”

见证奇迹

妖魔鬼怪在开会。“唐僧肉好吃，但孙悟空不好惹。他的兵器威力无穷，我等休想接下他一棒。”“如果接下呢，会怎么样？”“接下来？嗯……那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 [马来西亚] 邓尧逢

漫 画 欣 赏



近几年，“深圳中学豪华教师阵容曝光”这类话题经常上“热搜”：名牌中学招聘的教师清一色地毕业于国内外名校，其中博士占了四成，甚至体育、艺术这些人们传统观念里的“副科”老师也不例外。这几年，名校学霸当中小学老师好像已经不再是什么稀奇的事。

这是一种“卷”吗，还是一种个人选择？这是教育资源的浪费吗，又或是教育的本质已经发生改变？

决 定

“导师听到我做了这个决定，当场脸就黑了下来。”

韩仙森是当年陕西省安康市的高考文科状元，没什么悬念地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了大学以后，他的成绩依然很好，其他人可能早早开始考虑去职场发展，他本科毕业后顺利直博。“没想那么多，反正会读书，那就再往上读。”韩仙森说。北大有太多“神”级学霸，和他抱有同样想法的学生也不在少数。

导师从大二开始带他，彼此都有很深的信任。师门里，他是最受喜爱的学生之一：成绩好，有天分，多年以来，又由导师亲自栽培。他的学术之路本来是清晰可见的：发论文、进高校、做研究——直到他决定接下中学语文老师的录用通知。

做了决定的当晚，韩仙森给导师发了很长的信息。他知道导师对自己的期待，觉得有必要给导师一些合理的解释。

他讲了自己和许多青年研究者的困境与困惑，讲了自己所需要面对的生活。对他而言，那条大家都看好的路，其实并不好走。

韩仙森记得，刚开始读博的时候，论文的开题让他苦不堪言，虽然后来进展得还算顺利，预答辩时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但是那种一开始的痛苦和自我怀疑的感觉始终没有真正离开他。“如果我进高校做研究，这种痛苦大概会变成我的日常感受吧。”他说。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当下的学术圈对年

轻学者并不友好。国内高校的门槛越来越高、资源越来越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韩仙森身在圈子里，无论往前还是往后看，都只觉得越来越灰心。

除了时间上的巨大消磨，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之路也并不平坦。那些德高望重的学者发论文、申请课题、拿经费都很容易，但越是被这些指标压迫的新人，越难获得这些资源，压力就越大。这些年，高校青年教师的离职率非常高，很多人都因为顶不住压力选择离开。

“如果说拿着高学历去中学教书是一种‘内卷’，在高校内部，又何尝不是被‘卷’呢？”

因为这样的事情看得太多，韩仙森认为自己的前景并不乐观。学术理想是一回事，现实生活却是另一回事。

韩仙森所在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直博班级里一共10个人，在一切尘埃落定以后，有5个人选择去当中学老师。

不知道他们各自的导师都有何感想，但或许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今时不同往日，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已经有不太一样的路可走。

“你们不要觉得这是学术资源的浪费。我可以很直白地讲，国内的学术圈现在已经非常饱和了，就算少我一个，或是少了我们几个，也一点儿都不可惜。”韩仙森说。

选 择

韩仙森入职的中学对他非常重视，班主任和校长都陆续找他谈过话，并且非常积极地开出优厚的条件。户口自不待言，住房也一并解决了，再加上可观的收入，北漂的年轻人最为之头痛的难题，这份工作都帮他一一解决了。

如果进高校，他可能很难获得这样的礼遇和重视。

韩仙森说，那所学校同期还招了3个语文老师，都是从海内外名校毕业的硕士、博士，并且，“本科都是北大的”——在顶级学府那条

高考状元为什么要当中学老师

● 麻 薯



隐形的鄙视链里，这一点很重要。

“其实在重点中学对于老师的学历要求都很高。但这也不奇怪，这些学校的学生本来是有潜力上清华、北大的，让毕业于清华、北大的老师来教并不为过。而且很多这样的中学都很重视学生的综合发展，在教学上也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应试。”

知乎答主“抠歪歪”是通过竞赛保送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后来在该校读到了博士。毕业后，他拒绝了互联网“大厂”的高薪工作，先是进了一所普通高校任教，之后又回到家乡成都当初中老师。在这件事上，他可能有一定的发言权。

在高校的时候，他拿着最低的课时费教着最难的课，编制下来前不能领工资，只能蹭同事的饭卡。杂事多，没有时间写论文，即使发了论文，一篇SCI（科学引文索引）的奖励只有2000元。

相比之下，初中老师的生活让他如鱼得水。工作强度适中，带学生参加竞赛时解决那些难题有如“降维打击”；待遇非常优厚；每天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周末可以打游戏、钓鱼、爬山。他说：“学术界不缺我一个，但我可以培养100个博士。”

如果说，这些老师的选择是因为对稳定和轻松的向往，那陈宁的选择则是因为积淀了多年的理想。

他是吉林省当年的高考文科状元，却去清华大学读了工科类专业。本科、硕士念下来，

他又成了深圳某所初中的文科老师。

陈宁一直对教育感兴趣，本科和硕士期间，曾参与过教育方向的创业，也早早地确定了将来会以教育作为职业方向。他一直在想的问题是：怎么能够通过教育，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普通的公立学校多少有一些制度上的限制，就在他踌躇的时候，现在工作的学校的校长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给他在教育上充分的自由度，使他不必为常规的职称或级别所累。

他参与的教学工作有点特殊——那是一所实验性质的学校，不单纯以中高考成绩为目标，而是旨在培养身心健康、自由快乐的孩子。班上10多个孩子，都是帆船运动员。说他教的是“文科”，也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体系里，他们抛掉了固有的课程体系，试图以一种更具有通识性质的方式教授知识。课程是陈宁自己研发设计的，“比如我就会把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学串在一起讲”。

当时，他非常有干劲地接下了这份工作，每天兴致勃勃，常常不知不觉地工作到晚上11点多。一个月以后，他就升任部门的负责人。这是他真正喜欢的东西：能够自由地负责教学任务，又不必被行政系统牵制。

他身边的同事里，有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教育系，也有人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家都有非常好的教育背景，又都是年轻人。从他们身上来看，某些关于教育的理念和想法确实在





PDF杂志购买微信 bzwfz888888

发生改变。

适 应

很难说，这些学霸和中学老师这个职业，究竟是谁选择了谁。陈宁从高中起就发现自己很会教人，那时候，他听其他同学向老师提问，老师听不明白学生哪里不懂，解答的过程更是让学生听得云里雾里。陈宁在一边干着急——他几乎瞬间就理解了同学到底卡在了哪个难点上，比起老师，他好像可以把这个问题解答得更加清晰简洁。

但当最聪明的学生变成老师，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百分之百适应。陈宁刚入职的时候会感到有些沮丧：“你得承认，这些学生确实不是我一路以来接触的最优秀的学生。有时候偶尔会觉得，对于一些很简单的东西，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为什么学生还不能理解呢？”

他班上的孩子绝大多数家境非常优渥，父辈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资源。“有时候看着他们，我真的会觉得‘要上进、要努力’这一类的话，显得很没有说服力。”陈宁说。

他花了差不多半个学期的时间来适应这件事。“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本来就是一种稀缺品质，而且我的学生才上初中，年纪都很小，还有很多可能性。”他慢慢地转换了一种思路来教育他的学生，“他们可能确实不必通过一场场考试来实现人生价值，但我会引导他们思考，通过学习，他们能为社会创造什么价值。”

这位顺风顺水的学霸甚至也开始换个角度看这些小孩：“他们在帆船上的训练是很有成绩的，可能有不输专业运动员的水准。我虽然很会学习，但在这一点上，我比不上他们。”

因为自己心理的微妙起伏，他对中学大量地聘用高学历人才持保留态度。某次参加校友会时，他无意间听到身边两个女生交谈的内容，她们明显也当了中学老师，并且有些刻薄地挖苦自己的学生太笨，什么都学不会。当时他心里非常不好受。

“学校也好，政策也好，确实给了求职者很优厚的待遇，但吸引了很多根本意不在此的人来当老师，毕竟大家都要生活。但很多人在心

态上确实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有些学校本身没有足够的积淀，会和这些所谓的高才产生一些排异反应。我们不妨看看3年后，这些老师的留存率是多少，其实，我心里对此是打了个问号的。”陈宁说。

对他来说，甚至他自己的未来也是未知的。他说自己没有想过要一直当老师，他对教育的热情原本也不必通过当老师这一条路来实现，而且，“目前的选择是任性的选择，只能说，这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言 知摘自微信公众号“Epoch故事小馆”，本刊节选，王 青图）

记忆的容器

●苗 炜

一个人，是记忆的容器，是记忆的载体。

记忆有时候还能支撑人活下去。福克纳有一部小说《野棕榈》，讲的是一对男女的爱情。女人死了，男人被判入狱50年，他要在痛苦的回忆中度过50年。有人建议他自杀，结束这无边的痛苦，但男人拒绝了。他说，如果他死了，有关爱情的记忆就彻底消失了。他的肉体将成为记忆的容器。

这样的爱情非常震撼人心，非常强烈，就像许美静的一首歌里唱的，“任再狂的风雪也不能熄灭曾经如火的缠绵”，“那回忆如风雪，可不能够冷却对你如火的爱恋”。这首歌叫《蔓延》。



你要是经历过一段特别强烈的爱情，在肉体上有很美好的记忆，就能明白许美静的那首歌唱的是什么。

（始 爱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文学体验三十讲》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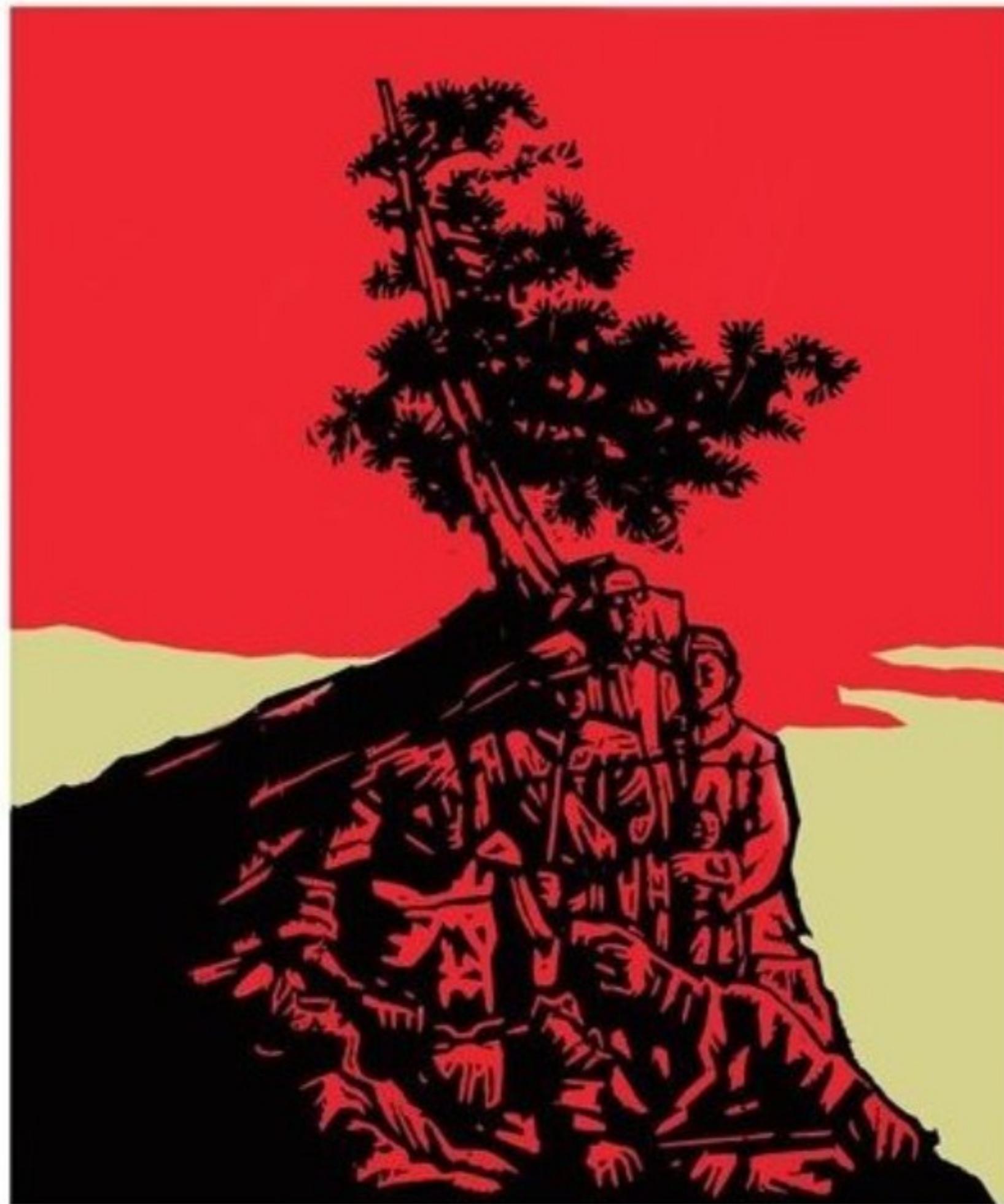
20世纪40年代末，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的消息，传到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那是一个被高墙电网禁锢的黑暗世界，但听到胜利的消息时，狱中的共产党人欣喜若狂。

一号牢房里的一个战友，带头唱起革命歌曲，整个集中营成了歌的海洋，令狰狞残暴的狱吏、军警大惊失色。接着，战友们在放风时，自发地搞了场联欢活动。带头唱歌的那位战友，拖着镣铐表演了一个节目。他用绳子提着沉重的铁脚镣，在一阵“当啷当啷”声中艰难出场，走到院坝中间。站定之后，他竟跳起踢踏舞，节奏紧凑、明快。看着演出，战友们落下眼泪，心里却燃起一团烈火。

舞者，便是后来从白公馆越狱成功、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

1956年，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把这些英雄先烈的斗争事迹，整理成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读过《在烈火中永生》的共青团中央的同志，于1958年来到重庆，找到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动员他们将回忆录再创作成小说，以便更形象生动地教育青年人。开始，他们有些畏难情绪。因为他们认为回忆录是真人真事，只要如实叙述即可，而小说是虚构艺术，要完成这一文学上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罗广斌等人还是以巨大的勇气，接受了这项任务。他们写出第一稿后，请专家过目。专家看后，笑了笑，说这仅仅是一堆素材。他们只好再起炉灶，经过苦战，又写出了《禁锢



《红岩》背后的故事

●汪兆骞

等人听了这些意见之后，写信给马识途：“无论将要面对怎样的失败，无论有什么巨大的困难，都不能阻止我们前进。这不是个人写小说的成败得失问题，而是那些先烈绝不允许我们怠工，一定要坚持下去！”

为了创作这本书，编辑3次到访重庆，作者3次到北京改稿。3位作家准备了上千万字的材料，整理了200多位烈士的小传。小说经过3次大返工，6次大修大改，最终从300多万字浓缩成40多万字。经过作者和编辑等人的努力，最终，《禁锢的世界》在付印前才改名为《红岩》，于1961年年底定稿。罗广斌写完《红岩》最后一个字之后，动情地给编辑部写信说：“我改出瘾头来了！”

迄今，《红岩》发行量已超过1000万册，还被改编成电影、歌剧和话剧，甚至远播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云 平摘自现代出版社《启幕：中国当代文学与文人》一书，陈 曦图）

的世界》。1959年10月，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庆祝国庆节的欢乐氛围中，《禁锢的世界》作为献礼的文学作品，被送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社不敢怠慢，将《禁锢的世界》排印了60本，除了留几本供编辑审阅，还送给马识途、沙汀等名家进行审读。

不久，就有反馈意见传回来，认为该稿虽然把革命者的牺牲写得惨烈，但调子太过低沉，对斗争情况表现不足。对此，马识途的意见是：“监狱是我们地下党的第二个战场和共产主义学校，小说在这方面写得很不足。”罗广斌

纵浪大化中

● 沈嘉柯

东晋诗人陶渊明写过《形影神三首》，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几句作为收尾。

真奇怪，当别人汲汲于名利，拼命捞取高官厚禄的时候，陶渊明却退出江湖，拂袖而去。天天喝酒天天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老老实实当个隐士也就算了，偏偏他不乐意。当别人大聊玄学，赶时髦饮酒的时候，陶渊明又开始认真思考生死的意义了。

偏要格格不入，偏要跟别人不一样。

于是，就有了开头提到的《形影神三首》。“大化”是天地自然而然变化的过程。那几句诗的意思是，把自身放回自然中去，顺其自然，随缘而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必想太多。



人自封为万物之灵，但这万物之灵，说起来又粗糙无比，存在种种毛病。人不过是由猿演化而来，褪去多余的毛发，直立行走，跑得不算快，力气没多大，个头儿也就那么高。远古时候，人摘果子填饱肚子，要活着，要吃喝，要交配，要打猎，又要提防被其他猛兽吃掉。这种脆弱的动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围着篝火传唱喜悦、悲伤、惊恐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莫名其妙地吟哦、感叹一些音节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心头空明，体悟到难以言喻的情感的？

我有时候仔细想想，也觉得奇妙。人不过是天地间成千上万种动物中的一种，居然开了灵窍，有了忧伤哀愁、迷茫惆怅。而别的动物依然懵懂无知，只有人类对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等痛苦感念甚深。

陶渊明之后，过了1300多年，有本著名的小说《红楼梦》诞生了。那部小说里也有首偈偈，想当初，“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

真奇怪，曹雪芹一边觉得石头锻炼通灵后于人间觅是非，不如昔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一边又在点赞几个女子的“小才微善”，讽刺冠带须眉男子们庸庸碌碌、不走正道，忧国忧民，悲号“无材可去补苍天”；一边明知道“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边又有滋有味地写那些春夏秋冬轮换着穿的漂亮衣裳，姐姐妹妹结社雅集，写诗，吃螃蟹，咏海棠，看戏，喝茶，赏雪，行酒令……

我忍不住“扑哧”笑出声，哎呀，读书人。

比起浩瀚的宇宙，人类特别渺小。但整个宇宙，如果没有人类这样的生灵，再浩瀚也是没有意义的。

多么孤独的万物之灵。



父亲80岁那一年，儿女们开始为他置办墓地，这也是一种冲喜。

二老亲自看过一次。陵园位置甚好，依山傍水，景色清幽，但就是远，开车过去要一个多小时，即便坐在前排，也被颠簸得不好受。

付清款项，父亲便召开家庭会议：“如果你们的母亲走在我前头，就入土为安；如果我走在她前头，就先不葬，骨灰盒放在家里，等到最后一起合葬。”

儿女们都呆住了。

父亲徐徐解释：“冬至、清明都要扫墓，去一趟那么远，你们的妈妈晕车。盒子放在自己家方便，也能给她做个伴儿。”

儿女们懂了。

四五年后，老父病逝，骨灰盒就摆在父亲原本每天看书写字的书桌上。这一场病来得急，还散了一桌子字画、碑帖、宣纸，来不及整理，只是墨盒早就干了。

儿女们想收拾一下，母亲制止了，拿起

丈夫用惯的中号狼毫，接着纸上最后一个字写下去，一笔一画，努力向原样靠齐。

练字之外，母亲又渐渐开始画国画。几幅青绿山水不知几时起被挂在了墙上。

时间久了，父亲的骨灰盒好像也成为家庭摆设的一部分，众人都熟视无睹。只有一样，哪怕是雾霾天气，到处落满灰，母亲也容不得父亲的骨灰盒有一点脏，一天擦十多次，渐渐擦出檀木的油色来。

又过了几年，母亲也去世了。

这一回，儿女们把二老的骨灰盒双双抱在怀里，送他们上山。大家也都好些年没来过了，陵园又立起许多新坟，墓园的布局与以前大不一样，却不知为什么，儿女们总觉得似曾相识，像冥冥中有幅路线图指引着他们。

他们终于找到墓地，让二老入土为安。极目远眺，突然，二女儿发现了：“呀，妈画的山水画，就是这个地方。”

于是，他们一个一个都想起了。墙上的山水画里，一条若隐若现的小路延到白云深处，也就是墓地所在。

儿女们面面相觑，还有什么可说的。有一个孩子说：“她只来过一次。”

到最后，只剩一句话：“爸爸一辈子，心里是妈妈；妈妈一辈子，心里是我们。”

有风吹过，墓前的松柏枝叶横斜，一起唰唰地响，像在说：“是的，是的。”

二老在世上做了65年伴，60年是他生前，5年是他逝后。

(游心摘自微信公众号“作家叶倾城”)

做伴

● 叶倾城

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众生与世界，审视生活。你会惊叹，自己的有限人生，就是一出正在上演的悲喜剧。

你也会如我这般，含着眼泪“扑哧”笑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人生的释怀，就从这“扑哧一笑”开始。

(从容摘自微信公众号“沈嘉柯”，曾仪图)

不通灵，那就是禽兽；通了灵，又有了烦恼。这就是我们与生活的距离。

牙牙学语的婴孩，长大成人，通灵开窍，人生忧患始于识字、懂事、情动。一切烦恼都从欲望中来，一切快乐又都是因为欲望得到满足。旧欲望刚满足不久，新欲望又新鲜出炉，至死方休，或者死也不肯罢休。

聪明的你，有一天，终于尝试金蝉脱壳，

郭襄的科研选择

●徐 鑫

金庸小说中，“科二代”很多，但没有谁像郭襄一样得天独厚。

父亲是“北侠”，师祖是“北丐”和“江南七怪”，父亲的义兄是“中顽童”，母亲是丐帮帮主，外公是“东邪”，哥哥是“西狂”，嫂子是古墓派传人。她的另两个哥哥是“南帝”的传人，姐夫也是后来的丐帮帮主。她还得到过金轮法王的垂青。

所以，当郭襄想开始自己的科研课题的时候，拥有了几乎无穷的选择。

事实上，郭襄对诸多武功也都有所涉猎。在少室山下，郭襄和无色禅师交锋，使用的十种武功出自黄药师、王重阳、杨过、周伯通等人，以及丐帮、少林派等门派。

郭襄在运用这些武功时，毫不拘泥，信手拈来，随心所欲。

宗师气象，已经初露端倪。

但是，郭襄后来用来开宗立派的，却不是自己依靠得天独厚的条件习得的那些武功。

郭襄后来创立的峨眉派武功分三个部分：峨眉九阳功、峨眉剑

法、峨眉掌法。它们基本上是具有原创性的。

郭襄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郭襄的选择，最重要的一点是，《九阳真经》代表了第三次华山论剑之后最具潜力的武学方向。

从《天龙八部》直至《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金庸武侠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武功对抗需求和落后的内力增长方式之间的矛盾。

大理段氏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包括枯荣大师、段正明在内的一众大理高手，都无法练成六脉神剑，单单段誉练成了，为什么？主要是段誉通过北冥神功累积了绝世内力。

那么，有哪些增长内力的方式呢？在金庸塑造的武侠世界里，经典的、最具代表性的增长内力的武功秘籍，除了《易筋经》，就是《九阴真经》和《九阳真经》。其中《九阳真经》最合适，中正平和，研习者修炼后进境很快。

郭襄在得了二三成《九阳真经》后，放弃往昔所学，专修峨眉九阳功，并培养出风陵师太、孤鸿子、灭绝师太等人。

可以说，《九阳真经》解决了上文中提及的主要矛盾。郭襄做出这样的选择，就理所当然了。

在郭襄的选择中，如果说《九阳真经》代表了修炼内力的先进方向，那么“后发制人”的理念则代表了招数上的先进方向。

金庸武侠世界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武功应该“先发制人”，还





是“后发制人”。

张无忌在光明顶上对战少林寺“四大神僧”之末的空性，后发先至，折服空性；风清扬、令狐冲“无招胜有招”，同样是后发，在对方先发招之后，看到其破绽，再实现先至。

双方对战，都处于“薛定谔猫”的状态。一方先动，“薛定谔猫”的状态变成具体的状态，破绽暴露，另一方就可以采取相应的策略进行反击。

但“后发制人”的条件是，后发而先至。敌不动，我不动；敌微动，我已动。一味地强调后发是没有未来的。后发先至的前提是练武者有充沛的内力作为支撑。

在郭襄的选择中，武功匹配程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

同样是降龙十八掌，乔峰、洪七公性格豁达，降龙十八掌掌力刚猛；郭靖沉稳，降龙十八掌结合空明拳，刚柔相济，内力悠长，能连发十三道后劲。老顽童性格贪玩嗜武，就无法练成降龙十八掌和黯然销魂掌。

郭襄生性豁达，虽然在少室山下炫技，连使十种武功，但在开宗立派之后，武功简洁明快。

郭襄的聪明之处还在于，作为一个务实的人，她选择了先进的工具。

郭襄选择了武器，可以补女性气力弱的缺点。

郭襄还选择依靠根据地，建立门派。

少林寺传承千年，靠的是稳定的根据地和师承。王重阳的全真教也是如此。所以郭襄效法少林寺、全真教，开山立派。

郭襄的选择，还意味着她的武功由博转精。十八岁的郭襄，曾经十招用十种不同武功。四十岁以后，郭襄只留下峨眉内功、剑法、掌法，而且都简洁凝练。

在金庸的小说中，武功太博的，似乎都未达绝顶高手的层次。例如袁紫衣、杨逍、鸠摩智。老子说过：“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总结一下郭襄的科研选择。

第一，要选择并投资未来。“九阴”没落，“九阳”崛起，郭襄乘势而行。

杨振宁先生说过，“盛宴已过”，“研究生要选择未来五至十年大有可为的领域”。

第二，要领先，但不要太领先（后发而先至）。张锋、珍妮弗·道德纳都不是最先接触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的，只是相对较早，最终却取得杰出成就。

第三，要注意科研品位。郭襄平生慷慨，万里间关，武功也清爽干脆。

杨振宁先生说过，“科学研究，有自己的品位是非常重要的”。他还说：“不只是大的科学问题需要品位，即便是一个研究生，发展自己的品位也很重要，他需要判断哪些观点、哪类问题、哪些研究方法是自己愿意花精力去做的。品位的形成受到很多因素的影

响，与个人能力、家庭环境、早期教育、自身性格、运气都有关系。”

第四，要注重技术。郭襄逐渐依赖剑术，携倚天剑浪迹天涯。年轻的科研工作者需要掌握先进技术。

第五，要注意团队建设和学术传承。郭襄在峨眉山定居，开派授徒。学术也需要“传帮带”。

第六，要专一。郭襄就很专一，科研如是，做人亦如是。

很多人认为，在风陵渡遇见杨过以后，那个豪爽豁达的郭襄就死了。少室山下，远去的是一个孤单落寞的背影，郭襄的一生在那一刻定格。人们甚至以灭绝师太的形象想象郭襄。问题是，能创立峨眉派一门武功的郭襄，难道不会拥有一种别样的生活吗？

就像居里夫人。

“年纪渐老了，我愈会欣赏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如裁花、种树，对诵诗和仰望星辰，也有一点儿兴趣。”

“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在不断拓展着它崭新的领域。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一种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还是一个小孩子，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这种魅力，就是使我终身能够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的主要因素。”

（花 树摘自《中国科学报》2021年4月15日，肖文津图）



小时候，我见过一个奇妙的现象，便不敢忘却；一直到现在，我已到垂暮年了，但仍百思不得其解。

我家的隔壁，住着一位老头儿。他极擅于养鸟，门前的木架上，吊着各式各样的鸟笼，里边住着云雀、绿嘴、画眉、黄鹂……尽是些可怜又可爱的生灵。我们整天守在那些鸟笼下，听它们鸣叫。它们的叫声很好听，尤其是那只云雀，像唱歌一样，打老远就能听见，使人禁不住要打一个麻酥酥的战儿了。

时间一长，那云雀的叫声就不像以前那么清脆了，老头儿便给它吃最好的谷，喝最清的水，稍不鸣叫，就万般逗弄，于是它就又叫起来了。但它叫起来的时候，总是在笼里不能安宁，左一撞，右一碰，还常常把黄黄的小嘴从笼格里挤出来，盯着高高的云天，叫得越发哑了。

“它唱得太疲劳了。”我们都这么说，便去给老头儿提建议，“不要逗弄它了吧？”

但是，每每黎明的时候，它就又叫起来了，而且每个黎明都叫。我们爬起来，从窗口看去，天刚刚发亮，云升得很高很高，老头儿并没有起床。于此我们才明白，即使别人不逗弄它，它每天还是要叫的，嘴依然挤在笼格外边，翅膀扑扇着，竟有几根茸茸的羽毛掉了下来。

“它在练嗓子吗？”妹妹问。

“不，它的嗓子已经哑了。”我说。

“那它为什么还要唱呢？”

“谁知道呢？你听，它是在唱一支忧郁的歌吗？”

细细听起来，果然那叫声充满了忧郁。那往日里悠悠然的叫声，原来是痛苦的呼喊啊！

“是它肚子饿了，口渴了吧？”妹妹又说。

我们跑过去，要给它添些食，却看见笼里满满地放着一盘黄谷、一盘清水。这便又使我们迷糊了。

“它一定是向往着云天吧。”

我们这么不经意地说，立即觉得是很正确的。你想，它在被老头儿捉住之前，是飞在天上的，天那么广阔，全部是它的。黎明时，它一定飞得像云一样高，向黑暗宣告着光明的到来。如今，黎明来了，它却飞不出去，才这么发疯似的抗议了！我们在

笼下捡起它抖落下来的羽毛，深深地感到它的可怜。

我们把这想法告诉老头儿，老头儿笑我们可爱，却终没有放了它去。它每天还是这么叫着，唱那支忧郁的歌。

我们终于不忍了，在一个黎明，悄悄起来，打开鸟笼的门，放它出去了。它一下子飞到柳树梢上，和柳梢一起晃动，有些站不稳，几乎要掉下来。但它立即抖抖身子，对着我们响亮地叫了一声，倏忽消失在云天里不见了。

老头儿发觉云雀飞走，捶胸顿足了一个早上，接着，就疑心是被人放走的，大声叫骂。我们听了，心





昨夜，风是如此柔和，如此轻软。再没有小猫能像昨夜那般温存小心地偎依。一位猫妈妈就这样甜甜地、亲热地爱抚着她天真无邪的孩子。

我踏着熟悉的陡峭小径上山。一路上景色宜人，万籁俱寂。树木纤细的枝丫与黑黝黝的形体耸入静悄悄的、银灰色的夜空。一股发出悦耳旋律的涓涓流淌的清泉，跳过各色各样的岩石，顺着山路潺潺地流入山下的森林。

森林是一个童话世界，我走在其间，仿佛童话世界的漫游者。这里有无边的安谧与宁静。这是一个月亮缺席的夜，但是，星星如和善的眼睛，时时穿透森林，望穿仙境似的黑夜，赋予它可人的灵性。欢娱的思想悄悄地跟着我走过森林，四周弥漫的魔力，随着时间伴着我的足音增长。一切都像中了魔。

里却充满欢乐，觉得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情。

云雀飞走了，我们却时时恋念着它。当看着那笼里的绿嘴、黄鹂、画眉时，我就想在这个时候，它是在天的哪一角，在云的哪一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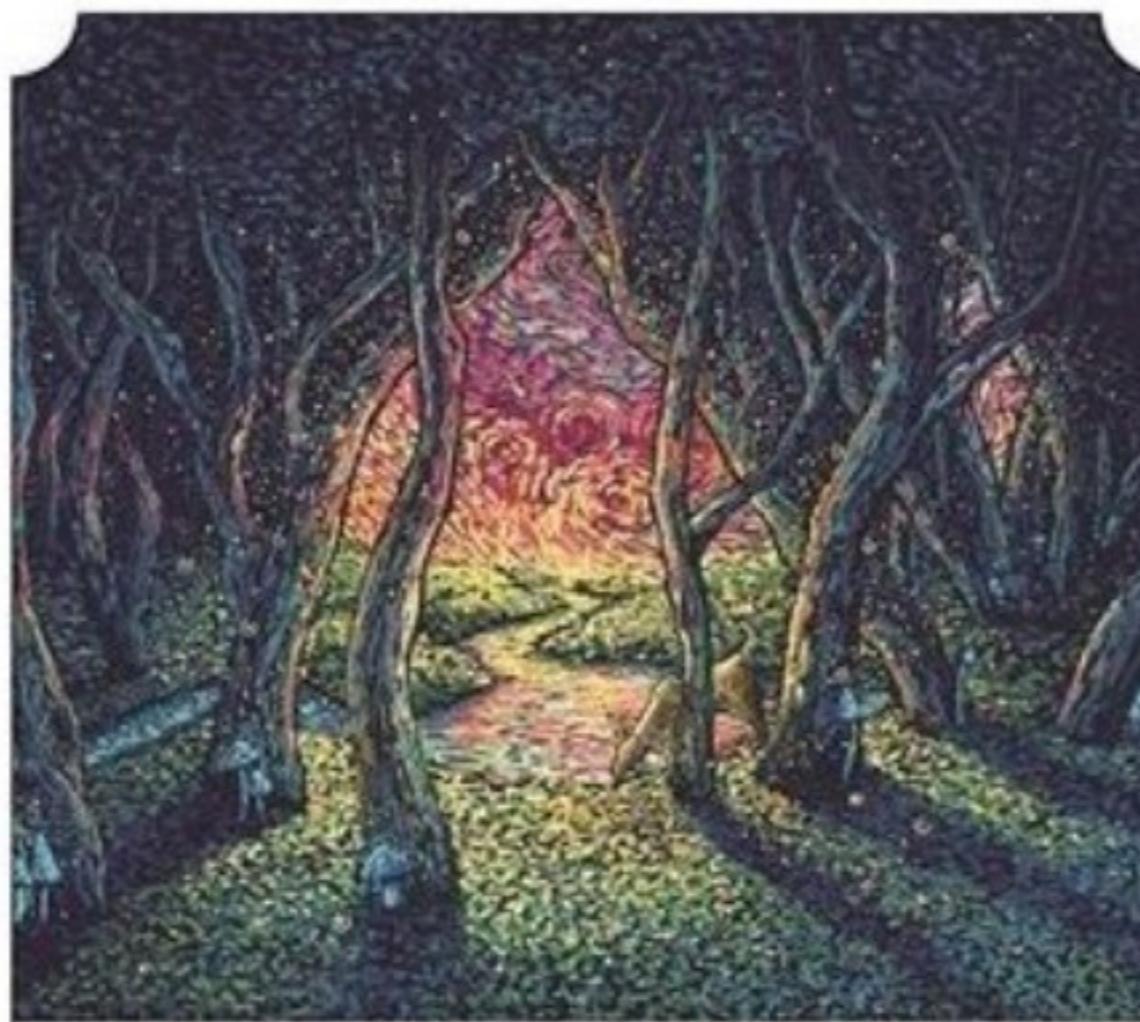
它该是多么快活！它唱的，再也不是忧郁的歌了，而是凌云之歌、自由之歌、生命之歌！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突然，我们在那棵柳树上发现了它。它的样子很单薄，似乎比以前消瘦多了，也疲倦多了。在风里，它斜了翅膀，上下怯怯地飞。我们惊喜地呼唤它，但立即就赶走了它，怕被那老头儿发现，又要捉它回去。

但是，就在第四天的早上，我们刚刚醒来，突然就又听到云雀的叫声。我们赶忙跑出门，去看那棵柳树，柳树上没有它。老头儿却在大声地喊叫我们了：“啊，云雀，还是我的那只云雀！”

夜

● [瑞士] 罗伯特·瓦尔泽



山脉犹如一个睡了千百岁的巨大的乖孩子。夜如妇人温柔无比的双臂，越来越紧地将我拥抱。我走近一片无树的空地，便望见山下柔和奇妙的平地上城市隐约的屋宇和无数的灯光。这众多的灯火，优美地洒布在平原上，恰似浮游在安

逸、天真和正直的海洋之中。

我伫立了一会儿，深谷与高山仿佛在微笑，在嬉戏，在倾诉爱的絮语。然后，我举步前行，钻出树林，不久便来到一处孤寂的农舍。大树遮蔽了它的屋顶和门前的地方，听井中水声汩汩，感受夜的寂静、空气的安谧，幽暗可爱的空间的宁静。还有潺潺的溪水，孤独高贵的农舍，充满古朴气息的森林。农舍离得这样近，森林的边缘这样温暖，森林之中洋溢着皇族般的高贵，这一切令我止步，令我深思，我好像置身于高雅、温柔、广袤的王国。淡淡的红色染亮两扇窗。路上没有人。

我独自站在温柔美丽的夜色中，站在美丽的黑暗之间。

(丁强摘自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永恒的经典：流传千古的130篇传世散文》一书)

我们看时，老头正提着那个鸟笼。笼子的门已经重新封好，云雀果然就在里边，一声一声地叫。这使我们大惊失色，责问他怎么又捉了它。老头儿说：“哪里！是它自己飞回来的。这鸟笼一直在那里空着，它就飞回来了。”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说。

“怎么可能呢？”老头儿说，笑得更得意了，“它已经被我喂了两年，待在这笼里多舒服啊！”

我们走近看，云雀待在那里，急急地吃着那谷子，喝着那清水，好像它一直饿着，渴着。最后，它静静地卧下来，闭上了眼睛，这是一种疲乏后的休息。

我们默默地看着这只美丽的云雀，再没有说出话来。

(行舟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自在独行》一书，刘璇图)

2021年4月21日，舒乙离世。

作为老舍的儿子，舒乙总让人感觉有些奇怪，奇怪之一是：他称呼自己母亲胡絜青一口一个“妈妈”“母亲”，可称呼父亲，却总用“老舍先生”。

在那篇《老舍的丹柿小院》里，舒乙写道：“家，对老舍先生来说，是个特别神圣的词，意味着踏实、温暖、舒坦，只因他颠沛流离了大半辈子，没有自己的家。”

在这篇文章里，只要提到父亲老舍，舒乙都用“老舍先生”或“他”，而不是“父亲”或者“爸爸”。

舒乙对父亲这般称呼，自然会引起世人的好奇。他反常的做法也引来一些人的质疑，有人甚至递来“飞刀”，说：“你不叫父亲，是不是对他的死有愧？”

因为这些疑问，舒乙后来一直被认为“与父亲之死有间接关系”。

面对种种疑问，舒乙不得不站出来解释自己称父亲为“老舍先生”的缘由。他说：“从1984年从文以来，我就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来审视父亲，称其先生而不称父亲，是要将父亲拉远，客观地研究他。另外，‘先生’是人民对老舍的尊称，我也从众。”

实际上，舒乙不称呼老舍为“父亲”“爸爸”的深层缘由乃是：他和父亲之间，不像普通父子，似乎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小隔阂。

舒乙和父亲有小隔阂的第一个原因是：小



老舍先生一家合照（左四为舒乙）

如此舒乙

● 李满



时候，父亲陪伴他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老舍是一个视文学为生命的人，他喜欢安静，因为安静有利于创作。自然地，他经常避开自己吵闹的孩子，安静创作。

舒乙曾说：“老舍先生平时在家是严肃而沉默的，因为他每天不是在写作就是在思考如何写作，没有节假日，大年三十还在写。”

也只有爱文学如生命，才可以一门心思地扑在写作上，连过年都不顾了。既是连过年都顾不上，自然也总容易忽略孩子，何况，老舍还有4个孩子。

老舍给儿子取名看起来颇有些随意，“乙”就是一笔，所以来人们都说：“老舍给儿子取名，一笔搞定。”

当然，对取名这件小事，舒乙是不在意的，他多少还觉得这个名字有些妙趣。

舒乙和父亲有小隔阂的另一个原因，跟父亲的死有关。

老舍在1966年因受委屈而投湖自尽，那一年舒乙已经31岁了。可能是觉得儿子已经成人的缘故，老舍离家准备投湖时没有告诉他。舒乙回忆起父亲离家那天时说：“他（老舍）只跟3岁的小孙女郑重告别，说‘和爷爷说再见——见——’。”

因为父亲走时没有和他说任何话，舒乙心里一直过不去。

在公园里见到父亲尸首那天，舒乙感受到巨大的伤痛。后来，他在回忆起这段时曾这样写道：

“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



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

“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还是泪水，我分不清。我爱这雨，它使我不必掩盖我的泪。我爱这雨，它能陪着我哭……”

直到那天，舒乙才知道自己有多爱这个陪伴自己并不多的父亲。他摸着父亲的脸，拉着他的手，他的泪洒在父亲满是伤痕的身上。他的泪，是父亲在人间感受到的最后的热气。他一直觉得，那点热气，是他回报父爱的东西。

也是在那天，舒乙想起自己和父亲所有的往事，他甚至记起父亲给他的第一印象。

父亲老舍第一次给他留下印象大概是在他两岁那年，当时，母亲带着他去撒尿。因为尿不出，母亲竟叫父亲给他“示范”。父亲走来示范后，母亲说：“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们俩一样！”

这一次“示范”，舒乙才明白，“父亲和他一样”。

二

父亲死前，舒乙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工作，他所从事的工作多与科研有关。这样一个人，却阴差阳错地因为父亲之死而在后来“经由研究父亲开始从文”。

1978年，带着无数疑惑的舒乙开始收集资料，为研究老舍提供了最直接的和最真实的历史资料。他的首篇作品《老舍的童年》后来被《人民日报》连载。

舒乙也就此走上了文艺之路。

创作《老舍的童年》的过程中，舒乙调查采访了100多人，其所耗时间、精力之多可以想象。

1986年，51岁的舒乙出版了第一本散文

集，后来，他又接连创作了《老舍》《我的风筝》《现代文坛瑰宝》等专著。

因为不满足于教科书对老舍童年的简单介绍，舒乙开始为父亲撰写年谱。他还将父亲苦难的童年、曲折的求学路以及对家的眷恋都写进那本《作家老舍》里。这也成了老舍唯一的传记。

后来，舒乙还写了一本专门讲述老舍平生爱好的书，书名就叫《一生爱好是天然》。

或许是研究父亲久了的缘故，或许是遗传的缘故，舒乙和父亲一样敢于仗义执言。平日里，只要是自己认为正义的事，他都会跳出来坚持。哪怕，这种坚持会让他承受巨大的压力。

2000年，面对北京旧城区里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现实，舒乙和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还有弥松颐、李燕等人联合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十项紧急建议》。

这十项建议，和当时的政策并不符合。可为了保护文物，为了保护老北京，舒乙等人没有丝毫犹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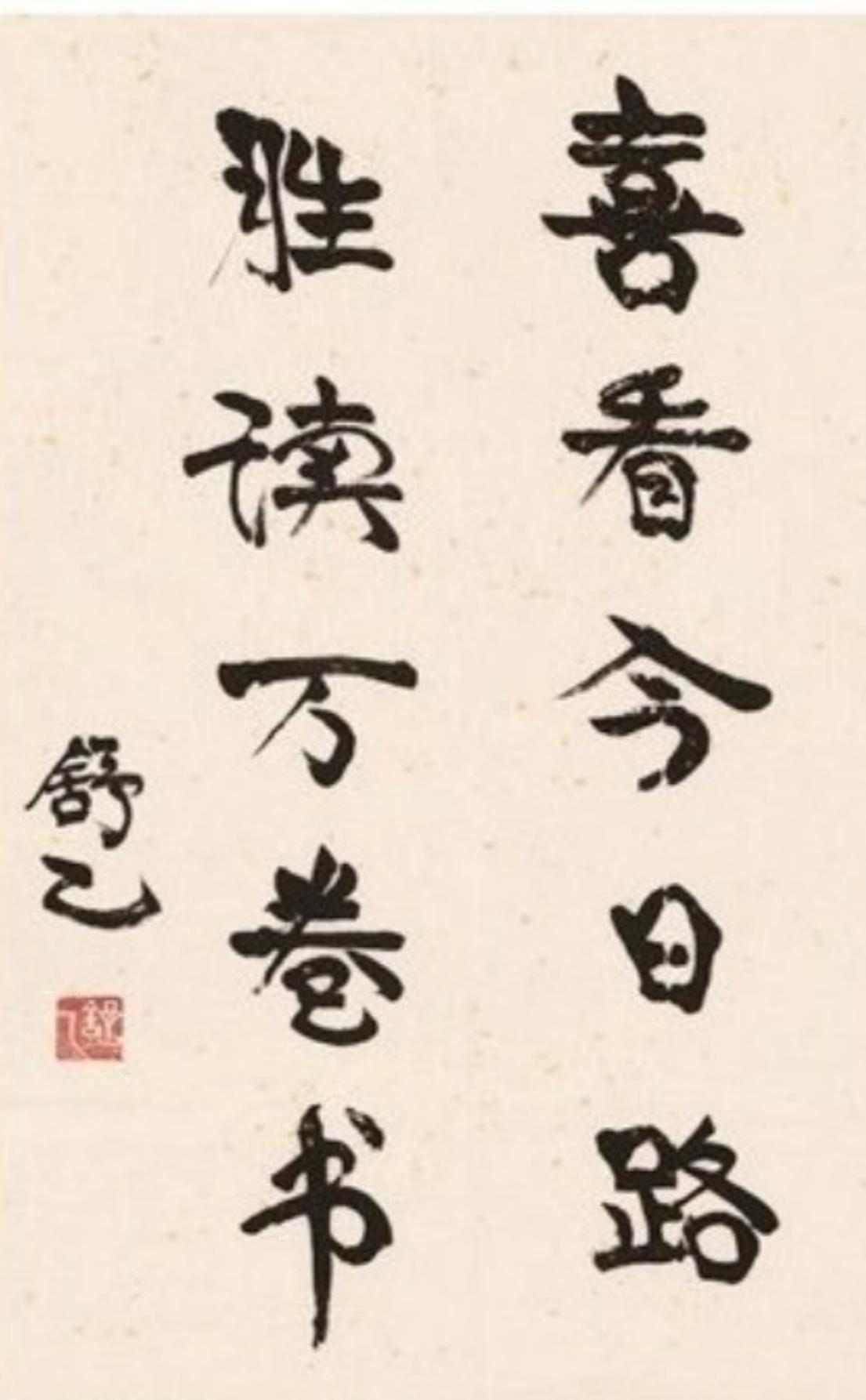
舒乙等人的建议引发了强烈反响，但在当时，很多人强烈反对他的建议。因为这事，舒乙还获得了“爱国者导弹（捣蛋）”的外号。

即便如此，舒乙也坚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他说：“说了不白说。”

因为舒乙等人的呼吁，北京市政府终于出台了有关规划古都风貌的文件。后来，这些规划竟采纳了他们的全部建议。得知消息后，舒乙激动地说：“我要‘叩头了’！”

三

宿命一般地，由科研转入文学创作后，舒乙又爱上了绘画。爱上绘画这年，舒乙已60多岁。再往后，他竟成了一个知名画家。



舒乙书法作品

舒乙画画并未从师，他的绘画颇有点结合文学的意思。他作画，向来都是从感情出发、从生活出发。他总能用自己的方法画画，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画风总是很奇特。“一湾碧水，一片黄叶，一抹惆怅，一腔深情”，这些，都是他画画时营造的典型意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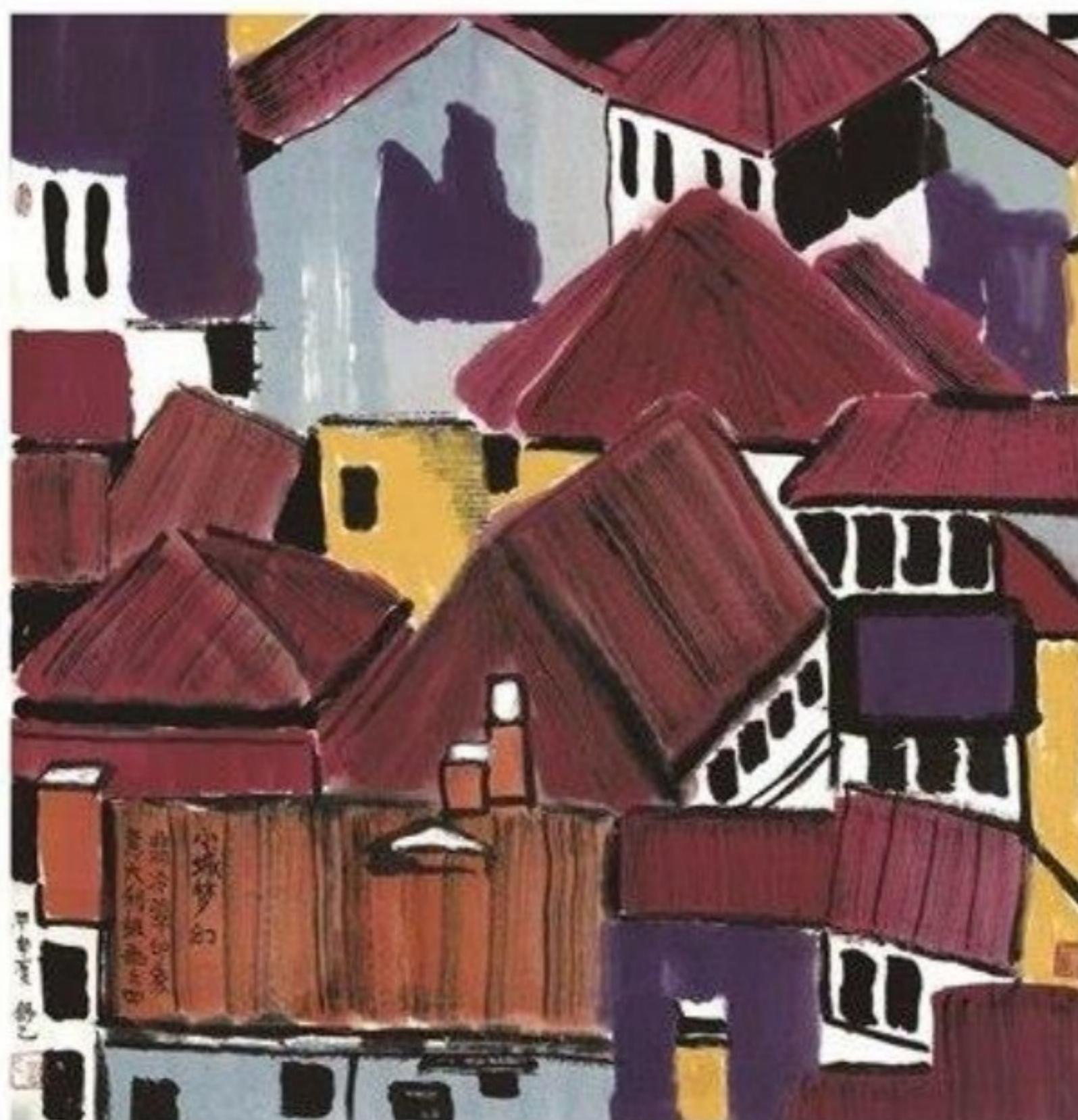
舒乙觉得，自己在绘画上的造诣并非来自身为画家的母亲，而是来自父亲老舍。

原来，老舍的鉴赏水平极佳，并且非常善于评画，在家时，他便经常对着一幅幅字画点评。时日久了，舒乙便从父亲的“批评”中知道了关于艺术的标准。

年岁越来越大后，舒乙对父亲的感情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父亲去世之前，他还和父亲有隔阂的话，那么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已经完全懂得了父亲。

晚年时，舒乙写了一篇名叫《父子情》的文章。文中，他深情回忆了父亲对自己的关心和教导，还特别提到自己结婚时父亲赠送给自己的“勤俭持家，健康是福”的匾额。

在这篇文章里，舒乙终于不再称呼父亲为“老舍先生”，而改称“我的父亲”。在文中，提及对父亲的评价时，他写道：“我的父亲老舍，既不是典型的慈父，也不是那种严厉得令孩子望而生畏的人，所以是个复杂的父亲。”



小城梦幻 舒乙

四

2013年，舒乙被诊断出患有肾癌。此时，预感自己时日无多的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父亲留给他们的文物。这些文物包括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傅抱石的《桐荫图》、林风眠的《川江图》等20幅精品字画。

经过商议后，舒乙决定将这些珍贵文物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时，他说：“当我们老的时候，就要考虑这批画的归属问题了。”

而此前，舒乙无偿捐献的老舍《四世同堂》的珍贵手稿，则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镇馆之宝。

舒乙始终觉得，国家才是这些珍贵文物的最终归宿，这也一定是父亲的意思。他说：“父亲笔名舍予，就是给出去、给予的意思；再说，捐出来，展出来，也是父母对我们的家教。”

在这一点上，舒乙无疑和父亲老舍一脉相承。老舍先生在世时，一直有着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严肃求新的创作观，在对待名利上，舒乙和父亲一样非常恬淡。

虽然舒乙从1984年开始从事文艺工作，但他在文化界从不标榜自己是老舍的儿子，更不靠父亲吃饭。如果有人在介绍他时说“这是老舍的儿子”，他总说：“是谁的儿子并不重要。一个人如果靠父辈吃饭，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站住脚的。老舍先生是大作家，做他的儿子很有压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动力。我常提醒自己再努力一些，要‘夹着尾巴做人’。”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舒乙谈及父亲时充满深情。他说：“我对自己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满怀感恩之情，感谢父亲对我的影响。他是个正直的人，热爱生活，热爱朋友和周围的人，特别能同情别人，特别愿意帮助别人。”

舒乙可能没想到，正直、热爱生活、热爱朋友、同情别人、愿意帮助别人这些父亲的优点，后来都成了他身上的特点。

如此舒乙，不愧为“老舍先生的儿子”。 *

(声 华摘自微信公众号“记者李满”)

主次辩

●黄永玉

鼠演杂技，童妇无不美谈之。一日，象莅临参观，场为之塞。翌晨，报纸头版头条，介绍象于场中卷鼻扇耳、摇尾晃腿以及众人观赏之乐况，毫不及鼠技。鼠大怒曰：“主角是我，登象作甚？”人谓曰：“巨物一挡，见你不着矣！”

（若子摘自中信出版社《给孩子的动物寓言》一书）

拾穗

●林清玄

我时常会想起从前在稻田里拾稻穗的一些情景。

在稻田收割的时候，大人们一行行地割稻子，我们小孩子跟在后面，把那些残存的、掉落的稻子一穗穗地捡拾起来。一天下来，常常可以捡到一大把。

等到收割完成，更穷困的妇女会带她们的孩子到农田拾穗，那时不是一穗一穗，而是一粒一粒了。一个孩子一天可以拾到一碗稻子，一碗稻子就是一碗米，一碗米可以做两碗粥，如果掺着地瓜煮，就能做四碗地瓜稀饭了。

父亲常说：“农田里的稻子再怎么捡，也不会完全干净的。”

（田宇轩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清欢三卷》一书）

平等的意义

●〔南非〕奥比·萨克斯
◎陈毓奇 陈礼工 译

平等的意义在于，即使有

差异，彼此之间仍有平等的关怀和尊重。

平等并不是预设要消除或者打压差异。平等并非暗示人与人的同等化或均质化，它并非指某种形式较为优越，而另一种形式应受到贬抑。平等乃是承认并接受彼此之间的差异，或者，至少要知道差异不



应导致排他、边缘化或标签化。

终极的平等则是人人可以享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为这个社会带来的活力。

（枫林晚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断臂上的花朵》一书）

多与少

●孙香我

老舍曾写文章谈盖叫天的表演，“梅兰芳同志在介绍盖老的时候说，一位演员的表演技术是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

的。这话对。三十多年前，我看过的盖老的戏，那正是多的时候”。后来，“我再看他的戏，已是炉火纯青，到了少的阶段，一手一式都是千锤百炼出来的。我想，这是艺术修养的一个规律。文艺工作者大概都是如此：初学时，本领少，欠丰富，故须多学广见。此由少而多也。到了中年，本事多了，渐知收敛、控制，于是由多而少”。

做文章也是一样的，上学时写作文，就是凑不齐那三百个字，后来能舞文弄墨了，一下笔就洋洋洒洒，若再让写三百字一篇的文章，又写不出了，或者不屑写。短而能长，是本领；长而能短，是本领，亦是见识，知道文章从来不是以长短论的。

（暑雨摘自《今晚报》
2021年4月20日）

时间完成我们

●〔法〕圣埃克絮佩里
◎马振聘 译

仪式存在于时间中，犹如房屋存在于空间中。时间的流逝在我们看来不应该像一把沙子，在磨损我们，在消耗我们，而是在完成我们。应该说时间是一幢建筑物。这样，我过完一个节日以后又是一个节日，一场庆祝活动以后又是一场庆祝活动。葡萄收了一次又一次，就像我在孩童时代，在父亲的深宫大院里从议事厅走到休息厅，每一个脚步都有意义。

（夕梦若林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塞》一书）

你买一样商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也许你自己并不知道。

有一次，我去剪头发，理发师跟我说，他们现在有一项按摩的服务，劝我办一张按摩卡。我比较喜欢按摩，所以还蛮心动的，可是一听价格我就犹豫了。这个理发师非常善解人意，他看出了我的犹豫，就赶紧说：“你们做老师的容易腰肌劳损，办张卡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呀。”我一听，就爽快地买单了。

同样是花钱按摩，一种目的是享受，一种目的是防止腰肌劳损。在哪种情况下你更愿意买单呢？当然是第二种。我们为了满足享受的欲望而花

钱，通常都会伴随一种负罪感，但是为了某种功能花钱就不一样了。

《左传》里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意思是，节俭是善行中的大德，而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自古以来，中国文化都倡导节俭之风，唾弃淫靡奢侈。受这种传统文化影响，即便在当今，人们在购物时，也会觉得买贵的

东西是一种奢侈浪费，花钱之后会感到内疚，受到良心的谴责。这种良心的谴责，被研究者称为“心理风险”。

为了免除内疚感，我们经常用一些借口来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

2016年，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阿娜特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凯维茨、奥德·尼泽提出，如果在奢侈品上附加一些实用性功能，人们就会更加愿意购买。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功能性借口”。比如，奢侈手表在广告中强调它的精准性，名贵钢笔突出它的实用性，宝马汽车用“终极驾驶机器”来强调它的安全性和高性能。这样用心地宣传功能，其实主要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一个花钱的借口，让他们用这个借口来欺骗自己，或者欺骗别人。

这3位研究者做了一项奢侈品手提包的调查。他们搜集了网上商店里消费者对手提包的1034条购买评论。这些评论针对各种价位、各种品牌的手提包。有的手提包价位在100美元（约合人民币642元）以下，有的则在600美元（约合人民币3854元）以上。研究者根据内容将评论分为实用性和享乐性两类。比如，消费者提到“容易清洗”“结实”“包带长度可以调整”“提起来很轻便”时，这种评论就归为实用性的；而像“时尚”“华丽”“可爱”“引人注目”这样的评论就归为享乐性的。那么消费者买的包比较贵时，他们更倾向于说实用性的理由还是享乐性的理由呢？

花钱 需要借口

●周欣悦





按照常理来判断，人们购买奢侈品包，当然是因为它的品牌附加价值高，或者设计得十分美观，否则干嘛要花这么多钱呢？如果是为了实用，买个便宜的包就行了。但有意思的是，消费者买的手提包越贵，就越喜欢用实用性的词语评论，而更少选择用享乐性的词语评价。

就像我闺蜜买了一款奢侈品包，她很不好意思地跟大家解释说，这个包特别轻便，也很坚固耐用。明明最符合这个描述的是环保袋啊！她说的这些理由，就是功能性借口。不见得一定是真实的购买理由，更可能是用来欺骗自己和他人的假理由。

纸尿裤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广告宣传都是在强调这款产品有多省力，给妈妈们节省时间，让妈妈们更轻松。结果发现市场接受程度不高，销量很低。后来有关企业做了消费者心理研究，才发现这是因为妈妈们的愧疚心理。妈妈们如果给孩子使用纸尿裤，会感觉很愧疚：为了贪图享受，就给自己的孩子用纸尿裤。就好像用了纸尿裤，自己就不是一个好妈妈了，因此不愿意用。了解到这一点之后，纸尿裤厂家改变了宣传方式——强调纸尿裤对婴儿的好处，比如透气、干爽等。纸尿裤的销量一下子就增加了。妈妈们觉得给宝宝用纸尿裤，并不是为了偷懒，而是为了宝宝的舒适。没有了内疚感，她们也就欣然接受了纸尿裤。

这样看来，享乐型产品想要成功销售出去不容易，不仅要保证产品物有所值，还要让消费者心里舒服踏实。所以用点小技巧，在说明书或广告中给消费者传达实用的信号，帮助消费者找到一个借口，更有利产品销售。

（心香一瓣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身边的金钱心理学》一书，勾犇图）



伟大的细小之处

●余华

鲁迅的《孔乙己》是伟大的短篇小说。小说的开头就不同凡响。鲁迅写鲁镇酒店的格局，穿长衫的是在隔壁一个房间里坐着喝酒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穿长衫的都是有社会地位的，穿短衣服的都是打工的，所以站在柜台前面喝酒的都是穿短衣服的。孔乙己是唯一穿着长衫站在柜台前面喝酒的人。开头这么一段，鲁迅就把孔乙己的生活境况、社会地位表现得很清晰了。

这篇小说以一个在酒店当学徒的孩子的角度来叙述孔乙己。他看到孔乙己一次次来酒店喝酒，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腿被打断了。孔乙己的腿健全的时候，对一个作家来说，可以不去写他是怎么来到酒店的。肯定是走来的，这个很容易，读者自己可以去想象。但是最后一次来的时候，他的腿已经断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作家，鲁迅必须要写他是怎么来的，不能不写。

鲁迅是这样写的，下午的时候，突然从柜台外面飘来一个声音，要一碗黄酒。因为柜台很高，孔乙己是坐在地上的，所以孩子要“站起来向外一望”。酒店的老板跟他说，你还欠着以前喝酒的钱呢。孔乙己当时很羞愧，说这次是拿着现钱过来的。这个时候，鲁迅写了他是怎么来的。那个孩子温了酒，端出去以后，看到孔乙己张开的手掌，手上放了几枚铜钱，满手都是泥。鲁迅用了一句话：“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后来孔乙己自然又是用那一双手“走”回去的。

文学作品的伟大之处，往往从这种地方显示出来。在一些最关键的地方，在一些细小的地方，你看到一个作家的处理，就能够知道这个作家是多么优秀。而另外一些作家，可能会用另外的一种处理方式。

（先曙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米兰讲座》一书）

善念

● 尤今

那天，我和好友阿展去吃叉烧面，吃着，吃着，阿展突然动情地向我讲述了一桩陈年往事。

读中学时，阿展的父亲失业，在贫穷的夹缝里苟延残喘的母亲，无法挤出多余的钱给阿展买午餐。每天上学，母亲仅仅给他两片面包，撒点白糖，让他就着自来水草草果腹。

阿展对我说：“不曾试过‘饥火中烧’的人，绝对

难以想象饥饿的可怕。起初，你看到什么都想吞，桌子、椅子、书包……甚至，风和雨，你都想吃想喝。接着，痛来了，就像有人在你胃里挂了个鱼钩，然后死命拉，每一寸胃壁都在狂喊疼痛！母亲教我喝大量的自来水，胃沉甸甸的，便感觉不到痛了。”

学校里一个卖叉烧面的中年妇人，从其他学生口中知道了他的窘境。有一天，她主动找到他，温婉地对他说：“我每天准备的食材都有剩余，带回家去，嫌麻烦；倒掉嘛，又太浪费了。以后，你每天来我的摊子，我给你煮碗面吃。”

纵然是傻子，也知道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阿姨想保护阿展的自尊心，可阿姨不知道，阿展的自尊心早就被饥饿吞噬了。阿展在心里默默地说：“阿姨，谢谢您。这份情，我记在心上了。”

每天扎实一大碗叉烧面，给了他活力、精力和动力。他埋头苦读，凭借奖学金读到大学，毕业后，在政府部门任职。他始终没有忘记学校里那个善心的面摊阿姨。

终于，这一天，他带着一张支票，返回当年的学校。

面摊还在，阿姨还在，叉烧面的香气依旧，只是阿姨老了，皱纹如叶脉细细铺在脸上。

阿展报上姓名，面摊阿姨非常高兴，一个劲儿地喊道：“啊，我一直都记挂着你！你长高了、变壮了，我差一点儿不认得你了！”

阿展简单地述说了自己离校以后的情况，末了，取出支票，请阿姨收下。阿姨看也不看，便把支票推回去。阿展以为她客气，坚持要她收下，双方推来推去，相持不下。最后，阿姨叹了一口气，决定坦陈真相：“老实告诉你吧，当年，是你的年级主任韩老师要我这样做的。几年来，你在学校吃的每一碗面，都是由她付钱，每个月结一次账。不过，她再三交代，绝对不能让你知道，所以，我才一直保守秘密。现在，时过境迁，告诉你也无妨。”阿姨顿了顿，又补充道，“再说啊，韩老师如今也不在了。”



杜甫长于运用音响效果。《后出塞》里的“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是何等的沉雄悲壮啊！对这两句诗进行溯源，发现诗人是化用了《诗经》里的“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但是用“大”替换了“悠悠”，添上了晚风与落日，气象便大不同。《春望》里的“恨别鸟惊心”，诗人用旅客的心惊来暗写鸟啼声，声声都是乡愁，多么巧妙！《羌村》里的“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写自己远道归来的喜悦，听见门前雀语叽叽喳喳，好像在说：“归客千里至！”多么有趣！《北征》里的“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用山崖震裂来写虎吼，声音多么可怕！《阁夜》里的“野哭千家”“夷歌数处”又是多么悲凉啊！

孟浩然的名句“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妙在那个“响”字。若改成“竹露滴清水”便毫无意境！李贺的名句“秋坟鬼唱鲍家诗”中描绘的声音使人不寒而栗。至于张继的名诗《枫桥夜泊》，老实说，全靠最后一句“到客船”

的“夜半钟声”在那里悠悠地回荡着一缕余韵，从而使千年来的读者入迷。

许浑登上咸阳城楼，留下

夜半钟 与 满楼风

●流沙河



不朽的名句“山雨欲来风满楼”，却很少有人能记得全诗，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上句是“溪云初起日沉阁”。“溪云”

对“山雨”，“初起”对“欲来”，“日沉阁”对“风满楼”，都对得好。为什么上句湮没无闻，下句烜赫千载？我认为很简单：“日沉阁”无声故无势，“风满楼”有声故有势。使这句不朽的是满楼的风声，读者有灵耳就会听见。

甚至没有声音也是一种音响效果，正如静止也是一种运动一样，只不过物体的速度为零罢了。王建的“冷露无声湿桂花”正是这样。人们听惯了夜雨声，自然地把“雨”这个概念同“声”这个概念联系起来，闻潇潇之声而知夜雨至。可是这回湿了桂花的是露不是雨，竟连一点声音也没有呢。所以他要写“无声”以添诗趣。杜甫的《春夜喜雨》写成都平原早春的夜雨。他是北方人，感到很新鲜，原来这早春的夜雨竟然是无声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觉得这“无声”颇有趣，所以写入诗中。

（李金锋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书鱼知小：细节里的古代生活真相》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阿展错愕地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面摊阿姨，心里像有只受惊的麻雀，一下子被搅乱了。韩老师的形象，也快速浮现于脑际——黑白掺杂的头发直直地垂着，眸子含笑，说话慢条斯理的，有着用不完的耐心。她是他的语文老师，但只教了他一年。他毕业离校后，韩老师便因罹患乳腺癌而去世。记得曾有同学问他要不要去吊唁，他当时为了应付初级学院的考试而忙得天昏地暗，就没去。只是想起韩老师的孜孜矻矻、鞠躬尽瘁，心里未免有些许遗憾和难过。

如今，他和韩老师已阴阳两隔，才知道，韩老师一直像个慈母，默默地关注着他，照顾着他，直到他毕业。

离开面摊后，阿展走向校长室，征得校方同意后，以校友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资助贫寒学生用餐。

当年老师的一个善念，点燃了一个少年心中的火种——直到多年以后的今天，阿展还是学校里那个匿名的赞助者。

（试 玉摘自《新民晚报》2021年4月21日，
黄思思图）

从履历上看，钱佳楠是“人生赢家”的代名词。

钱佳楠18岁时被复旦大学提前录取；19岁时，第一篇短篇小说《西村外》就拿到复旦大学望道传媒奖。大学毕业6年后，她放弃稳定的教职，决定去英语世界试试，“额头碰到天花板”似的申请到艾奥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现在，33岁的她已在南加州大学攻读英语博士学位。

但实际上，一个母语非英语的女性想要在英语文学世界立足，其难度不亚于让美国作家从头学习唐诗宋词。此前，鲜有成功模板可供参考。她只能在一片大雾中独自行走。沿路很多人都说她不行：“你就只能写上海，你把上海写好就够了！”

对很多人来说，成为一个职业作家意味着要穿越天赋、勤奋、审美的重重窄门。

而对钱佳楠来说，漂亮履历的背面是她拼命向上，以此来克服“贫困重力”的故事。

不存在的“被子”

21世纪初，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也带来一些工人下岗的问题，而父亲的两次下岗，让钱佳楠的生活从普通降格成贫困。

因为贫穷，这个家庭永远把花钱当作大事。

其实钱佳楠早在12岁就知道这种匮乏的真实含义。它意味着一个孩子的早慧。

那时，钱佳楠“小升初”还需要电脑派位。小学的最后

决定改写命运 一个女孩

●常芳菲



〔编者按〕2021年度欧·亨利奖于4月20日公布。中国书评人、作家钱佳楠凭其英文小说作品《致狗》获奖。本文展现了钱佳楠的写作与生活状态，讲述这个女孩是如何改写命运的。

一次家长会上，班主任委婉地提醒每一位家长，想办法让孩子去更好的学校。

为了孩子有个好前程，钱佳楠的母亲也行动起来，托了远房亲戚的关系，让她去了另外一所学校。择校费需要8000元，区级三好学生的身份帮她减了1000元，最后，母亲交了7000元，相当于这个家庭一年的收入。那张减免择校费的收据很长时间都压在抽屉里，也压在钱佳楠心上。

她至今都记得母亲当时说的话：“我跟你爸能力有限。接下来念书和所有的事情，你都要靠自己，我们帮不了你。”

从那之后，一切物欲都有了金钱的重量。她从小就懂得怎么体面地拒绝玩具店的诱惑。玩具店的阿姨拿毛绒玩具逗她，问她要不要。她说：“我们家里多得是，不买！”母亲把这件事当作女儿懂事的谈

资在亲朋好友中炫耀，但钱佳楠知道，自己最喜欢毛绒熊。

当解决温饱、赚钱成为头等大事时，父母的爱难免缺斤短两。钱佳楠读大学的4年，靠着一床被子挨过上海的冬天。实在太冷，她就拿一个巨大的毛绒熊压在脚上。她和母亲提过好几次，但最终，被子也没有给她多做一床。被子慢慢变成一个象征。“那时候，我的母亲很忙，忙着挣钱，我也可以理解她。但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又像化不掉的冰一样插在两个人中间。被子的事情就在我心里不断升级。我认为是不是她不够关心我，是不是钱比我更重要。”钱佳楠说。

对作家钱佳楠来说，贫困意味着永远有比实现文学梦想更迫切的事情等着她做。

一半生存，一半梦想

长时间拮据的生活，让钱



佳楠时刻绷紧一根弦——要考虑钱。她永远要想，是不是先做一个更保守的决定。

更重要的是，她深知，把家庭拯救出泥潭的重担也落在自己身上。

好好读书只是最基本的步骤。在半自传体小说《不吃鸡蛋的人》里，女高中生周允有一张从凌晨5点开始到熄灯的严格作息时间表。钱佳楠对自己更苛刻，为了保证年级排名，她一直拿理科的竞赛题做练习，并不知道之后自己会选文科。有时候学生会的宣传工作耽误学习，她就凌晨4点起床，带着自备的应急灯，到公共盥洗室的台子上写作业。

真正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作家，是在钱佳楠19岁的时候。外公去世，她写的《西村外》拿到复旦大学望道传媒奖。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同时也是评委，托同学来说，想要见一见钱佳楠。见面后，教授说了很多鼓励她坚持写作的话。

她自己“心里也有杆秤”，写出来就知道自己灵不够。可即便如此，她也没敢想把写作当成职业。她知道，那个每年更新一次的作家富豪榜，不可能和一个1988年出生的、写严肃文学的人有什么关联。

“写纯文学的人，靠稿费根本不能养活自己。大部分人都需要一个正职，而在业余时间写作。”她说。何况，她还有

一个家庭需要拯救。

整整6年，钱佳楠的生活以黄昏作为精准的分割线。

白天，她是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的一名教师。夜晚，她回到只有10多平方米的住处开始阅读、听公开课、写作、给各种报刊供稿。睡眠太奢侈，她每天最多睡3个小时。她用夜晚来追回已经丧失的白天，用燃烧自己的方式接近梦想。早晨6点，她又要去



钱佳楠为小说《人只会老，不会死》所作插画

赶早班地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钱佳楠的签名都是佩索阿的名言：“在白天，我什么都不是；到了夜晚，我才成为我自己。”

白天，她为了养活自己，为了消除贯穿自己青春的羞耻感而工作。

到了夜晚，她写贫困和因此龃龉丛生的生活。她笔下没有金光闪闪、杀气腾腾的外

滩、南京路、陆家嘴。她用笔尖划开城市上空的旖旎幻景，去写它的反面——工人新村里因为常年不洗澡被迫离婚的下岗工人、聚会上用酸溜溜的口吻讥笑她吃不起一菜一汤的亲戚。

“20多岁的一天要比60多岁的一年更值得拥有。”她不断告诉自己。

周而复始，她用燃烧自己的方式度过了6年，直到勉力攒够了钱，让父母搬进宝山的公寓楼。

最珍贵的自由

去美国艾奥瓦大学读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学位是一个大胆的决定，这意味着要斩断过往的全部生活和写作经验。她必须接受重新成为一个初学者，重新默默无闻。

此前看似安稳的幻象最终被复旦大学的师兄梁捷的一个提问戳破：“你这么努力，为什么还是没有写出好东西来？”

钱佳楠在一瞬间知道自己的写作和生活都陷入了困境。上海主题的叙事一再重复，似乎每个主人公身上都有钱佳楠的影子。而我们知道，当一个作家频繁调动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人情感时，就意味着写作进入某种瓶颈期。

然而用英语去实现梦想更不容易。

尽管她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中表现出平静快乐的状态，但在给友人的信里，她写着：

失败乃勇者专有，只有勇者才深悉败之荣耀、胜之欢欣。

失败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失败者才知真爱，在爱的领域，我们首战往往必败。

但有人无往而不胜。

无往而不胜者往往是那些永不言战的懦夫。

他们总是设法避免流血，离开可能遭受羞辱的环境，逃离纷争。

这样的人常常自豪地宣

“我感觉自己在这儿是一个外星人，我每天都觉得自己要溺亡。”在这个绝大多数人都来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工作坊里，钱佳楠是个外来者。几乎只有她会把日常用语和书面语混用。

同学评价她的作品只有张力而缺乏冲突。西方文学界并不理解中文的“闲笔”，每次碰到这类与主线无关的段落，教授和同学都倾向于让她删掉。有一次，她的一篇小说被“宰杀”，情况惨烈得让她打起退堂鼓。

上升通道同样狭窄。申请写作基金竞争激烈；多数刊物发表作品不给稿费，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表难度随之降低。

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钱佳楠永远不够自信，要哆哆嗦嗦地寻求帮助，没有办法像美国人那样，时刻散发出“我应当得到瞩目和尊重”的气场。

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以“彻底决裂式”的笨办法努

勇者败

● [巴西] 保罗·科埃略

◎ 夏建清 译



称：“我从不失败。”但是，很可惜，他们永远不敢说：“我，百战不殆。”

当然，他们对此毫不在意，他们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无懈可击的世界，对苦难和不公视而不见。他们根本不会像那些敢于创新、敢于冒险的人那样，因为他们不用面对困境，便安然自若。

当勇者投身另一场战斗，先前的失败便自然告终。 ■

(离萧天摘自新浪网夏殷棕的博客, Tango图)

力。她每天五六点钟起床，尽量8点前出门去图书馆，如果有课就去上课，没课就待在公共自习室，直到晚上。

每周，钱佳楠只留半天时间阅读中文。其余时间，不仅听说读写都是英文，同时还要背——她可以背诵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除《死者》之外的每一篇小说，只希望有一天乔伊斯的天才可以照亮自己。这样的阅读方式像水蛭一样吸光她所有的时间。

同样的困境，严歌苓也碰到过。

“那时我一个小时的英文阅读极限是7页，而我的同学是30~50页。但我有减免睡眠的自由，有强记硬写的自由，也有暂时戒掉娱乐、聚会、野餐的自由。我更有呕心沥血、绞尽脑汁，拿出稍新一些的书进行阐述和写完作业的自由。

“当然，我也有完全的自由，去做一个亭子间里的小作

家，在做功课和打工的夹缝里写写小块文章，拼凑报纸版面，去挣房钱、粮钱。最有价值的自由，应该是小说选材的自由。”

现在，钱佳楠也享受到了这种可贵的自由，她仿佛推开了一扇大门。

成为一个非英语母语写作会成功吗？她不确定，她甚至做好了在很大程度上要失败的准备。可这重要吗？

日本导演黑泽明曾对青年导演说：“如今年轻人刚起步，就在琢磨赶紧到达终点。但如果你去登山，教练告诉你的头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看峰顶在哪儿，盯着你脚下的路。”

就像她在《有些未来我不想》结尾处写的那样：

“我的未来，一如我的过去，都弥漫着茫茫大雾。唯有在雾中前行，我才能看到最近的路上有什么。” ■

(留痕摘自微信公众号“那個NG”)

风雪夜归人

● 马亚伟

30多年前，父亲在离家15公里的地方上班，他每天骑自行车往返。

冬日的天，像个面无表情的冷面人。寒气阵阵，天空透着令人捉摸不透的意味。父亲抬头望了几次天，说：“这天阴了好几天，雪也没下，我还是去吧。”母亲说：“下雪了咋办，还是别去了。”父亲犹豫了一下，推起车子出了家门。

过了一会儿，天阴得更沉了。没多久，雪纷纷扬扬地下起来。母亲叹口气说：“让你爸别去上班，他偏不听，下雪了还咋回家！”父亲轻易不会歇班，他挣的钱要供我们一家的开支呢。

到下午时，雪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雪越下越大，你爸可咋回来呀！”母亲语气里有明显的担忧和焦虑。“我爸今天也许不回来，听他说那里有住的地方。”我安慰母亲。

黄昏时分，雪渐渐小了，但地上的雪越积越厚，脚踩上去立即出现深深的窝，每走一步都很吃力。我问母亲：“我爸今天不回来了吧？”母亲无比笃定地说：“回来！他肯定回来！”夜色笼罩过来，母亲站在门口翘首遥望，可路上连个人影也看不到。冰天雪地，我在呼啸的风中瑟缩着，感觉要被冻成一根冰棍。“妈，回家等吧！”我开口说话时，牙齿都在打颤。母亲却目光专注地遥望着村口，一声不吭。她在飞扬的雪花中保持着一成不变的姿势和表情，那姿势和表情像雕像一般肃穆。忽然，母亲说：“走！回家做饭，你爸回来得吃上热乎饭！”

母亲认定，父亲一定会回来。我跟着母亲在屋子里忙碌起来。小小的屋子里，炉火烧得正旺，温暖着四周，与屋外的世界形成强烈的反差。她嘱咐我在炉火上烧开水：“多烧点开水，你爸回家时，得赶紧让他用热水洗洗，暖和暖和。”灶火上熬着红薯粥，母亲开始切白菜，切豆腐，洗粉条，她要做父亲最爱吃的大炖菜。

屋子里，饭菜香味弥漫着，妹妹饿得叫起来：“妈，我要吃饭，爸爸今天肯定不回来。”夜色漆黑，别人家已经吃过晚饭了，可父亲还

没有回来。母亲的态度依旧坚定：“你爸一定会回来的，再等会儿！”我和妹妹围着炉火，静静等待。母亲则一趟趟往外面跑，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焦虑。

母亲不再出门去，但眉头紧锁着，她的焦虑在升级。就在我们都等得心烦意乱的时候，屋门“吱呀”一声开了。“爸爸回来啦！”妹妹喊起来，我和母亲也一跃而起。我们面前的父亲，简直成了雪人！他衣服上都是雪，眉毛、胡须上也都是雪，整个人都是白的。“15公里，我一步步走回来的！”父亲开口说话时，嘴巴像被冻僵了一般。母亲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使劲吸吸鼻子，为父亲拍打满身的雪。我赶紧把门关紧，让屋里的温暖一点点融化父亲身上的寒冷。这个世界有冰有霜，但幸好还有家；这个世界有风有雪，但幸好还有爱。夜归人，只要有人在风雪中为他守候，他就一定会回家。

父亲坐到餐桌前，看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张口想要说什么，又停了一下，终于说出一句话：“家里真暖和！”

（林一摘自《思维与智慧》2021年第4期，李小光图）





给5个月大的女儿喂母乳时，盯着春寒料峭的窗外，我想起10年前去埃及的事。当时，我是独自旅行的背包客，从印度飞到埃及，住在开罗解放广场附近的一家青年旅舍里。在开罗，我总是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身边的小贩卖力地榨着血红色的石榴汁，鱼铺的老板经常朝我吹口哨：“来呀，尝尝看。”

26岁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要结婚，要生小孩。而且我十分确定，自己压根儿不是当好妻子和好妈妈的料。我怎么会喜欢小孩子呢？婴儿什么都不懂，也不能跟我聊音乐、艺术、文学。听闻同学、朋友结婚生子，我大概表示很惋

惜，难道这么快就把自己的自由和青春都葬送了吗？做一个妈妈，该多么无聊啊。我不喜欢小孩，我很确定这件事。没想到一年多后，我就怀孕了。哇，真是突如其来的大耳光！一个不喜欢小孩的人，怎么能做妈妈呢？成为一个母亲后，我发现，其实当妈不是一定要走寻常路，不走寻常路的母亲，已经越来越多了，到处都是出乎意料的母亲。

某次接受采访，女编辑听说我是一位母亲后一脸诧异。不过后来她又告诉我，她妈妈可酷了，20多年前刚生下她一个月，就出门打了辆车，急急忙忙地去烫头。由此可见，20多年前就不流行蓬头垢面、一味牺牲的母亲了。

这几年，我周围有很多疯狂“内卷”的母亲。朋友却告诉我，她的同事为了养小孩，举家搬到昆明的乡下，租了房子，还联络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改造村落，家长轮流去自建的幼儿园上课，俨然不受“海淀妈妈”半点儿影响，一心要做闲云野鹤式的母亲。很多女人口口声声说自己不爱小孩，真的有了小孩，恨不得要给小孩创造整个世界。

我仔细想了想，以前以为女人当妈只有一条出路——在家安心带小孩，勤劳朴素，安心奉献。那都是因为这是传统男人需要的家庭。现在的母亲即便成为母亲，也要成为出乎意料的母亲。带着小孩逃离“内卷”的母亲，自己挣钱养家让老公带小孩的母亲，小孩出生不久就带着他满世界玩的母亲，都是母亲。

我们害怕的并不是小孩，而是强加给母亲的陈旧观念，以为做妈妈就是全天下最苦、最不人道的一件事。直到这一

出乎意料的 母亲

●毛 利





顾盼

●许冬林

国画里，画一茎高挺的风荷时，往往会在出水的小蕾不远不近地与之呼应。一纸清荷，叶与叶之间，叶与花之间，在构图上便形成这样一种“顾盼生情”的美学关系。

我们也是这样的：与父母兄弟，与师长同学，与同事友人，与爱人，与过客，构成“顾盼”关系。我们目光交

汇，我们十指相扣。有欢喜，有牵挂，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有午夜梦回时的蓦然想起。我们就这样相互顾盼，生出深切的感动和绵长的情意。生命像一纸的风吹莲动。

人生路长，长的是寂寞，我们上下求索，无非求一个人，在光阴流转里，能跟自己结成完美的顾盼关系。我抬眉凝望时，你刚好转过身来，以目光迎接。我骄傲时，你躬身俯首垂听。不管姿态如何变换，始终，我们在一张尘世的宣纸里——在顾盼之间，生命闪耀出万千光辉。

(平林月摘自《深圳商报》2020年7月1日)

用情绪接住情绪

●脱不花

假如你的妈妈在家辛辛苦苦熬了3小时汤，好不容易出锅了，你却跟她说：“妈，我要加班，回不去了。”那她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肯定有巨大的失落感。

这个时候，如果你对她说：“汤什么时候喝不行啊，难道非得今天喝吗？”那么，妈妈的失落感会加倍。

所以，别怪她觉得“你总是很忙”，因为这就是一个情绪路标词：重要的不是是否喝汤，而是她在表达一种情绪。这个时候呢，你应该用情绪和行动来回应她。

正确答案是什么？

“妈，太好了，我专门买了一个保温杯，放在家里什么地方了。我太忙了，必须喝你煲的汤才能续命，我马上叫个闪送去家里拿。你多盛一点啊，我的同事都想喝你做的汤呢。”

这时，你母亲的价值感就被接住了。以后，记住这句话：用情绪接住情绪，用行动回应期待。

(林冬冬摘自“得到”App)

代女性开始反省，凭什么母亲要这么伟大？我们也可以做个差不多、刚及格、70分就好的妈妈；也可以做个不日夜陪伴，跟爸爸一样，下班回家逗小孩的妈妈；也可以做个不希望小孩一定要出人头地，只希望他快乐又自信的妈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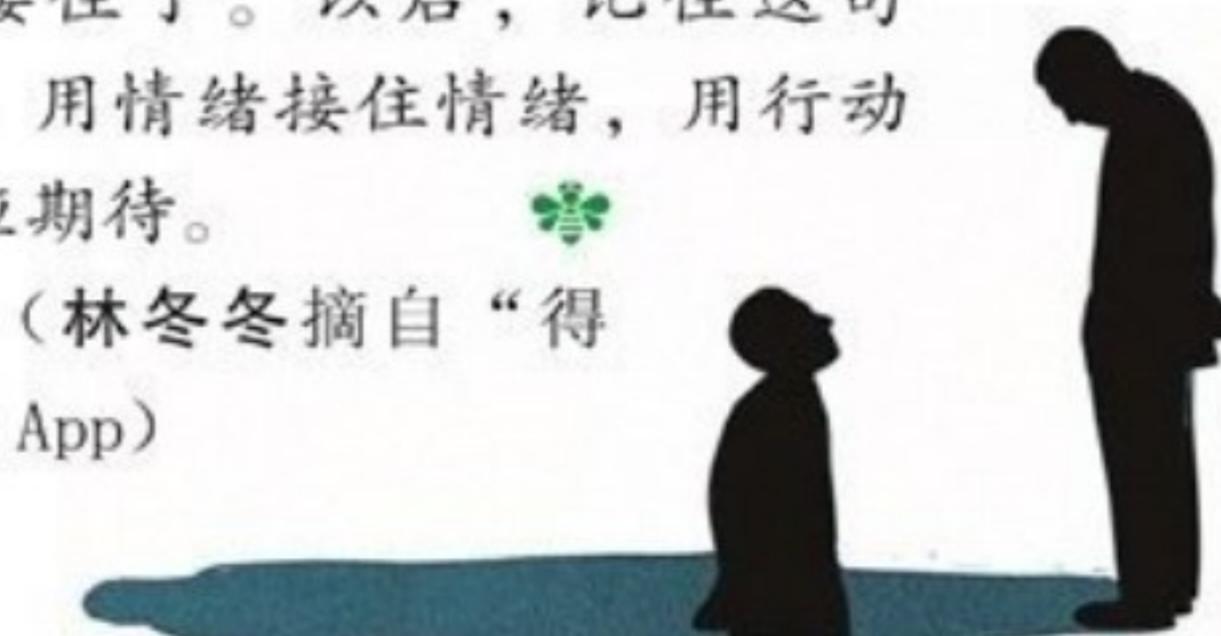
朋友问我：“你现在还讨厌小孩吗？”我回忆往事，回忆自己怎么从一个单身闯天涯

的的女孩，变成两个孩子的妈妈。去埃及那一年，在外面旅行了大半年后，我忽然厌倦了，因为到哪儿都是差不多的城市，差不多的青年旅舍，我开始思考人到底为了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有了小孩后，我发现世界真可爱，不管发生多么糟糕的事情，都想继续热爱生活。暂时的困难不要紧，只要挨过去了，明天又是崭新的一

天。带小孩去每一座城市，哪怕是街角一个小小的公园，他们都会开心得哇哇乱叫。小孩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不管日子有多糟糕，他们都让妈妈觉得，还有希望，好大的希望，活着真美好。

出乎意料的母亲，并不需要任何反叛的理由。

(洛园摘自《时尚》2021年第9期，毕力格图)



李敖的代表作《北京法源寺》中，主角谭嗣同以身殉道、康有为忧国忧民、光绪帝放手一搏的故事，让人读罢感慨万千。

除了主角，配角之一的帝师翁同龢的形象也很感人——他不顾顽固派的阻挠，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招致忌恨，由此被慈禧太后罢黜。当他离开紫禁城时，与光绪帝师徒二人，依依不舍。他为变法维新搭了栈道，当别人走向前，他自己却成了垫脚石。书中这一幕感人至深，仿佛翁同龢受了天大的委屈。

然而，小说中形象高大的翁同龢，跟历史中的翁同龢判若两人。真正的他是朝廷重臣，两朝帝师，在学问上更是举世公认的大师，但他爱惜羽毛，不敢担当。

主战的真实动机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展开黄海海战，北洋水师遭受重创，大清败局难以扭转。慈禧太后召见翁同龢，要他去天津与李鸿章一起商讨，可否请沙俄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并保住朝鲜这个藩属国。

为什么要派翁同龢？因为翁同龢并不是只有同治、光绪两代帝师这一个身份，他还曾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入值军机大臣，可以说是大权在握。环顾整个朝廷，只有他能与李鸿章平分秋色，甚至更胜一筹。

但翁同龢拒绝接受这个任务，他说：“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畀之？且臣于此始未与闻，乞别遣。”慈禧说，那咱就不提联俄的事情了，你去天津责问一下李鸿章为何打了败仗吧。翁同龢这才勉强答应去天津，但还是嘟囔着什么“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

此时，日本陆军已经占领平壤，辽东岌岌可危。若辽东沦陷，日本下一步很可能会从海陆二路夹击京城。值此国难之时，翁同龢最先考虑的居然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声名，而不是如何维护国家的利益，

实在是令人齿冷。

翁同龢从天津回到北京后，向慈禧详述与李鸿章见面的情形，并声称请俄国出面调停的事情，“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这算是把所有谈和的担子都推到李鸿章身上，自己落得一身轻松。

在此之前，1894年7月底，日本偷袭大清运兵船的消息传到北京，翁同龢强烈主战。作为老师，他的态度左右了光绪帝的决策，促使年轻气盛的光绪帝对日宣战。但是，翁同龢主战的动机却与光绪帝完全不一样，光绪帝主战，是为了保家卫国；翁同龢主战，却是想借此机会整一整李鸿章。

翁同龢极力主战，李鸿章极力主和，二人闹得不可开交。翁同龢的门生，同时也是李鸿章部属的王伯恭想调和二人的关

双面翁同龢

● 徐飞





系，便去劝翁同龢不要轻易主战，谁知翁同龢笑话他书生胆小。王伯恭说：“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翁同龢回答：“吾正欲试其良苦，以为整顿地也。”

也就是说，翁同龢真正关心的不是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的存亡，而是要借中日战争检验北洋军力的成色。如果淮系陆军和北洋水师仗打得不好，那么他正好可以找到借口对其整肃，打击李鸿章。

平心而论，当时日本朝野上下已经急不可耐地要发动侵略战争，不管大清这边的决策是止戈还是动武，双方都不可避免要大打一场。战争发动的主动权在日本，不在大清，所以翁同龢不应该因为“主战”而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

另外，翁同龢并不是因为跟李鸿章有私怨而处处掣肘北洋水师。事实上，作为只懂“四书五经”的传统知识分子，翁同龢主管户部，面对清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情况，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节流，而不是开源。但是节流又不能节省老佛爷修园子的钱，结果就只能在军费上省钱。实际上，他停止的不仅是北洋水师购买洋枪、炮弹、舰船、机器的经费，还有南洋水师的军费。他跟李鸿章的不和，其实很大原因是二人的政见不同，私怨只是掺杂其中。

但是，翁同龢确实把国家大事当成自己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在主战时既没有想过北洋水师官兵的身家性命，也没有想过宗庙社稷的安危。一个朝廷股肱之臣竟拥有这样的心灵，试问，清朝的国事怎能不败坏？

推卸和谈责任

面对日军的凌厉攻势，清政府只得选择和谈。翁同龢当然知道负责和谈的人会招致举世唾骂，甚至可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他选择避开这个任务，推李鸿章出面去收拾烂摊子。

春帆楼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对李鸿章狮子大开口，仅赔款一项，就要白银3亿两。谈判期间，由于李鸿章被日本青年刺伤，头破血流，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日本政府这才同意减少赔款一亿两。

另一边，紫禁城里的翁同龢与李鸿藻力争修改约稿，对光绪帝声称：“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这完全是无用的话，谁都知道割地的危害，光绪帝自己知道“台湾去，则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他不需要这种故作高明的建议，他需要的是一个如何能够不割地的良法，但是翁同龢等人显然对此束手无策。

李鸿章心里很清楚，一旦在《马关条约》上签下名字，自己将遗臭万年，所以后来他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就国家利益的得失而言，大清输得惨不忍睹，但是从打击政敌的成果来看，翁同龢大获全胜。李鸿章不但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要职，还丧失了一世英名，从此门庭冷落。而翁同龢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后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依然是中枢重臣。虽然他也自责，说自己“上无以对天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

讽刺的是，在总理衙门大臣的任上，他并没能保住自己的英名。当德国强占胶州湾，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时，翁同龢还想把签字的任务推给别人。但现在他是总理衙门的一把手啊，他不签谁签？光绪帝命令他必须签。条约签完之后，翁同龢痛苦万分：“以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之腥膻，负罪千古矣。”这个时候，他想的依旧是自己将遗臭万年还是流芳百世的问题。

诚然，李鸿章的个人缺陷也很明显，他一手打造的淮系军队有着强烈的私家军队的色彩，而这一点恰恰是翁同龢等清流派官员所无法容忍的。但是，李鸿章好歹愿意做这个帝国的“裱糊匠”，为此不惜搭上自己的名节；翁同龢则相差太远，翁同龢可以引经据典、义正词严，但受格局和眼界所限，他面对政治难题时一筹莫展。当社稷处在危难之时，他又太爱惜羽毛，只会推卸责任，龟缩幕后，将自己保护起来。作为一个股肱之臣，他这种没有担当的作为，真的是连“裱糊匠”都比不上。

（朝 仪摘自天地出版社《历史的荣耀》一书，黎 青图）

这只白猫，是个不速之客。一天早上，父亲打开门，看到它趴在门槛上，像草结一样缩成一团。它轻轻叫唤一声，眼神可怜极了，父亲动了恻隐之心，喂了它几条小鱼。从此以后，它便把这里当成家，再后来，干脆在粮仓里找了个角落，生下四只小猫。

当了母亲之后，白猫立刻变成一个“女强人”。除了捉老鼠，它还会找些“零食”来补充营养。它特别擅长偷袭，河里的鱼、天上的鸟、沟里的泥鳅，全成了它的食物。它尤其擅长捉鸟，开始的时候，是晒谷场上偷食谷子的鸟，后来是停在树枝上休息的鸟，它总是悄无声息地靠近，然后像闪电一样扑上去。由于吃得好，它有了充足的奶水，小猫们个个胖乎乎的，圆得像球。

村里的人爱开玩笑，白猫生下小猫后，邻居便跟父亲说：“恭喜你当外公了。”可父亲一点儿当外公的喜悦都没有，他很纠结。家里也曾经养过猫，后来，走的走，死的死，想起来都是伤心的往事。最后一次养的是一只黄猫，很爱撒娇，喜欢在父亲的小腿边蹭来蹭去。后来，黄猫失踪了，三天后被发现时已经死在了河滩边，尾巴被人打断了。它的尸体在阳光下晒着，侧着头，眼睛睁得大大的，还是那么明亮，好像没有一丝痛苦。父亲以为它还活着，叫了一声，它没有应，叫了两声，还是没有应……父亲把它装进麻袋，挂到村西小树林里的树上。从那天起，他就暗暗发誓不再养猫。

一天上午，趁着母猫出门

觅食，他悄悄走进粮仓。这四个小家伙刚吃完奶，睡得正香，它们咬着粉红的小舌头，一只枕在另一只的小肚子上。听到脚步声，它们很不情愿地睁开眼睛，只睁了一条缝，旋即合上，发出轻得不能再轻的叫声，那声音温柔极了，听得人心都要融化了。父亲轻轻地抚摸它们，又像抱外孙一样，将它们抱起来，放进纸箱。纸箱里垫了一件旧棉衣，它们在里面晃来晃去，像坐上了轿子，很是享受。

母猫回家后，发现小猫不见了，立刻叫唤起来。起初是低声短促地叫，充满着母亲的温柔，它以为淘气的孩子躲起来了。可是，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消散，没有一点回应。它的叫声马上变了，拉得长长的，带着哭腔。它满屋子找，

不速之客

◎盛慧





母题

● 张佳玮

1807年，法国有个鞋匠，娶了个太太，遭3个朋友忌妒，被诬告。鞋匠被软禁在一座城堡里，成为一个意大利神父的仆人。出来后，他继承了神父的遗产，还找到仇人，杀死一个，毒死一个，将第三个人的儿子和女儿坑害了。

1848年，法国鲁昂有个26岁的姑娘叫韦罗妮可，据说婚后因出轨情人，债台高筑，无法偿还，于是服毒自尽。

1951年，一对夫妇在哥伦比亚的苏克雷结婚。婚礼第二天，新郎把新娘赶回家。于是，新娘的兄弟将新娘的疑似前男

友杀了。

大仲马受第一则新闻启发，写了《基度山伯爵》。

韦罗妮可丈夫的老师的儿子，即居斯塔夫·福楼拜，受第二则新闻启发，写了《包法利夫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受第三则新闻启发，写了《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无论多么荒诞离奇，还是多么平淡如水的故事情节，早已被生活提前写好了母题。

(野亭摘自豆瓣网)

声音越来越嘶哑，越来越无助。

父亲在睡午觉，母猫便跑进父亲的房间，换了一种声调叫唤，好像在责问，又像在哭诉。父亲装作没有听见，它犹豫了一下，跳上床，在父亲的枕头边躺下来，温柔地叫唤着，好像在说：“请问，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孩子？”任凭它怎么叫唤，父亲始终没有睁开眼睛。

见父亲无动于衷，母猫便冲出房子，满村地找，边找边叫唤，声音凄惨至极，让人不忍心听。它仔细搜索着每一个

角落，每一间房子，每一个草垛……仍然一无所获。后来，它纵身一跃，跳到村口的草垛上，望着通往镇上的小路，一动不动，眼神呆滞，好像那几个调皮的小家伙偷偷跑到镇上买零食去了。

那天晚上，下起了雨。雨势很大，天空和大地好像连在了一起。父亲有些内疚，无法入睡。他放小猫的地方，是旷野里的一片草丛，离我家有足足一里地远。他不知道那四只小猫会不会找地方躲雨，他想起身去看一看，但终究还是没有下床。他安慰自己说，不管

怎么说，反正家里不能再养猫了。

第二天，雨过天晴，父亲起床后，像往常一样推开粮仓的门，看到了那四只如毛线团般圆乎乎的小东西。母猫抬起头轻轻地“喵”了一声，眼神疲惫而又欣慰。昨天夜里，它竟然找到了它们，又把它们一只一只地叼回来。

父亲心头一酸，退出粮仓。掩门的一瞬，他想起逝去多年的母亲。

(王耀清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婆家》一书，(日)鹿间麻衣图)



我大学本科读的是中文系，当时的系主任王静芝先生在他亲授的大一“国学导读”课上，罕见地说过一次课外闲话。话题，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次特考。昔年招录从事涉外工作人员的特考作文题目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这个题目出自《论语·子路》，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一个人即使能够熟读

《诗经》三百篇，若是委他以政务，却没有能力处理；派他出使外国，也不能单独做主应对；虽然读过的诗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呢？”静芝老师还苦笑着说：“要是放在今天来考，外事部门大概一个人也招不到。”

特考命题如此，大约是希望，一个有志于从事涉外事务的人，应该有能力发表其“专对”的主张。跟外人谈判，毕竟不是语言沟通顺畅就能成功

●张大春

课堂上的题外话

的。谈判者对自身立场所应坚守的权益，必须有极为深刻的理解和极为坚定的信念。于是，静芝老师说了一个清代末年的外交故事。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对日本的开放，不得不扩大。每一次谈判都令那些科举出身的显宦巨公头痛不已，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国际上，我们应该拥有多少人格”。

清廷对日开放苏州租界的谈判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人要求在苏州开设商埠，这是迫不得已的事，问题在于开放什么地段让日本人经营——或者说盘踞。当时，日方的谈判代表叫珍田舍己，珍田衔命来苏，目的是要取苏州阊门以外的地区开埠。

阊门，早在春秋时代吴王阖闾时就已经开建。当时阖闾建城规模之大，即使在后世看来，也是极为壮观的一项工程。

日本人看上的阊门以外之地，是苏州的繁华地区，百姓商家世代居住于此，屋宇鳞次栉比；倘若把这块地方出让给日方，光是搬迁，就要引发很深的民怨。在清廷大臣看来，宁可把苏州城南边盘门以外的地区划归日方为租界——毕竟当时的城南不那么“膏腴繁华”，割之不疼也。

此时江南的大吏首属两江总督刘坤一，可是他奉诏入京觐见，一直没有在任上，张之洞署理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收到江苏巡抚赵舒翘的公文，咨请干员来苏与日方议约，张之洞可就伤脑筋了。他知道，



江南尽管出文人、学士，可就沒出外交这个专业上的人才。左思右想之下，才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人——黄公度，是个诗人。

黄公度，名遵宪，广东嘉应人，光绪二年（1876年）考中举人，科场资历仅止于此。但是，此人文名大，而且有出任清廷驻日本、英国使馆参赞的“涉外”经历。找上他，通俗一点说，不外是把一个烫山芋扔出手，张之洞并没有认真地考虑阊门、盘门有什么需要计较的。

珍田抵达苏州之时，已经得知清廷的谈判代表是黄遵宪，遂来到黄遵宪下榻之处拜访。黄遵宪让珍田吃了闭门羹，说：“住家所在不是谈公事的地方，明天到巡抚衙门里谈吧。”

第二天，珍田依约来到抚衙，约略寒暄数句，话入正题，珍田立刻表示：“我获得敝国政府训令，一定要取得阊门外的区域为租界，绝对没有迁就的道理；如果得不到阊门外的地区，马上下旗回国，不再开议。”

这番话简明扼要，而且日方的情报显然十分准确——他们早就知道清廷准备以盘门外地区作为谈判筹码了。所谓“下旗”，更是严厉威胁，说白了就是不惜断交的意思。黄公度静静地听着珍田的话，一副不置可否的神情。等对方把话说完，他才徐徐地说：“我们今天在此间先办的第一件事应该是互换凭证。不换凭证，不能认定对方是外交人员——这

是国际定例，绝对不要乱了套。我来苏州之前，已经取得了我国南洋大臣的札谕，另外呢，此间巡抚也有委派我来和贵使谈判的公文书。这两班文件，稍后我都会拿给贵使过目。贵使既然方才说有训令来谈判，那么贵使从贵国启行时，自然也应该有贵政府的训条了，何不先拿出来以便我们验证呢？”

说完，黄公度就从怀里掏出两封信札，搁在桌上，一语不发，就等着珍田拿出凭证来。

这一手着实大出珍田之意料，他吞吞吐吐了老半天，才嗫嚅着说：“来时匆促，忘了带训条。您如果不相信，可以发电报给贵国驻我国的大使，向我国政府问询，就能确认了。”

黄公度立刻应声道：“这是何等大事？贵使怎么可以忘记呢？您是外交人员，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吗？如果真的拿不出训条来，您在此地就只有私人的资格，那么租地的事也就不是您应该过问的了。依照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建议您马上回国去领取训条，再到这里来开会。我在南京还有重要的差事，没有时间同您再做无谓的周旋。这样吧，我过一会儿就要上船启程，是不是等您回来的时候，我再专程去迎接？”

珍田受到这么两次打击，再也不敢像先前那么意气扬扬了。等到第二回与黄公度见面，珍田非但姿态放低了很多，连谈判的条件也放宽了不少，最后竟以盘门定议，且保

全中国商民利益甚多。这一次谈判甚至影响到杭州方面的议约，日方的交涉员也不得不以相当大的程度让步了。

不过，黄公度有没有因此而获得赏识呢？

待复命于赵舒翘之际，黄公度所得不过是“辛苦了、辛苦了”寥寥数语。赵舒翘还私下跟他的幕僚说：“我早就说过，洋人不是人类，不可以人道相待。你们总是说我的话太过分了，现在如何？诸君试想，那珍田刚来的时候，我和诸君唇口哓音，以礼相待，他却越发嚣张桀骜。这黄某人来了，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鬼话，他反而贴然就范，一句话也不敢争执。说到这儿，话就不得不说回来了，像黄某这种人，万一哪一天身居要津，就算把全江苏都拱手送人了，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这种人怎么可以让他得志呢？”

幕客们听到这种强词夺理的歪论，只敢窃笑，可谁又敢同巡抚大人争辩呢？

静芝老师由于家世亲近之故，对许多晚清人物都有着极为亲切的认识。静芝老师讲的这一则小故事，使得我了解的黄公度，不再仅仅是近代文学史上一个挂在“同光体”之下的诗人的名字。我永远不会忘记，说完这段小故事之后，静芝老师还说：“要是有人能把这一段往事拍成电影、戏剧，一定会比蔺相如难秦王还要精彩！”

（回 雪摘自九州出版社《南国之冬》一书，本刊节选，李晓林图）





世界上最喧哗的爱

● 曾婉莹

“你是哪里人？”每次我开口说话，就有陌生人好奇地问。这个问题让我难以启齿。

我调慢自己讲话的速度说：“我来自日本。”

他们恍然大悟，然后又补充说：“汉语讲得很好啊！只是觉得你的口音不太像本地人。”类似这样的对话不知重复了多少回，虽然我早已习惯，但心中总是有一丝无奈。

事实上，我是在中国“留学”的中国人。

这天下午，我坐校车到达

医院，跟着同学来到耳鼻喉科。诊室里，患者进进出出，我穿上白大褂，站在医生旁边，看他们与患者交流。

我开始心神恍惚——这个场景让我想起21年前，在妈妈怀里极其配合医生检查的我。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大医院都很少有检查听力的设备，更何况县城的小医院，医生只能用最简单的办法来测试我的听力。检查了一段时间后，医生挠着头喃喃自语，我看见爸爸妈妈一脸绝望。

同学们进入门诊室，我回过神，意识到小组见习的交换时间到了。我好奇地问护士：“听力多少分贝算是正常？”护士说：“正常听力一般都在25分贝及以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听力障碍的分级标准：正常听力是25分贝及以下，中度听力障碍是41~60分贝，重度听力障碍是61~80分贝。

我突然意识到，生活了这么多年，做了那么多次听力测试，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听力是多少分贝。晚上问爸妈，我才知道，自己当时左右耳的听力都是102分贝。

100多分贝，意味着当你闭上眼睛，会感觉除自己以外，世界上毫无生命存在，任何声音对你来说都是多余的。

二

我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父亲从小成绩优异，跳了很多级。19岁时，他已从重点大学的电子系毕业，此后去一所大学当了教师。

母亲所上的正是父亲任教的大学。只是大家怎么都没想到，少言寡语的父亲竟然会给我母亲写情书，还委托母亲的班主任递给她。母亲毕业后，他们走到了一起。

母亲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父亲则离开大学去了国家电网工作，还和朋友合伙开了家电脑公司。工作几年后，经济上有了一定积累，他们打算生孩子。

那个孩子就是我。



三

我1岁那年，妈妈的幸福生活被毫不留情地打破了。

刚出生的我很少哭，是个安安静静的婴儿。有一次，我突然发起高烧，烧到40摄氏度，哭闹很严重。爸妈都吓坏了，赶紧把我抱到附近的门诊部，注射了庆大霉素。

几天后，高烧总算是退了。

接下来的日子，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我依然是爱笑的乖女孩，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997年，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家里招待亲戚一起欢庆。随后大家跑到屋外放鞭炮。我走路不太稳，慢慢走到鞭炮旁，大人们点火后，才发现我离得太近了。有人赶紧跑过来尝试捂住我的小耳朵，怕我被响亮的鞭炮声惊吓到。但响声已起，他还是没来得及捂住我的耳朵。

大家都认为我会大哭，但我没有，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我对鞭炮声毫无反应，这让爸妈开始觉得不对劲，决定带我到医院检查。

医生说我的听力很差，病情非常严重。妈妈听后，觉得整个世界要崩塌了。

父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带着我来到北京的一家大医院。

经过精密检查，医生写了份权威的诊断书——神经传导性耳聋，双耳重度耳聋。

爸妈依旧不愿相信眼前的

事实，半天才鼓起勇气问：“孩子的耳朵还有治好的希望吗？”

那位医生耐心而诚恳地说：“目前来说，国内最好的医生也解决不了耳聋问题。近年来国外好像有成功的案例，但那个是第一次成功的，总体来说成功率还是非常非常小。她以后只能上聋哑学校了，让她学手语吧。我们真的救不了她。”

医生的话好像一把无情的剑，刺中爸妈的心，他们来不及思考就痛彻心扉。

然而，妈妈怀抱中的我，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嘻嘻地笑了起来。

四

爸爸用电脑疯狂地查资料，得知安装人工耳蜗能使重度耳聋患者重获声音，但需要做过精密的手术后才可以实现。在1997年，只有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的相关医生能做这种手术。

于是，父母重新制订人生计划——辞掉工作，一起去日本留学；让我在日本做手术，戴上人工耳蜗，恢复听力。

2岁的我先被寄养在外婆家。3岁时，母亲从日本回来看望我，给我配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助听器。

有了助听器后，我便开始跟着聋哑学校的老师学习说话。跟老师学发音，说数字1, 2, 3。有一天，老师问我：“你几岁了？”我伸出3根手指做出“ok”的手势，慢慢地说出“san”。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使用语言交流。知道我能说出话以后，父母都乐坏了。过了不久，我又学会说“爸爸”“妈妈”。父母听到我说话后看到希望，更不愿放弃了。

五

1999年，4岁的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日本，爸爸在机场接我，还把我高高地举起来。

在我来之前，父亲住在日本福井县，没有任何熟人，他边学专业课，边学日语。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物价比中国贵很多，他只能用奖学金租个矮小的旧房间住。

福井是一座小城市，靠近日本海，冬天的气温非常低。在零下十多摄氏度的冬天晚上，父亲仅靠一层毯子和小电炉取暖。睡觉的时候由于太冷，父亲就像哆啦A梦一样钻进储物柜里睡觉。

长大后，我看到家里的毯子有一块烧焦的痕迹，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留着。母亲低声细语地告诉我这一切。父亲独自在日本过的那些苦日子，都浓缩在那一块焦痕中。

不久后，母亲成功申请到父亲就读大学的硕士。她省吃俭用，白天啃日语书，晚上就在便当工厂打工。工作到深夜，还可以得到一些快过期的便当，这样她就不用为吃的愁眉苦脸。

在公寓旁边，有一所聋哑学校的附属幼儿园，大多数同学是轻度失聪。恰好，我到日本时刚4岁，是日本小孩刚刚

开始正式学词汇的年纪。

我会说的第一句日语是“まって”，意思是“等等我”。我已不记得当时是如何学会的，或许，我只是不想被别人落下不管。

六

不久后，父亲博士毕业，在导师的介绍下，他去了一家医用电子株式会社工作，总部在600多公里之外的神户。我和妈妈也跟着搬去神户。

来到神户后，我迅速适应了新生活。为了让我更好地学习中文，母亲注册了收费的中文电视台，坚持每天把节目录到盒式录像带里。妈妈下班一回家，就会陪我把录下来的节目看完，然后翻开从国内买回来的拼音书，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发音。

她又买了白板挂在客厅的墙壁上。妈妈站在白板前，念道：“che。”

“se。”

“不对，仔细听我念的，che。”

“se。”

妈妈靠近我的脸，拿起我的手靠近她嘴边说：“che。”我的手可以感受到从她嘴中喷出的气体，她是想教我达到这个效果。

无论我读得有多不准确，妈妈一直没有放弃，一定要教到我完全掌握怎么正确地发音为止。

我不认真时，妈妈会打我的手；我想放弃时，妈妈会打我的屁股。只有我说对了，妈妈才会开心地夸我。

母亲教育我时特别严厉，堪称“虎妈”，但如果没有她，可能我到现在说话都还是不清不楚的。

我读高一时，妈妈曾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其实她打我一顿，自己就会心疼一次。她骂我、打我都是希望我能讲好话，希望以后我不会受到欺负，一生远离痛苦。

“不要依靠别人来养你，而是要学会自己养活自己。”

“即使以后在日本生活，也绝对不能忘记母语，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七

一天，妈妈接到电话，开始讲中文，那是来自中国的长途电话。突然，妈妈在我面前崩溃了。我跑过去，发现妈妈已是泪流满面。

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等她接完电话，我带着哭腔问：“妈妈，妈妈，到底怎么啦？”

“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情。”

我一无所知，只是不忍心妈妈哭得那么伤心。我急坏了，扑在她怀里，跟着妈妈大哭起来。

“是谁打的电话害我妈妈这么伤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爸爸呢？爸爸在哪里？爸爸快点回来！”

我跑去客厅，打开窗户，往外面声嘶力竭地喊：“爸爸！爸爸，你在哪里？爸爸，你回来！”

窗外是车水马龙的街道，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妈妈赶紧过来，把我

抱回房间。

2000年，父母在日本生下妹妹。以他们当时的经济情况和精力，养不了两个孩子。妹妹生下后不久，母亲带着她回到中国，由外婆来带。他们打算等父亲工作稳定后，再把妹妹接回日本。

刚过完周岁生日的妹妹，很喜欢到处乱摸，一摸到东西就往嘴里放。那天，妹妹抓起桌上的花生米往嘴里塞，不小心呛了一下，花生米卡在气管里。尽管叫了救护车，但妹妹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母亲就是为此而泣不成声的。

我只知道，那天我嘶喊哭泣的样子一直留在心里无法忘却。的确，那时，从我小小的心中萌生出的英雄主义，是发自内心的喊声——想知道情况，想保护妈妈，但我什么都听不懂——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假如当时我能听懂电话中的内容，就会懂得安慰妈妈，而不是随便对着窗外乱喊乱叫，让母亲悲痛欲绝。

从那以后，我更加努力，一遍一遍跟着妈妈练发音，读到正确为止。

八

为我过完5岁生日，父母带我去西宫市的兵库医科大学。看了几次门诊、做完听力检查后，我的人工耳蜗手术定在2001年10月进行。

父母做这个重大决定时，非常慎重。哪家医院可以做人工耳蜗手术，日本的医疗制度、手术经费、保险政策等，



留学期间，他们已经了解得很透彻了。

手术前，医生叫父母签手术同意书，并提示，这次手术有很大的风险：很有可能伤到面部神经导致面瘫。即使在当时科技发达的日本，人工耳蜗手术的成功率也未能达到70%。

手术前，我打了麻药，动弹不得，但在被推进手术室前还保留着模糊的意识。我在病床上躺着，主治医生、护士和爸妈都站在我面前，对我说“要加油”。

很快，我被推进通往手术室的专用电梯，我使劲睁着眼睛，模糊地看到爸妈站在电梯门口。爸爸搂着妈妈的肩膀，妈妈用手帕捂着自己的脸。电梯门要关起来的那一刻，妈妈还是没忍住，哭了出来。脑袋的迷糊状态使我有个错觉——我可能会死掉。

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我不恐惧，而是充满未知和迷茫。

我醒来时，已经在病房里，头一阵阵地痛，身体不听使唤。我慢慢抬起手，摸着头，发现我的头被一层一层的纱布裹着。

经过一周的休养，母亲带我去人工耳蜗调机室，我们一直期待的一刻要到来了。

经过听力测试——测最低、最高的声音后，人工耳蜗就配好了。

打开开关的那一刻，仿佛在死寂的湖水中，突然有一群鱼跳来跳去，湖面也出现了各种半圆形的波纹。

2001年秋天，我的人生中出现了新的生命力。

一切似乎都很不真实。没想到“声音”原来这么好听，没想到“音乐”竟是这么动听。

九

2018年4月，由于紧张，外科手术基本操作这门考试我没有考好。想到平时练了那么久却没考好，我的心情很低落。

那天晚上开班会，我和同学一起看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视频。作为去哪儿都缺乏身份认同感的“国际人”，我常常感到自己和班里的同学格格不入，悲伤的情绪突然涌上心头。

这时，我萌生一个想法，于是打开微信和爸爸说：“今晚我们可以视频吗？”

我离开座位，穿过后门，走出教室，站在教学楼昏暗的走廊里，给父亲拨打了视频电话。

“喂，宝贝，晚莹。”

我慢慢和爸爸聊起最近发生的事情，聊到了上午考试可能考砸的事。

说到这里，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为了不哭出来，我昂起头看着月明星稀的夜空。

我甚至说出了一句话：“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医生，和普通孩子比起来我真的就是个‘学渣’。”

父亲说：“你仔细想想，你小时候为什么那么想当医生呢？”

过了两天，妈妈知道了我

的困惑，在微信里给我发来一段话：

“任何人想做成一件事情都是不容易的。就拿你的父母做例子，为了给你治病，我们放弃了在中国优越的工作条件，来到日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虽然我们来日本比在中国辛苦很多，但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你培养得更好。我每次跟你提这些，是想要告诉你，你付出多少就能收获多少。第一次在医院查出你耳聋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能听到你叫一声‘爸爸妈妈’，哪里还敢奢望你能上大学。所以人的潜力很大，只要你努力了，就一定能达到目标。”

2018年5月27日，我第一次在外科见习，有幸进入手术室，学习麻醉。

我看到一位不到两岁的小患者被抱进来，又从护士那里听到，他将要做人工耳蜗手术时，我心里特别震惊。没想到时隔十多年来，我能作为医学生，亲眼看到自己经历过的手术。

我在心里默默为小男孩加油。

回来的校车上，我默默连上蓝牙耳机，听世终乐队的《山茶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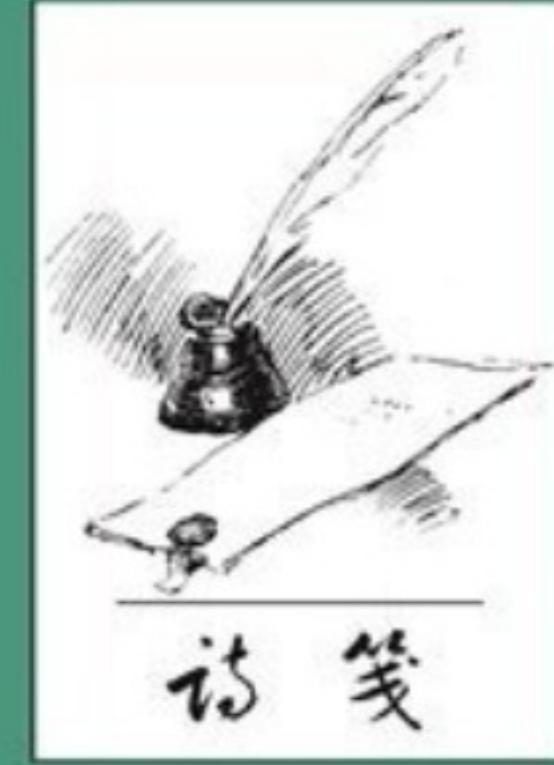
想告诉追梦的你
处境艰难的时候，记得想
起来，不管什么时候
……

我一直都知道
你比谁都要耀眼的
那个瞬间
（麓 枫摘自微信公众号
“真实故事计划”，马明圆图）





〔法〕莫里斯·德·弗拉曼克 油画



一棵树

●羌人六

或许，寒风曾经路过此地
捡走许多寂静，甚至
弯腰拾起过它苦涩的叶子
就像一个人，有时候，
也会偷偷摘走
你的心
或许，雪白的月光曾经
趁着林间空隙
砍出一块空地，发呆
又很快落荒而逃。
或许，注定只是一棵树
勉强而徒劳地活着，
无处可去
死死地活在一块岩石的命里面
根撕破岩石的衣裳
像撕破春天的花朵
我想说，这类似于写作
是一种不朽的生活。

（楚客摘自微信公众号“诗刊社”）